

驊娘過京



连盟论坛敬告

您现在看到的这本电子连环画是由连盟论坛的会员制作的，连盟论坛是连环画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交流连环画相关知识的公益性论坛。在您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以下规则——您首先必须同意所有这些规则，才能继续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若您无法认同这其中任何一项规则，则请您不要打开这本电子连环画并且立即删除之。谢谢。

规则一、这本电子连环画在发布前已经反复做过检测，尽量排除了计算机病毒、木马、恶意软件、或任何其它有损计算机安全的成分，但是连盟论坛对本本电子连环画的安全性不做保证，对于打开或执行此计算机文件的后果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规则二、这本电子连环画只限于个人的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目的。请您在观赏之后自觉、及时（下载之后24小时以内）地删除这本电子连环画，否则后果自负。

规则三、对于这本电子连环画的整体或任何部分，请勿修改，请勿擅自传播，请勿用于除前述目的（规则二）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请勿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否则，所有一切后果都由违反这项规则的人自己承担。连盟论坛保留对违规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利。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访问连盟论坛进行反馈，帮助我们做得更好。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弹娘进京

(金瓯缺之一)

徐兴业
庄宏安
罗希贤
罗忠贤
东 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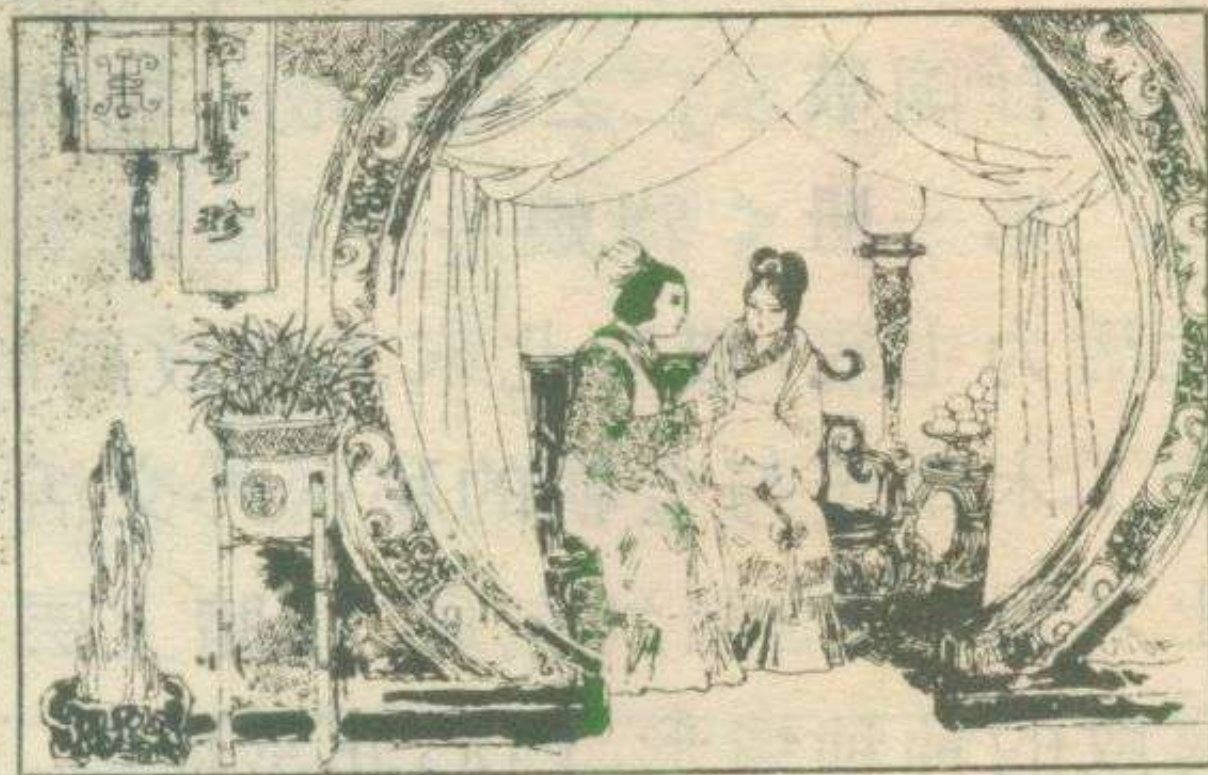
原著

改编

绘画

制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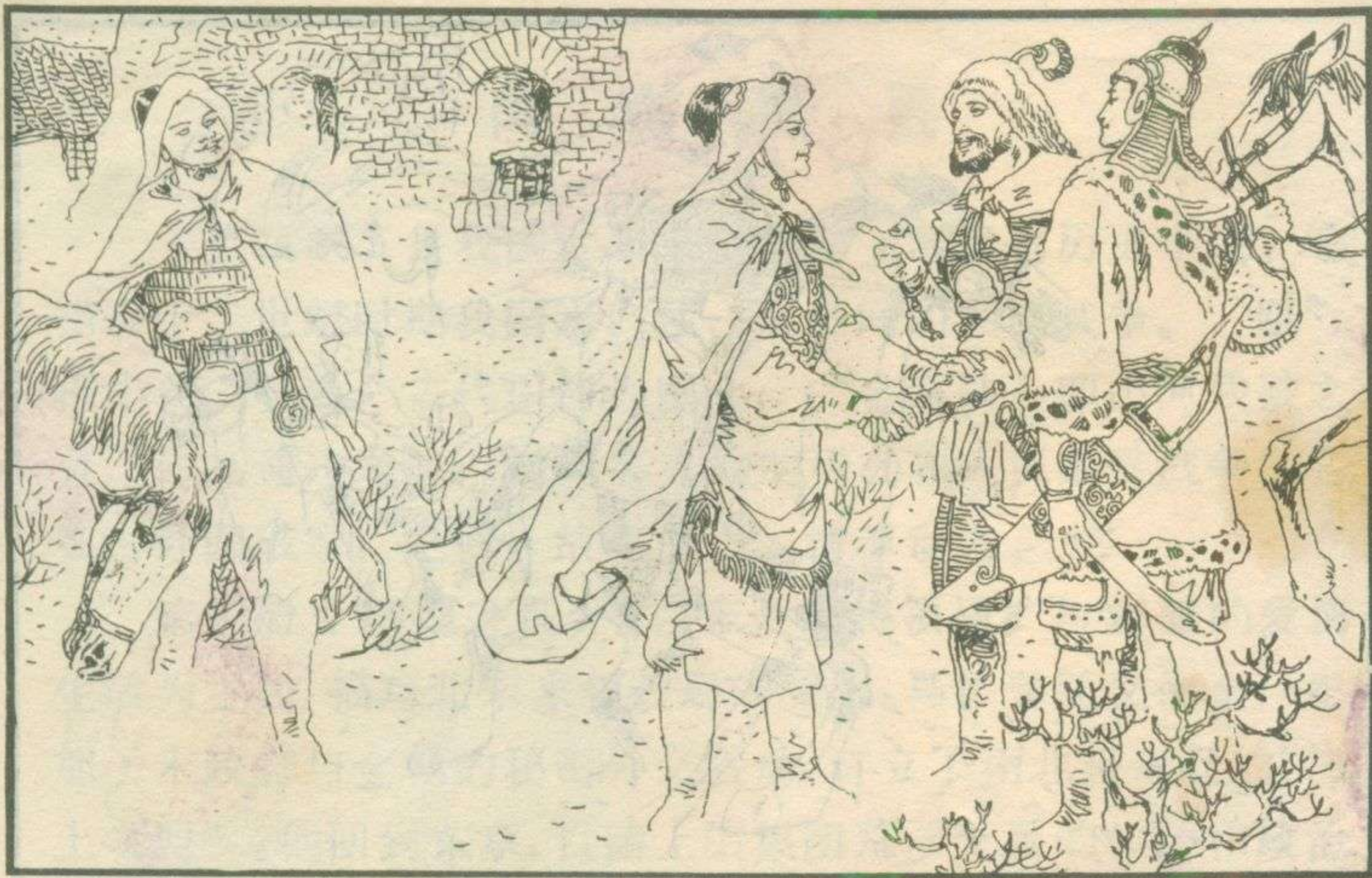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金瓯缺》是我国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优秀历史小说。它描写十二世纪时期我国宋、辽、金之间的民族战争。“瓯”，指小盆。金瓯，古代引伸为国土；“金瓯缺”即山河残破之意。作品通过马扩、刘锜等人物的活动和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抒国破家亡之情。故事曲折，情节动人。

第一册《鞑娘进京》，以宋爱国将领马扩与鞑娘的爱情生活为主线，描写北宋末年政局的变化。马扩曾随父使金，参加了宋政府与金朝的秘密外交活动，订立了南北夹击辽的“海上之盟”。他回到东京，目睹上层集团荒淫无耻的生活和政治腐败的种种情形，内心非常愤慨。忧国忧民的马扩在对辽战争开始后，毅然离开成婚才一个月的爱妻，奔赴前线。



1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冬，北风呼号，大雪纷扬，一队轻骑骤马驰入渭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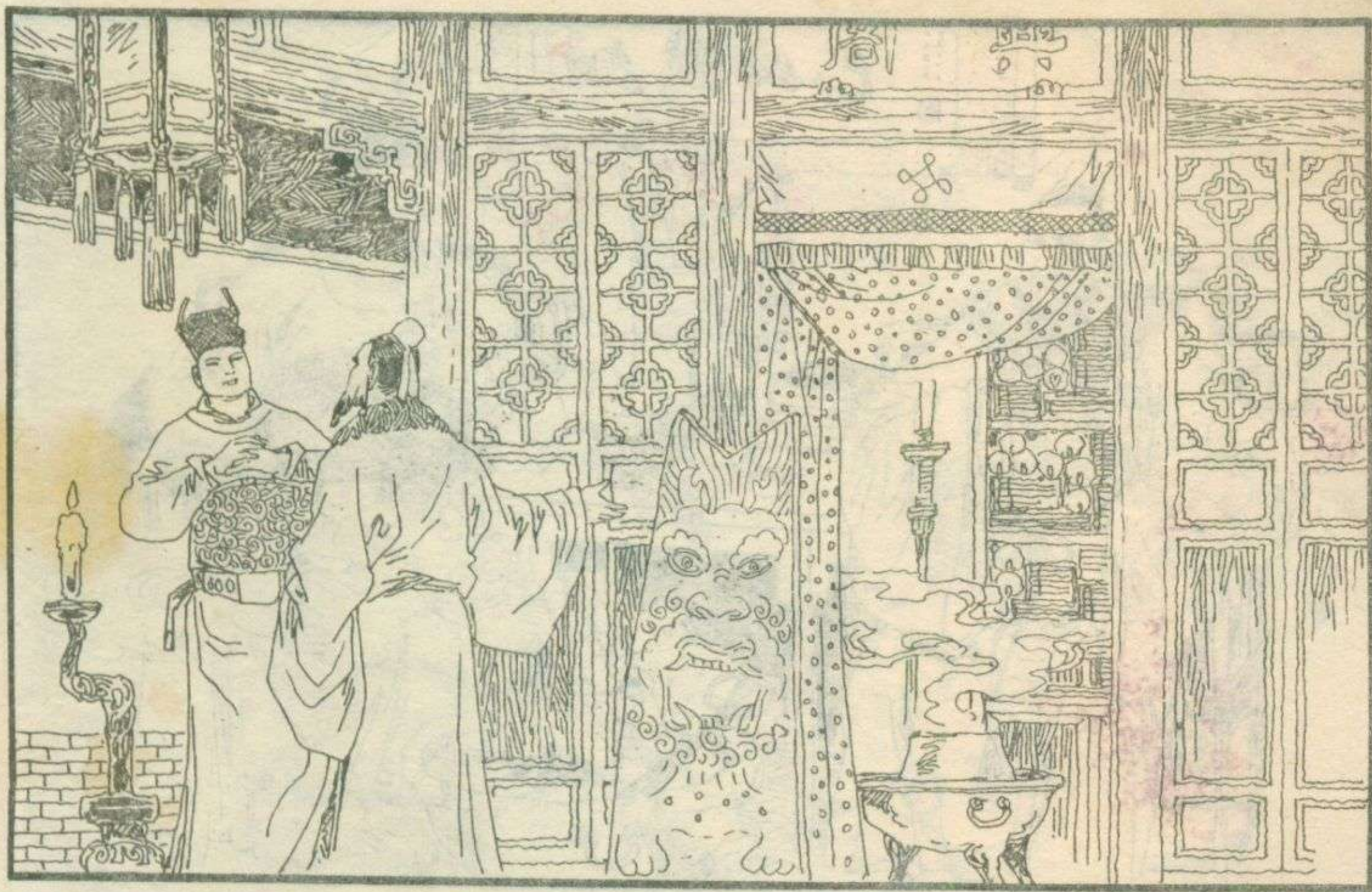
2 为首一位青年将领，骑一匹御赐玉骏貌宝马，他叫刘锜，是徽宗遣往西军的使官。刘锜在熙河军中服过役，和这里许多将官熟识，进城后，和他们互道寒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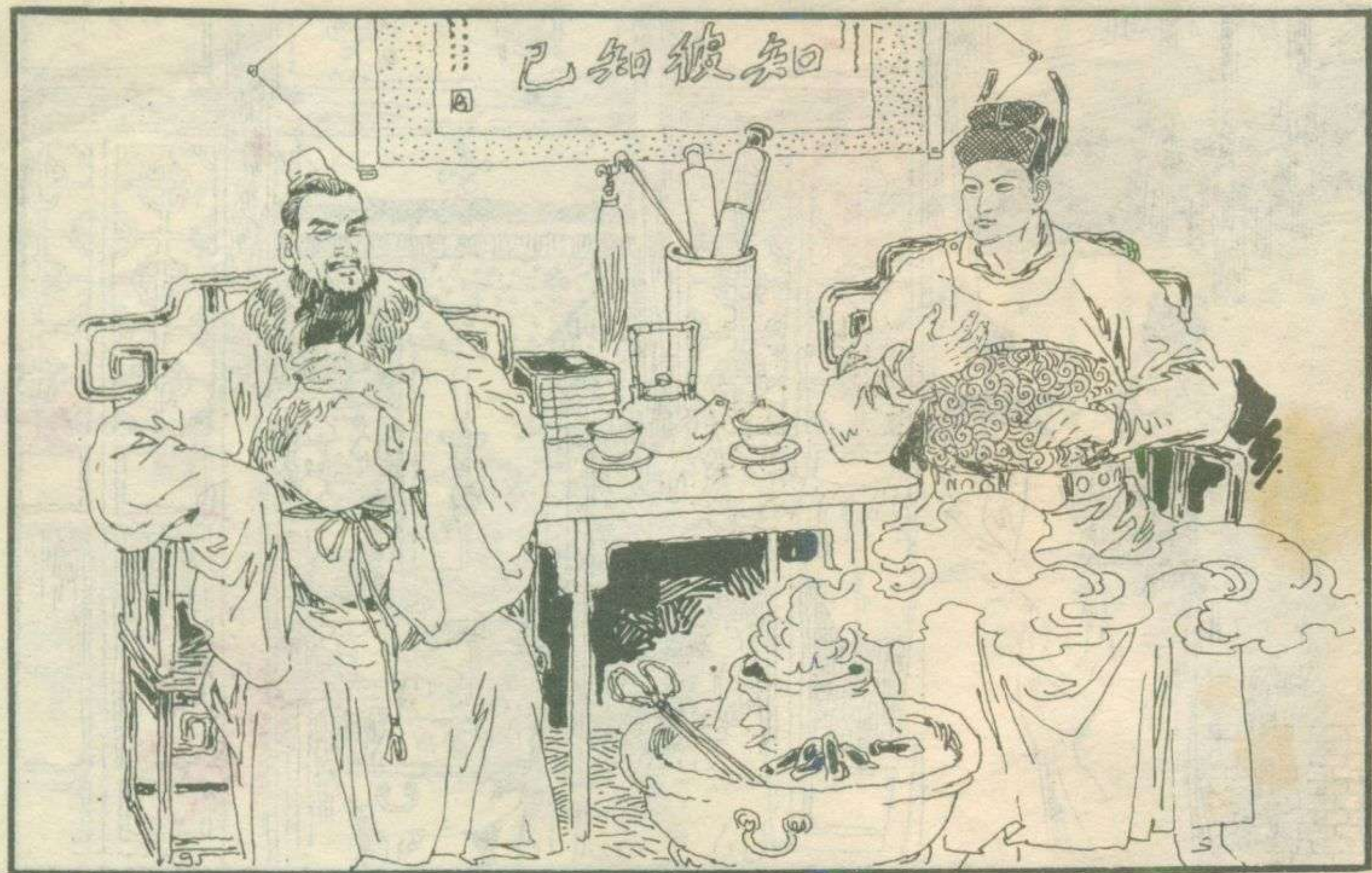
3 刘锜现任侍卫亲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人称“刘四厢”，今奉命到此宣旨。他走到东辕门时，西北军统帅种师道已率一批部将在那里迎接。



4 进入军部正堂，刘锜宣读旨意。诏命种师道升任保静军节度使，仍统陕西五路兵马；要他即赴太原府，与宣抚使童贯计议军事。种师道听了，高唱“领旨”，并不谢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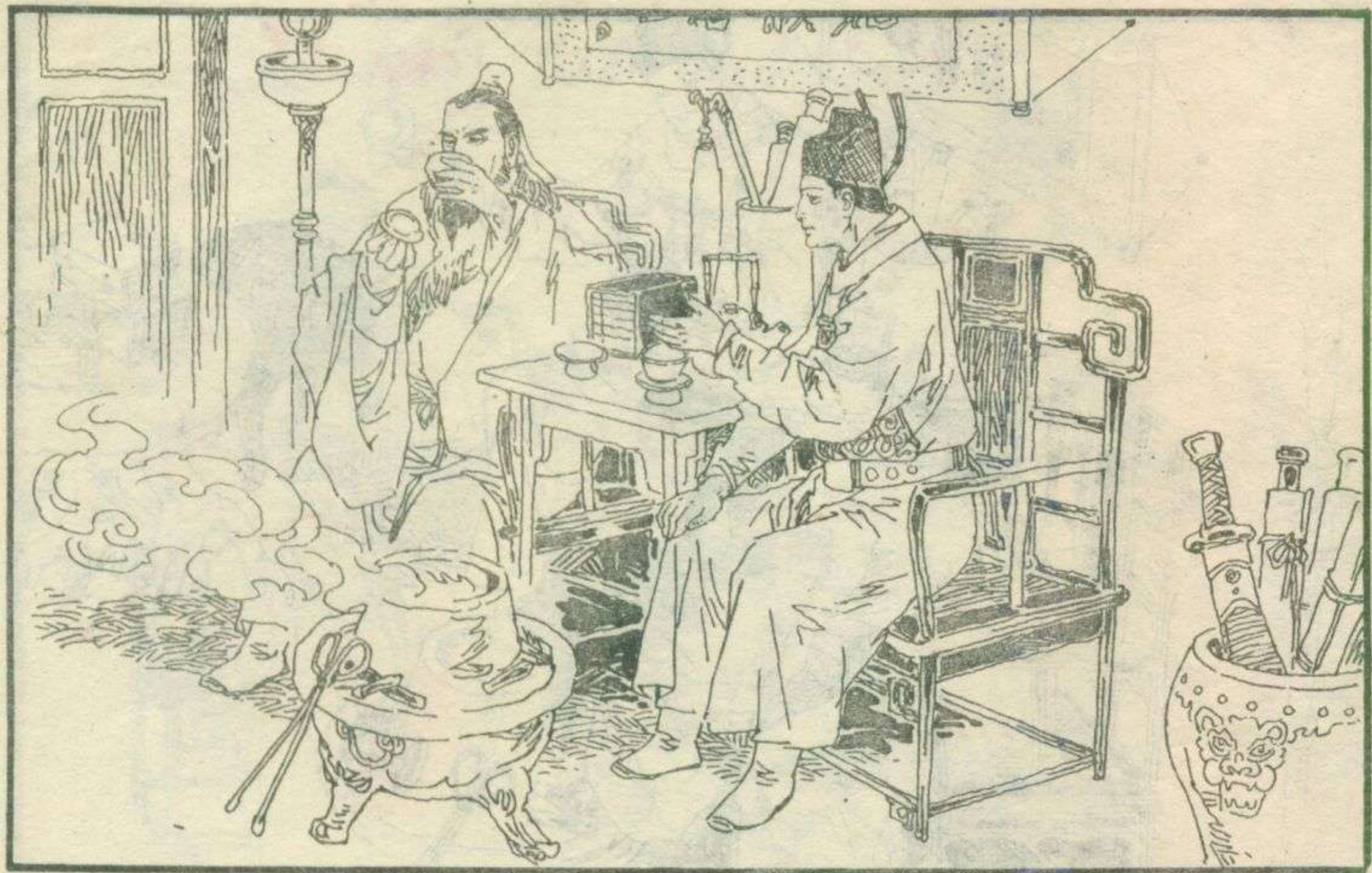
5 刘锜为人聪明练达，见种师道神情冷漠，已猜知其故。他不顾旅途劳顿，当夜就去找种师道谈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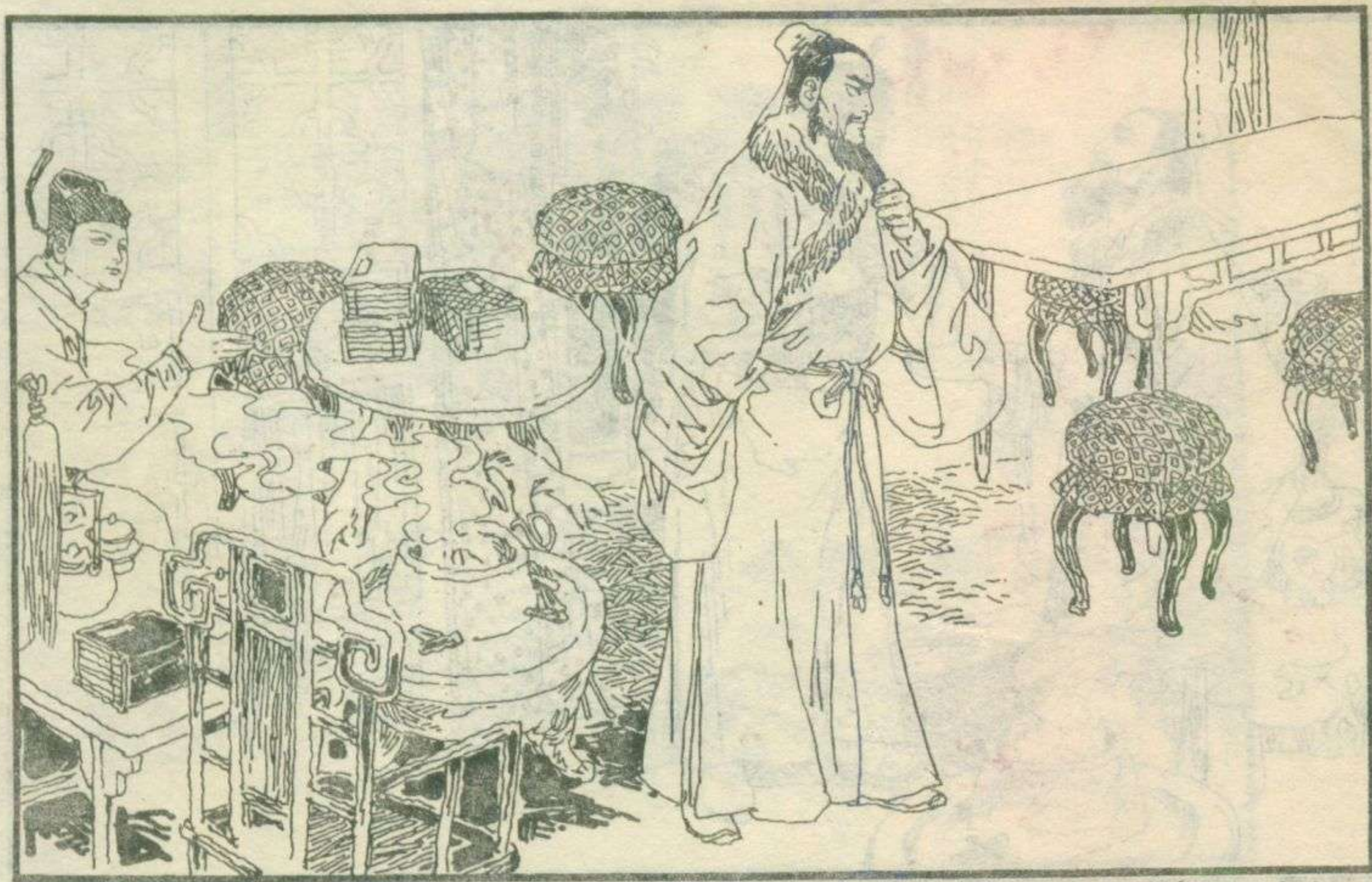
6 刘锜对他说，朝廷为联金伐辽，进行了三年之久的外交活动。登州兵马钤辖马政同他的儿子马扩渡海使金，和金主完颜阿骨打进行的“海上之盟”的谈判，目前已取得成果。



7 刘锜说，辽朝腐朽，金邦强大，朝廷有心利用这一契机，联金伐辽，收回燕云两州。在他离京之时，马政父子已同金使回朝，看来伐辽之战势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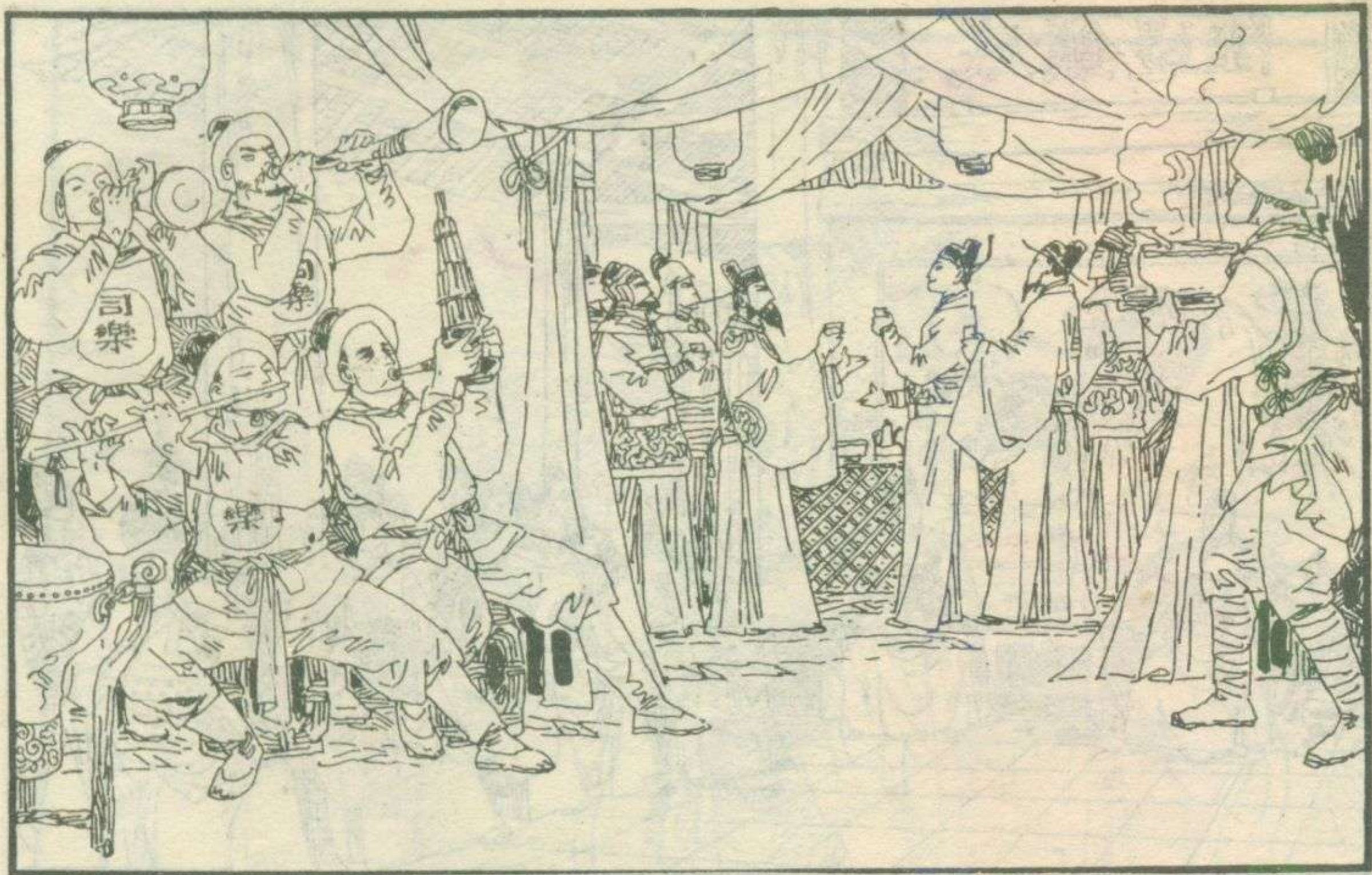
8 他接着告诉种师道，朝廷让他统领兵马，在童贯的节制下把西军调到河北战场，担负南线进攻的任务。官家希望他参加太原会议，支持这一场战争。



9 种师道听着刘锜的话，一直不动声色。他知道朝廷在这时升任他为武官最高官阶——节度使意味着什么；他更懂得，与飞扬跋扈的宦官童贯一起，又能计议出什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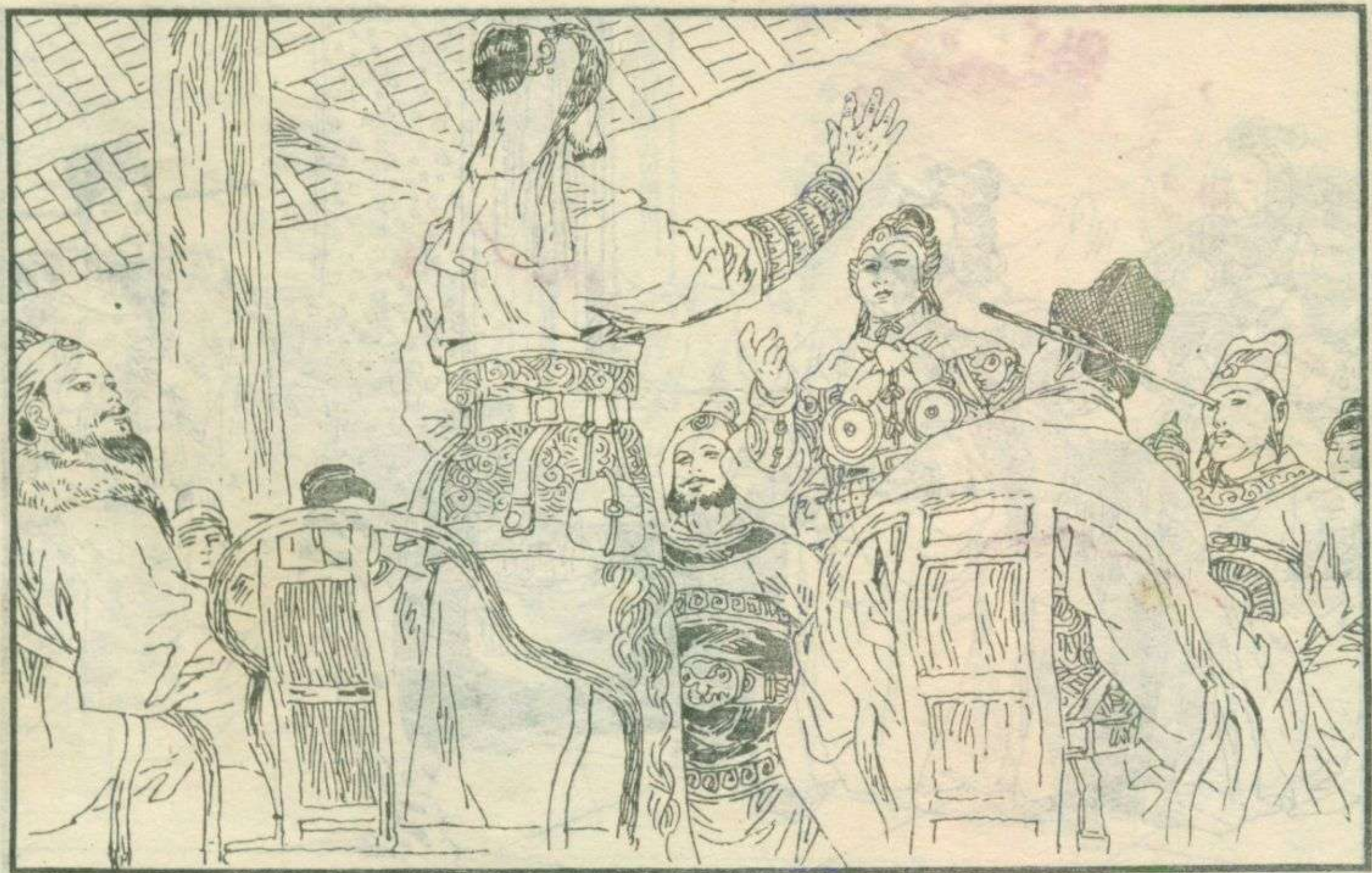
10 但是，这毕竟是官家的手谕啊，他能够说些什么呢。他对刘锜殷勤劝驾的唯一答复是，让他稍待数日，待和诸将从容计议后，再作定夺。



11 第二天，种师道举行盛大的宴会，为刘锜接风。军部的重要将领王禀、杨可世、刘延庆、赵隆等，以及种师道的兄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都出席了。



12 次日，种师道又召集将领共商大计。种师道谈了朝廷要调西军往河北征辽事，希望诸将发表意见。



13 西军将领对东出伐辽有两种意见。一些将领认为，去年征方腊，战事方息，目前须要养兵息马，不宜轻动；另一些将领认为，应当遵旨出师，报效朝廷。



14 大将种师中听了众将的话，沉吟半晌，终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军百年来大半未出西北一隅，对河北人地生疏，猝然出师，如何制胜于敌？



15 种师中的话立即得到种氏系统的将官、现任全军总参议的赵隆的附和。他发表了比种师中更加坦率的意见，反对出师伐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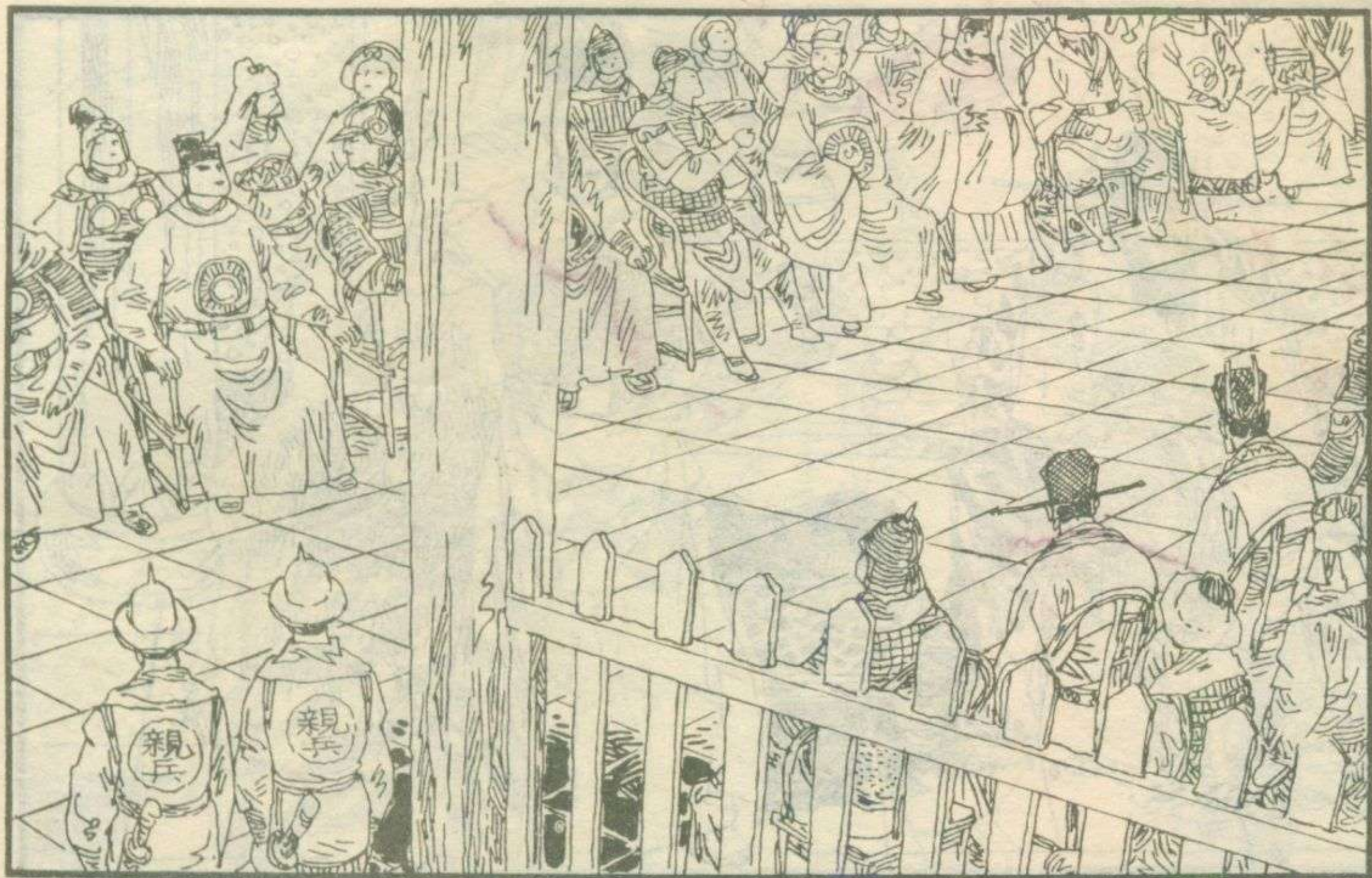
16 赵隆说，辽朝虽积弱已久，但军备、兵力如何，尚难估量；今金辽战端已启，不如坐观成败，伺隙而动。如急于用兵，胜负福祸，难以预料。



17 刘锜听后，说道：“端叔和渐叔所说虽属老成深谋，据刘锜所知，朝廷对辽金之事已反复印证。渐叔可知令姻亲马都监和令婿子充派往金邦，与完颜阿骨打已定好夹攻之期？”



18 刘锜知道种师道和马政父子关系密切，而赵隆又是马政姻亲，便建议种师道派人去京都，向马政、马扩打听军情。这一说果然见效，西军将领们纷纷议论开了。



19 原来马政、马扩都曾在西军中任过职，他们屡立战功，声名卓著。很多将领认为：马政父子办事牢靠，他们认可的事错不了。因此全场气氛为之一变。



20 刘锜乘机鼓动说：“燕云两州向为我朝幅员，非是辽邦疆域。辽金交战，我正好坐收渔翁之利，雪奇耻，复江山，大军一出，必是势如破竹，大获全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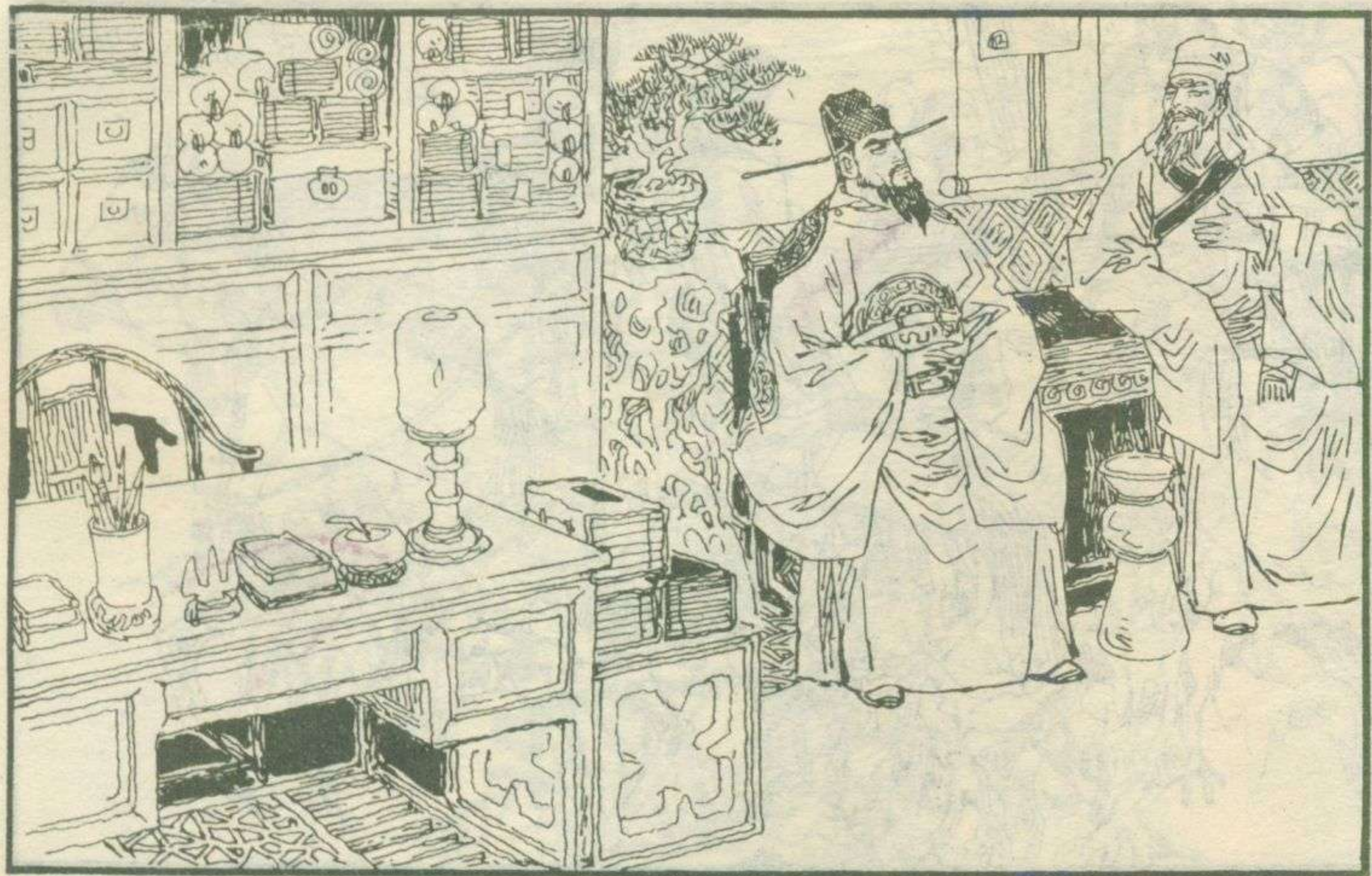
21 这番话，说得将领们心头热乎乎的，人人跃跃欲试，希望分享这一份唾手可得的殊荣。种师道知道朝廷战意已决，便道：“既然天意如此，诸君又表附同，俺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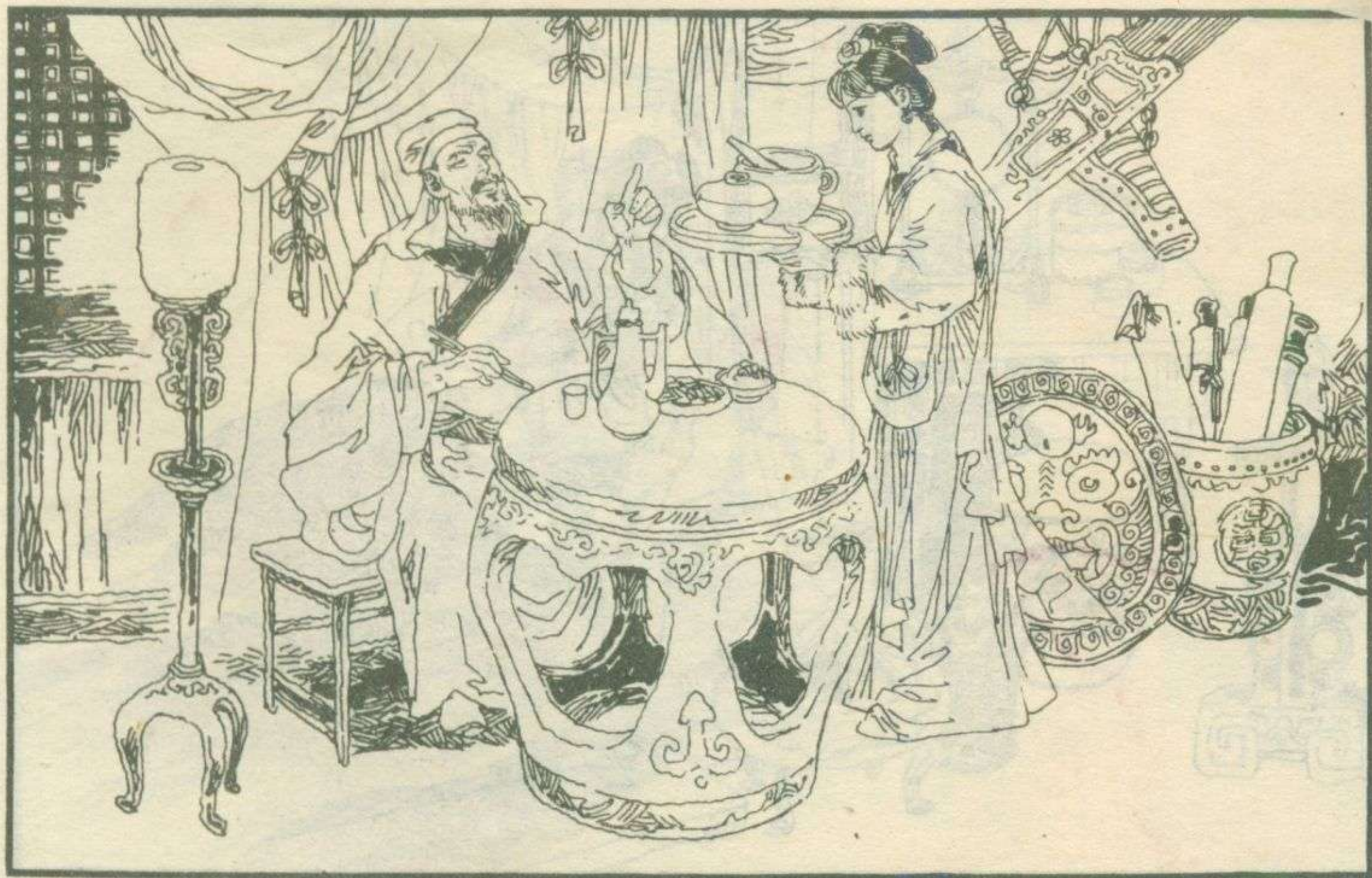
22 一场出师与拒命的辩论结束了。种师道准备去太原赴会。临行之前，他决定派一名亲信去京师，找到马政父子，询问使金情况。



23 他和刘锜商量后，决定派赵隆去京一行。刘锜并建议让赵隆带女儿同去京都，一来为马扩完婚，二来也可向朝廷提出行军作战、辎重之所需，并力促马扩回本军服役。



24 种师道征询赵隆意见，赵隆爽朗地笑着说：“主帅差遣，赵某怎敢推辞！俺这把老骨头倒也禁得起风霜雨雪，熬得过几千里路！”



25 赵隆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在十九年前丧妻后，一直带着女儿弹娘在军中生活。当天回营，他把此事与女儿谈了，决定后天和刘锜同去京都。



26 弹娘听说父亲要送她到东京完婚，整整一夜，没有好睡。她知道，马扩家在保州，她出嫁后，就要定居保州了，不得和爹相见了。



27 她未来的生活会怎样呢？这个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人又是怎样？他对他的记忆，是那么遥远。她怀着温馨的柔情，回忆起十年前与马扩从小青梅竹马的往事。



28 那时，爹去西夏作战，把她寄养在马家。马扩的父亲也一起赴前线去了，家里只留下母亲，嫂子和未成丁的马扩。他比她大五岁，担负起教她读书、骑马、射箭的任务。



29 马扩对她十分严格。给她指定一天做完的功课，绝不许拖延；给她讲古代和当时发生的战争故事，要求她第二天一字不易地回讲给他听。



30 “爹还没这样严咧，你倒管得这样紧！”她有时就故意不做完功课，或者讲错政事惹他生气。当马扩真要责罚她时，她就一口气做完功课或讲对故事，使他无可奈何。



31 有一天，他们并骑去野外驰马。马扩让她单骑奔驰。她从小山坡上冲下时，忽然从马驹背上滑下，掉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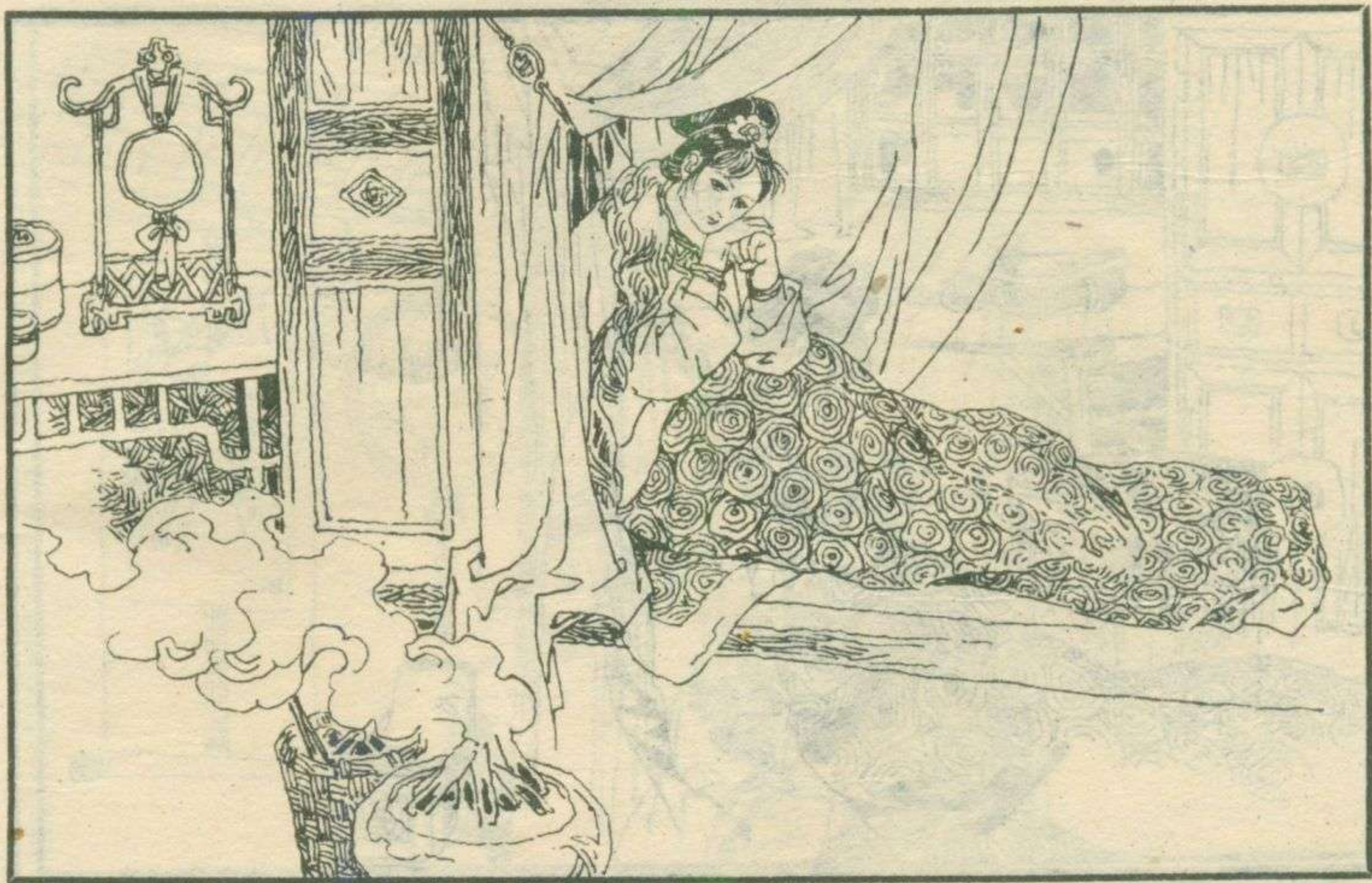
32 她听到马扩从后面气急败坏地驰来，便闭上眼睛，装做受了重伤的样子。只听他啜泣着，唤着她的小名儿，问她怎么啦，她噗哧一声笑出来，飞快地跃上马背，飞驰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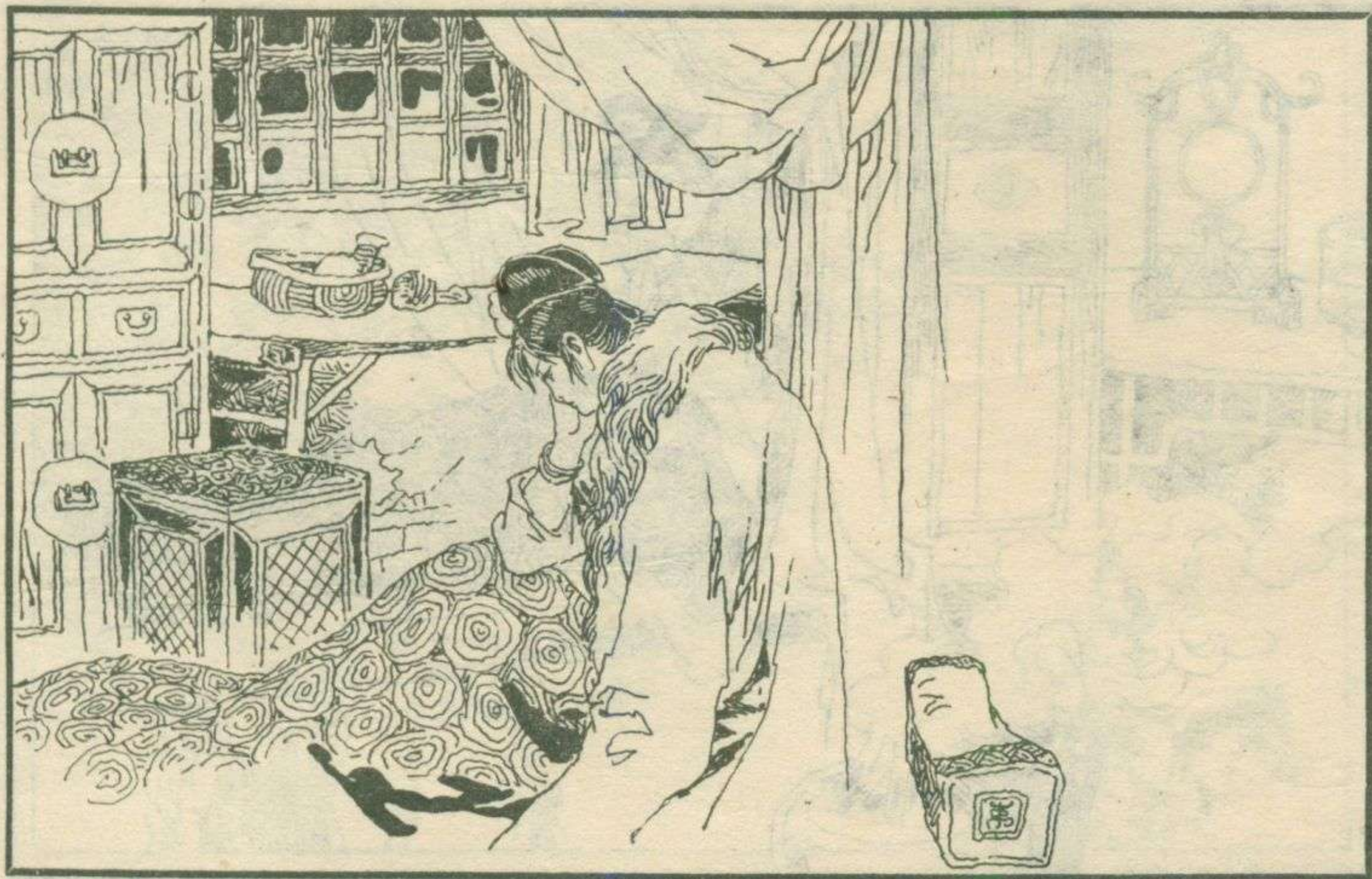
33 马扩从后面赶上来，转过马头挡住她的去路，恨恨地骂道：“小蹄子摔了一跤不够，难道还想再摔一跤？”她见他乌黑的手背去擦眼泪，把脸都弄脏了……



34 后来，马扩去从军了，这一别就是十年。于今对他，只留下朦胧的影象。而眼前的现实却是她将和爹长久别离。爹啊，你怎舍得和女儿分离啊！



35 她在想爹未来的日子。当爹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绷着脸回来时，有谁逗着他，使他破颜一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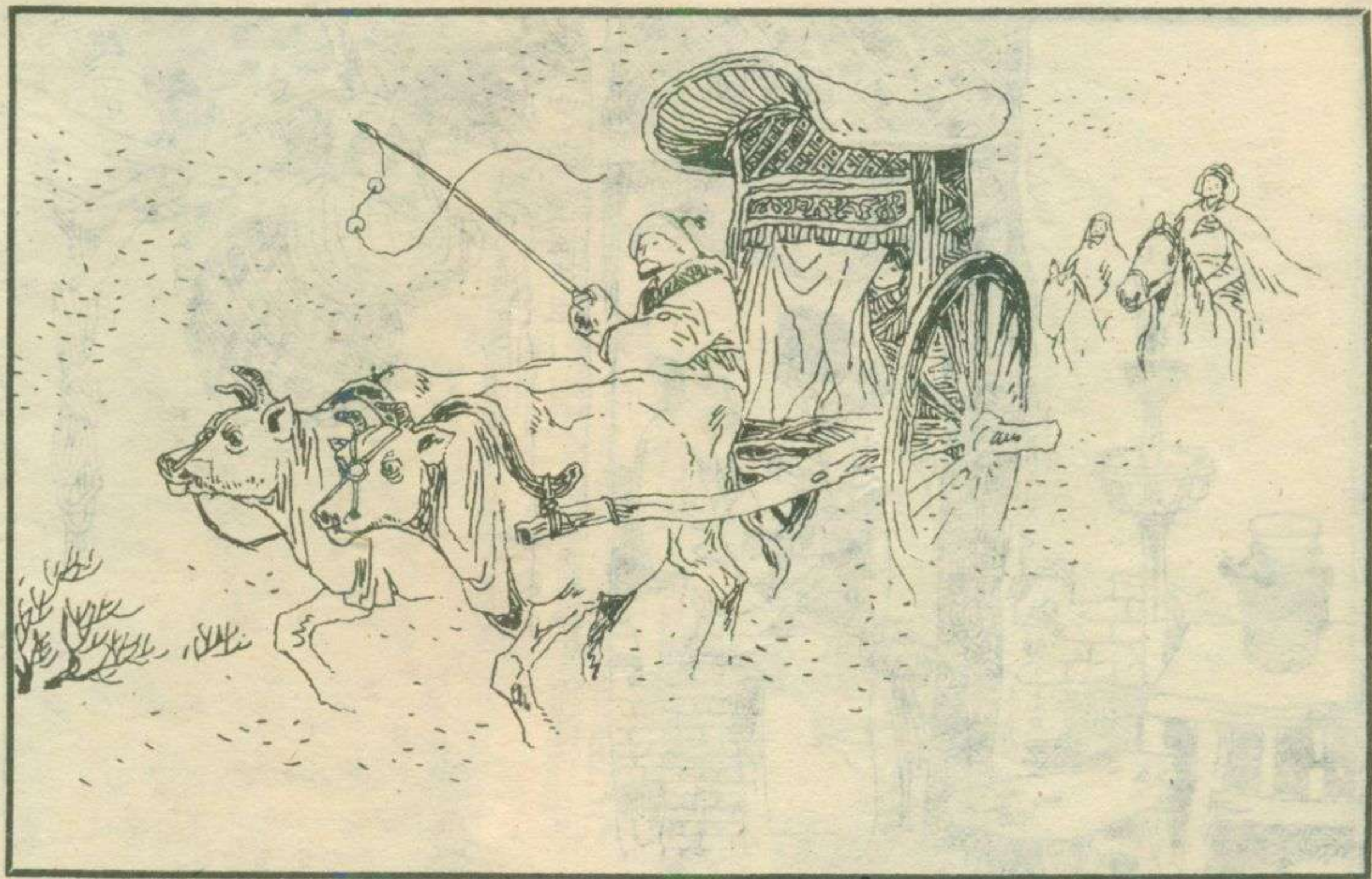
36 每年深秋季节，爹会发气喘病，半夜里起来坐在床头咳嗽，有谁照顾他吃药，给他轻轻地扯上被子，免得受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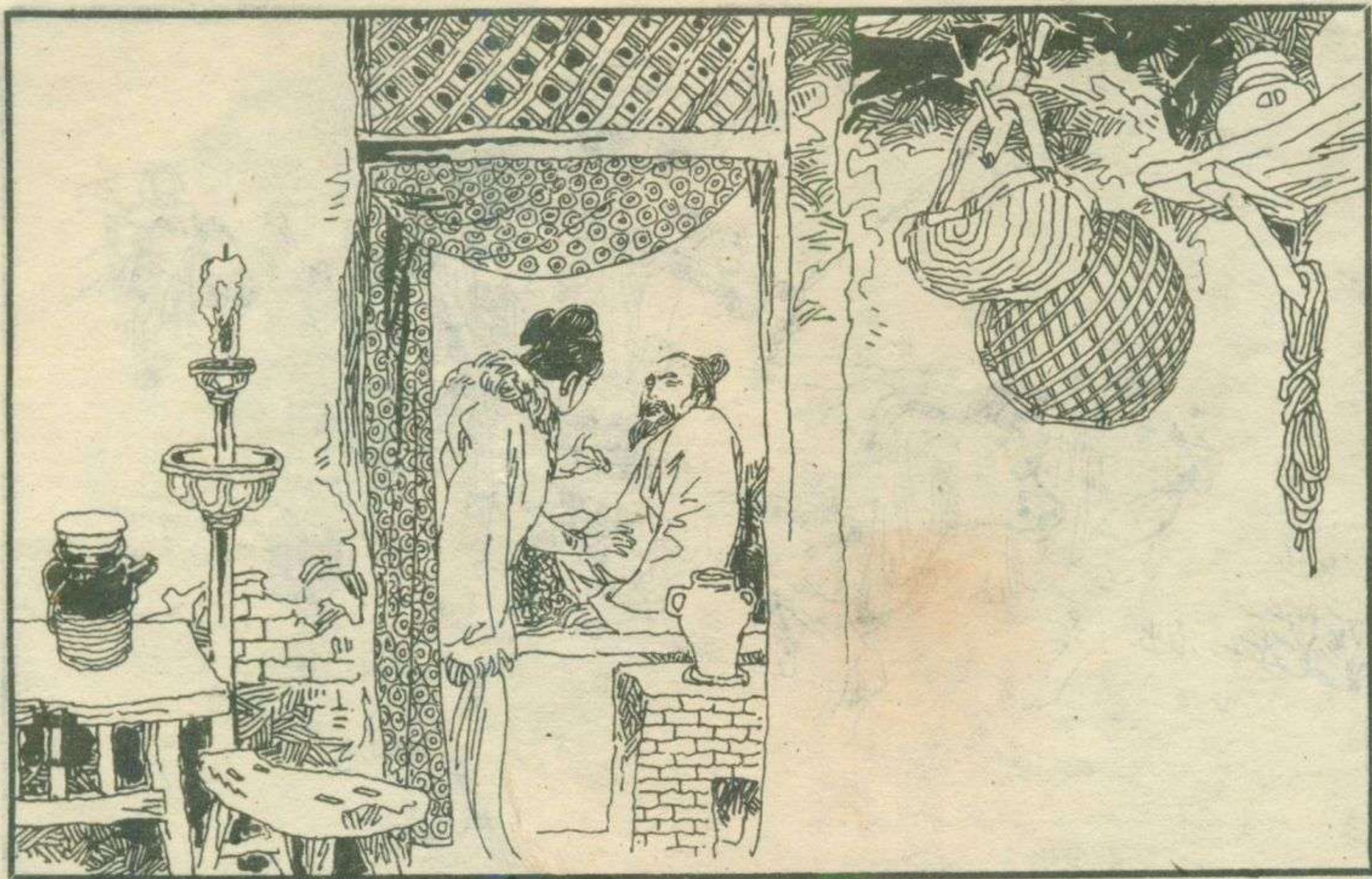
37 几十年来，爹熟练地使用一杆重三十斤的铁槊，却拈不起一根细小的针。爹的袄衲破了，有谁给他缝补？没有了她，爹还记得修剪须发、穿得上一件象样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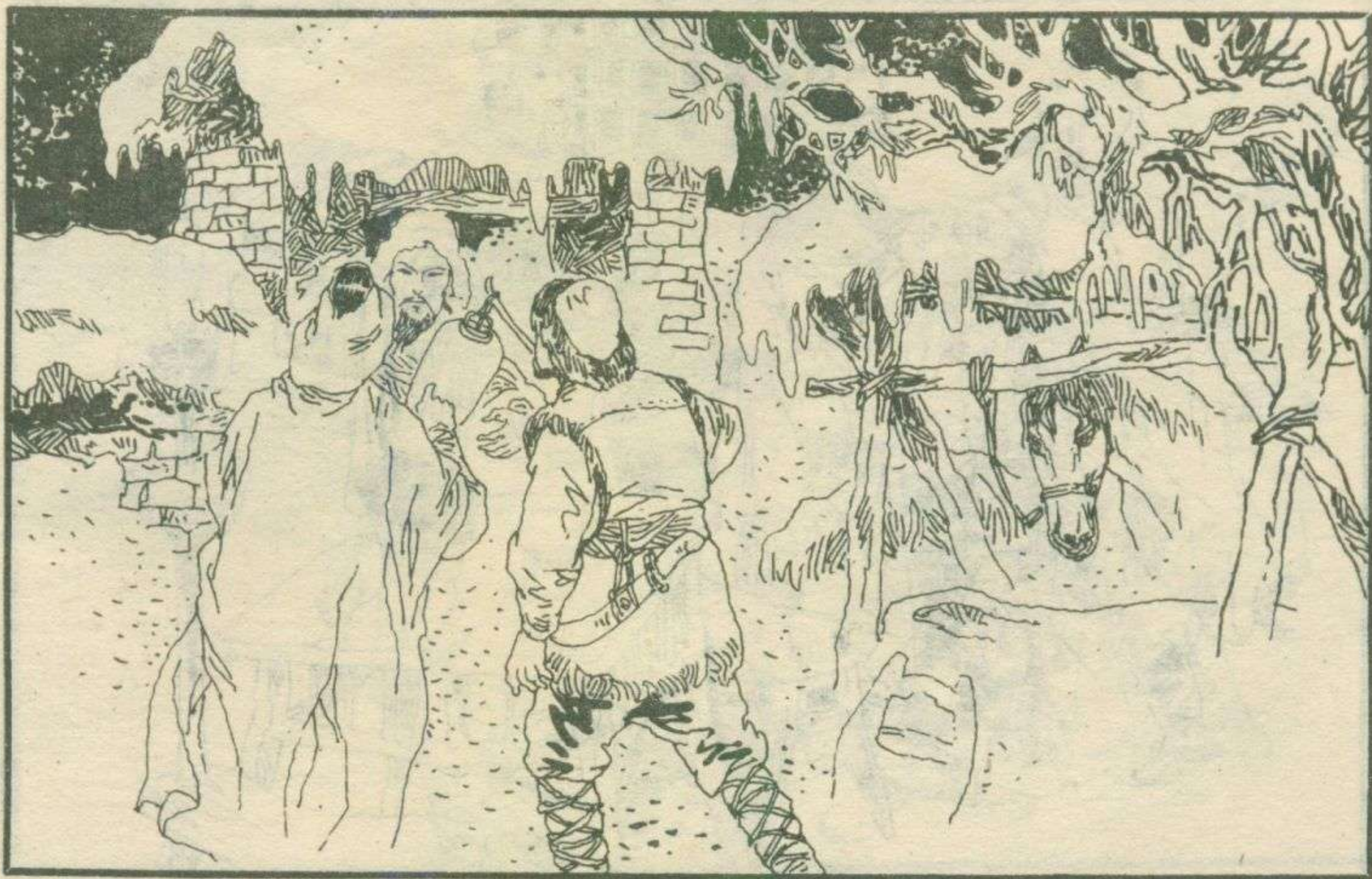
38 想到这些，她已是泪眼模糊了。她倚在床头上，眼巴巴地盼着天明……



39 天刚放亮，爹终于带着她上路了。渭河冰冻，舟楫不通，他们乘着一辆大车，赶从陆路而走。



40 这天他父女俩在离东京一半路程的郿河边的一个小驿站过夜。夜深时，弹娘听到有人在叩驿站的门，便把熟睡中的爹叫醒了。



41 刘锜也走了出来。借着驿卒手里的灯火，他们看清了来客的面孔。啊，这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千里迢迢要去寻找的老战友，马扩的父亲马政。



42 三人不约而同地惊呼：“巧遇！巧遇！”赵隆和马政两亲家坐下叙话。赵隆向马政打听京都消息，马政说了眼前时局的遽变。



43 马政说，朝廷提出夹击辽邦之议后，王黼、蔡京两相尚未定出师之期，而完颜阿骨打却已对辽发动一场闪电进攻战，袭破了辽都中京，辽天祚帝逃往云中去了。



44 眼前，金军正在兜捕辽帝，燕京周围，局势纷扰。这是收复燕云的良机。官家命他速去两军传旨：种师道可不必再往太原赴会，迅即集中全师，开往雄州，听候命令。



45 马政想知道西军对伐辽战争的反应。刘锜讲了自己西行的经过，说他此去不会有多大阻力。于是两人决定仍按各自计划行动。



46 赵隆听着两人交谈，缄默沉思，此时禁不住问道：“这样匆忙、慌张之间决定的事，哪会有好结果？”马政向赵隆移樽请教，赵隆却不啻声。



47 两人觉察彼此意见有异，但都不想争辩。赵隆对亲家说道，他这次去京，主要是送女儿进京完姻，并把女儿唤来与公爹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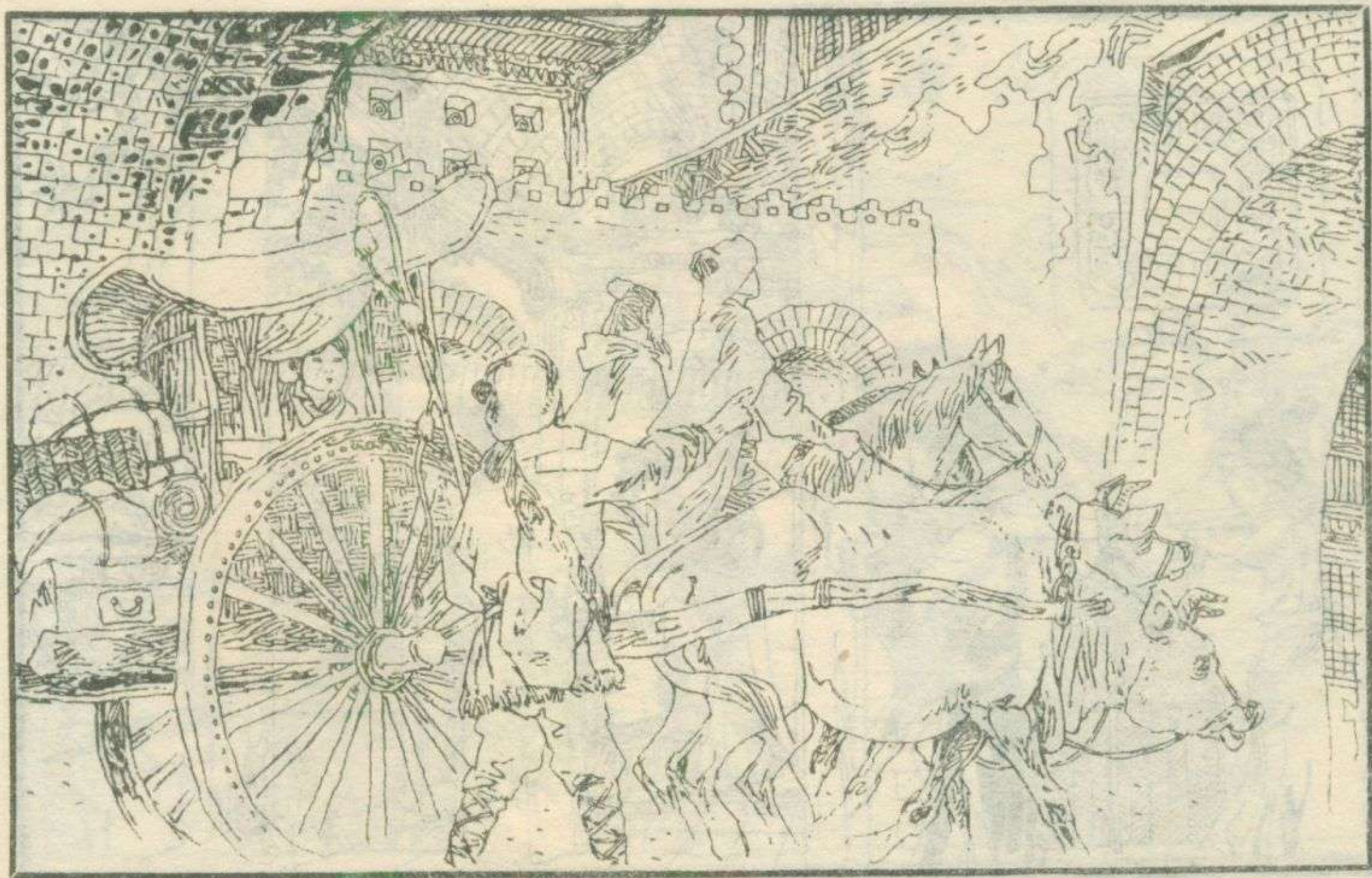
48 马政对赵隆说，马扩在京尚有数月勾留。战事一起，他们父子都要上前线，婚事还是凑在战前办妥为好。



49 刘锜知道马政有事在身，不能回京去主持婚礼了，表示愿把这事承担下来。马政、赵隆一起向他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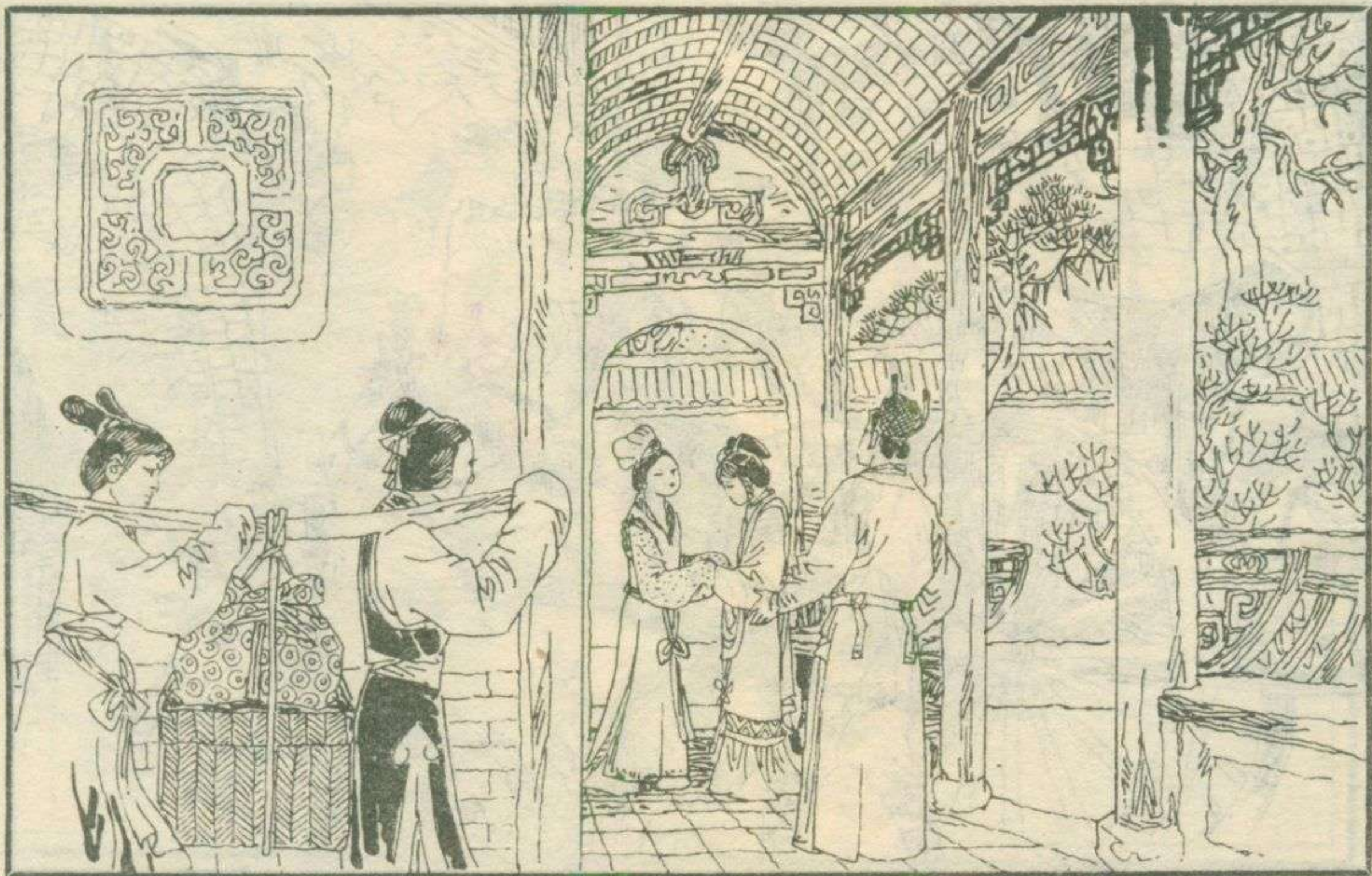


50 当夜，马政给儿子寄了家书，托刘锴捎去。他在驿店里只打个盹儿，天色未明，就告别他们，匆匆上路去了。



51 刘锜一行继续东行，经过数天跋涉，终于到了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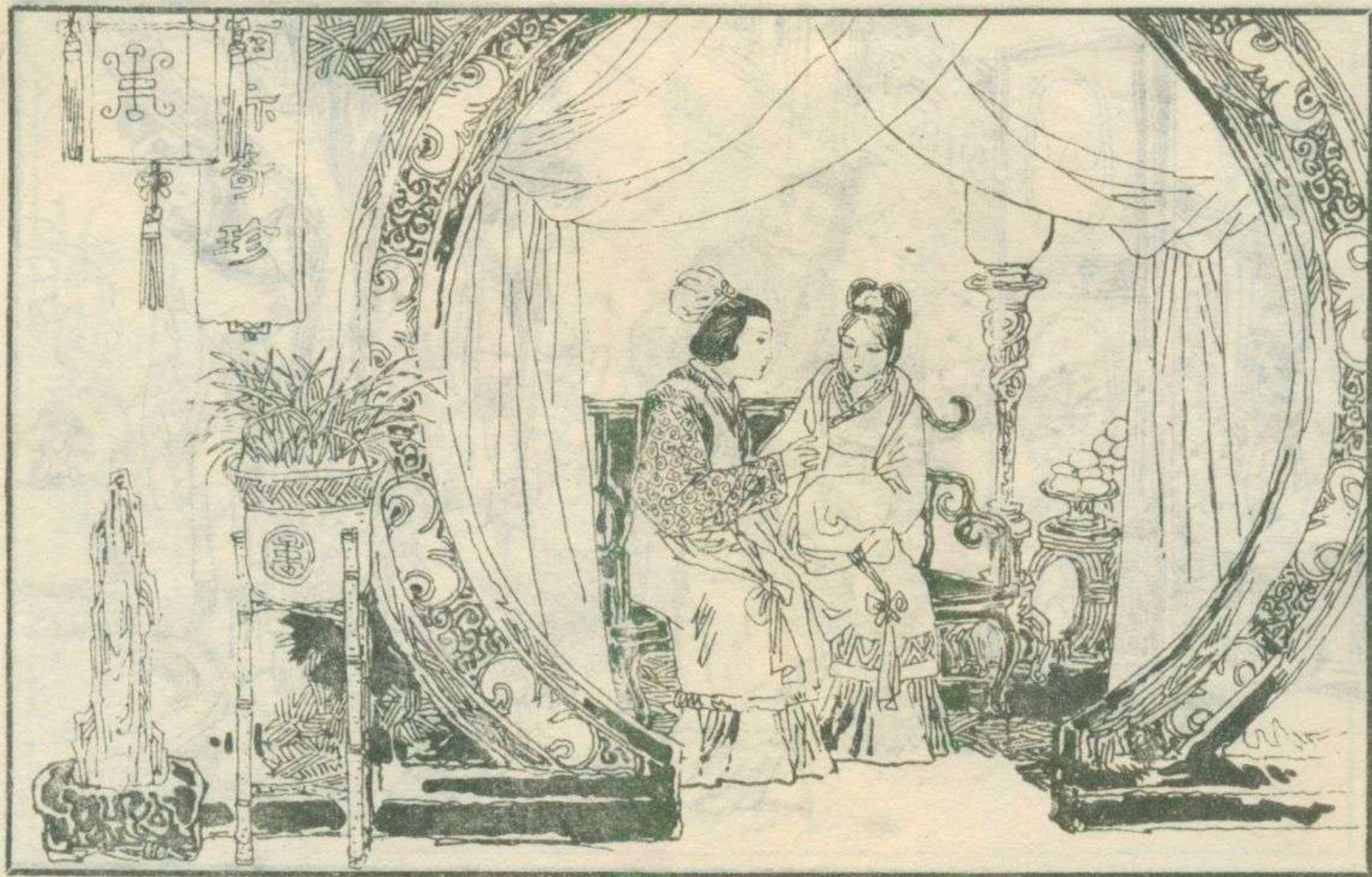
刘锜把赵隆父女安顿在家中住下。



52 刘锜娘子是东京人，为人豪爽而热情，见到弹娘，赞道：“好俊的闺女！”她亲密地对弹娘说：“妹子这一来，就在这里住上三年五载。这里就是妹子的家，休想着那边了。”



53 她告诉驸娘，这两天东京的灯市热闹极了，要陪她去逛逛。驸娘对刘锜娘子们的热情关怀，连声表示感谢。



54 刘锜娘子悄声细语地对鞑娘说：“咱虽没见过马兄弟，可你刘锜哥哥一天却要叨念几十回。你知道，他们弟兄俩当年在熙河军中，就是同一个支队里的……”



55 她说，自从马兄弟使金回来，东京人就把他当作重要的话题。这里的人都在传诵他使金的故事——



56 人们传说：马扩出使金邦时，一天，金主完颜阿骨打邀请他一起去围猎。金主有意要试试南使的手段，传令全军在他开弓前，谁都不得动手。



57 围猎开始了。一头黄獐在他们面前飞奔而过。马扩骤马追上，弯弓一箭，就把黄獐射倒。



58 完颜阿骨打驰骑上前，竖起大拇指赞道：“也立麻力！”“也立麻力”意为善射的人，含有很大的敬意。金主这么一声称赞，全军几万人也跟着哄动，狂呼“也立麻力”。



59 这是最初的传说。后来所得的传说更出奇了。有人说，他射死的不是一头黄獐，而是一头白额吊睛大虫。当初一箭没有把它射死，那大虫负痛立起来，向他猛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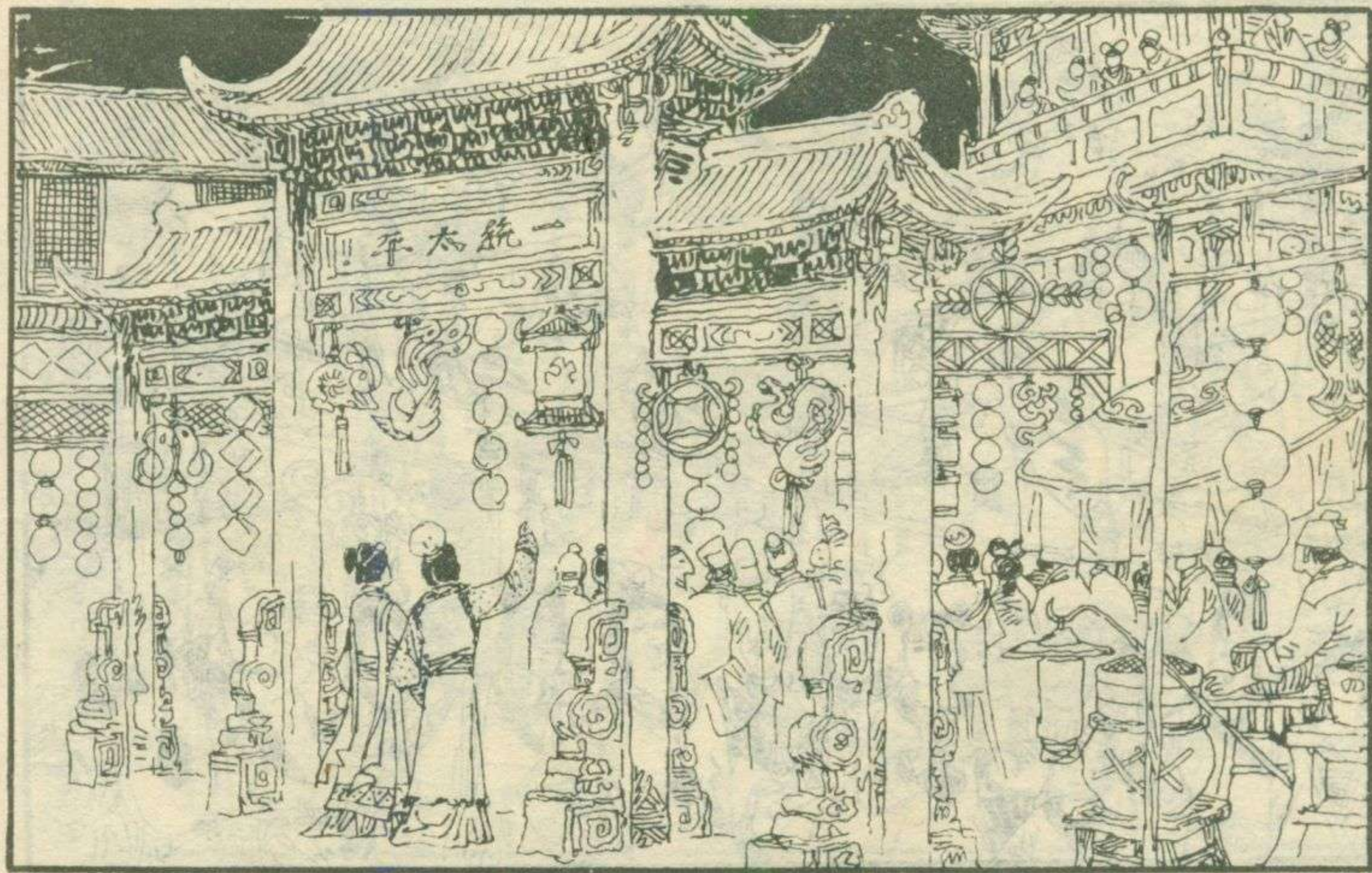
60 他急忙弃了坐骑，抱住大虫在草堆里翻腾打滚，最后从箭壶中拔出一支狼牙箭，直往大虫眼窝里刺去！



61 大虫痛急了，竟舍了马扩，直扑完颜阿骨打，把他掀翻在地。他麾下那些猛士勇骑都不知所措，幸得马扩奋力搏杀，打死大虫，把金主搭救出来。



62 刘锜娘子绘声绘色地给弹娘描绘了这个故事，完了又对她说：“这回马兄弟回东京来了，俺好歹要把他抓来，与妹子完婚。”羞得弹娘不知怎么回答好，只是说了句：“多谢姊姊！”



63 到东京的头几天，刘锜进宫去向官家复命，商讨军机，赵隆则出去访友。弹娘跟着刘锜娘子天天去赏灯、逛庙会、看百戏。



64 虽然战事迫在眉睫，但东京的灯市却较往年更为繁华。从正月初九起，满街搭起彩棚露屋，各地的杂剧班子都在这里演出。夜晚时分，耀眼的彩灯把这座古城照得如同白昼。



65 转眼元宵灯节到了。刘琦这天回家告诉女眷们，官家为表慰劳之意，赏他十天假期，准他和赵隆在丰乐楼订个阁子，宴饮赏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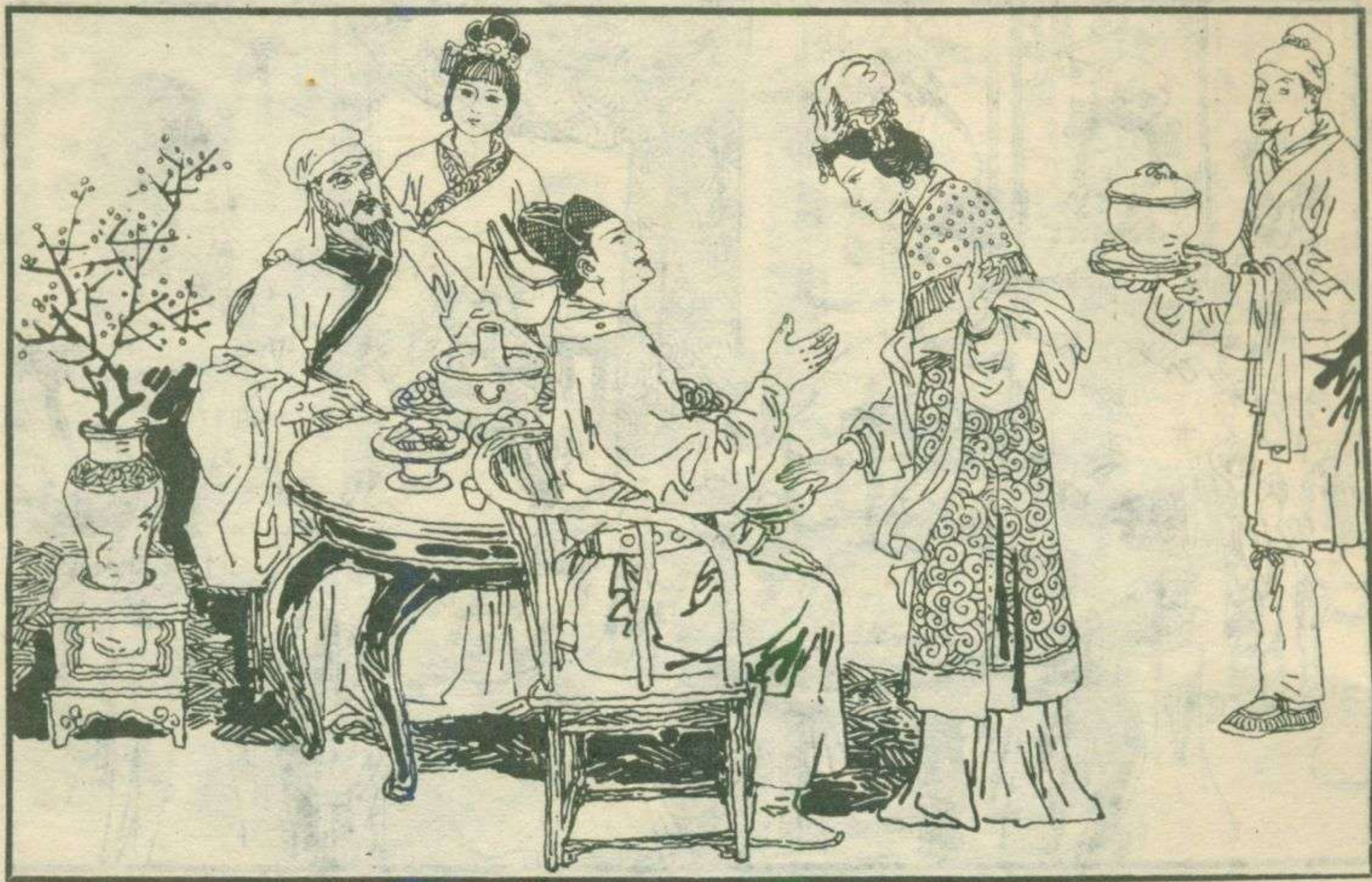
66 这是弹娘到东京后参加的第一个盛宴。刘铤娘子亲自为弹娘梳了一个最时髦的桃心髻，两鬓插花，后髻还插一朵卷荷。经她巧手妆扮，弹娘出落得越加俊丽了。



67 午后不久，她们就乘着坐輿来到马行街，进了丰乐楼。楼下散座上坐着许多人，有的一见刘锜娘子，就放肆地赞道：“好韵致的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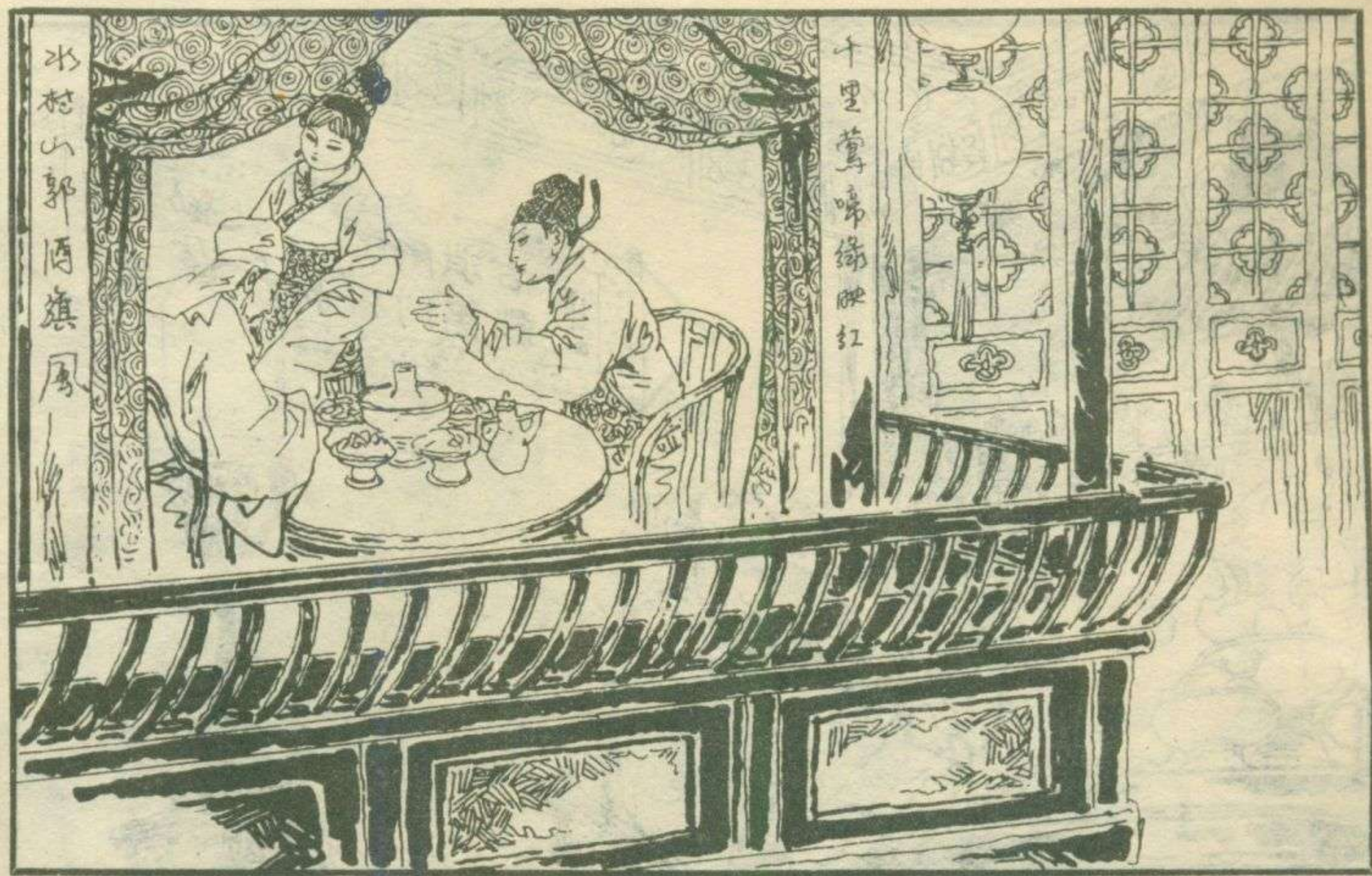
68 刘锜娘子一手挽着驸娘，一手提起裙裾，一阵风似地蹬上楼。她们走进阁子，看见刘锜和赵隆已在那里了。



69 刘锜娘子向赵隆告了罪，耍娇地对丈夫说：“刚上楼，就让跳虱咬了两口——你猜他们嚼什么断命舌头？”刘锜道：“反正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娘子还怕谁来？”



70 赵隆听了，勾起满腔怒火。“跳虱噬人，把它赶走就是了，可毒蛇会咬死人的！”他一拍桌子，把半盏酒泼到桌面上，“俺可要拼着老命，跟这些长虫斗一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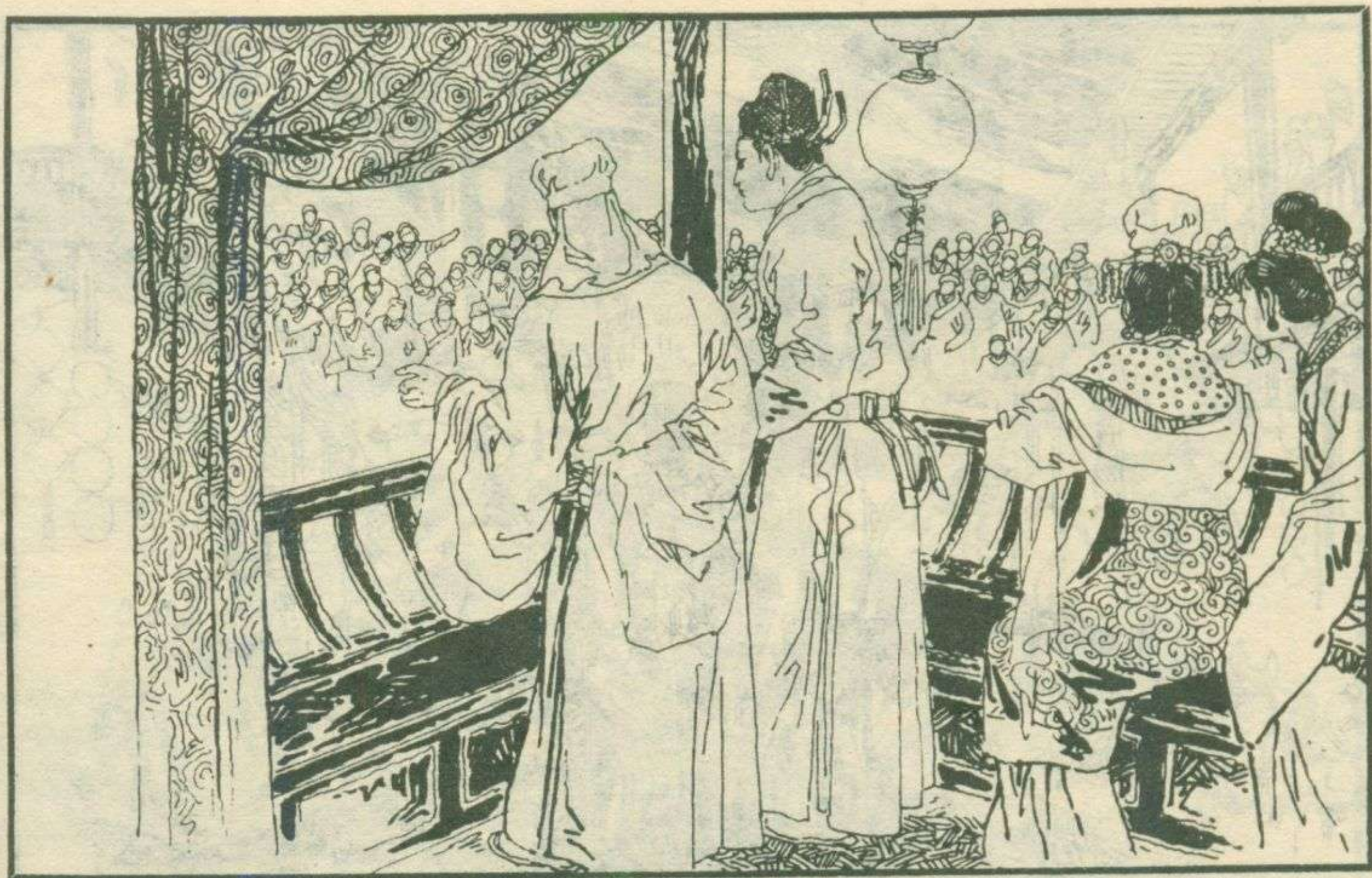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千里鶯啼綠映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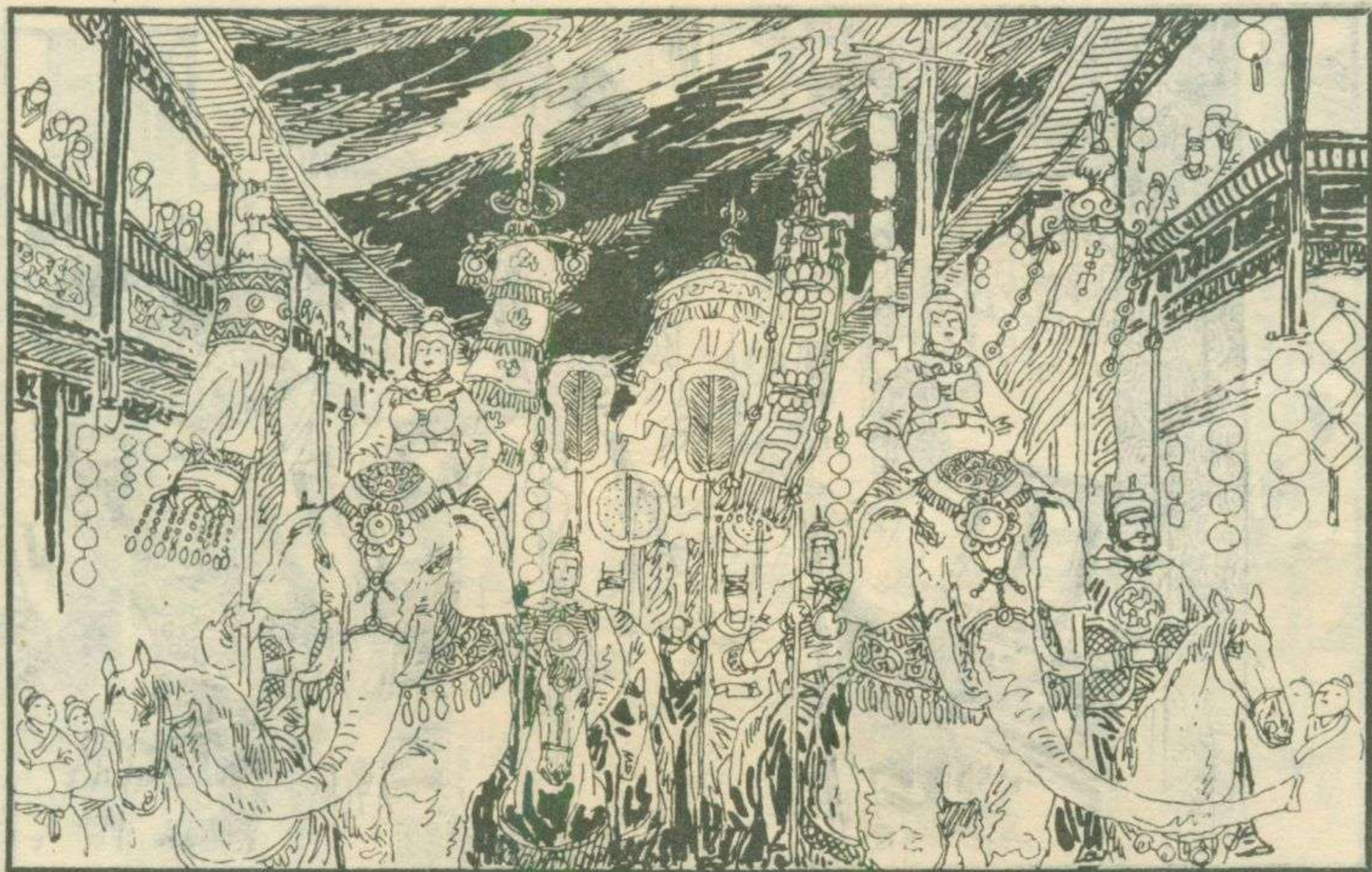
71 刘锜知道，赵隆这话是冲着间壁的高俅阁子而发的。这高俅，现为殿前都指挥使，是东京人人痛恨的权臣。他劝慰赵隆道：“渐叔且开怀畅饮，休去想那恼人的事！”



72 赵隆怎么不着恼呢？到东京后，他几次要求进宫面陈伐辽事宜，官家不让陛见，着他到经抚院与童贯面议。看来这番到东京是白跑了。他大杯大杯地喝着酒，借以排愁解闷。



73 后来，他逐渐感到天旋地转，揉一揉惺忪的醉眼，看到朱雀门外一片都是人，便问刘锜：“这些人挤在一处做什么？”



74 刘锜告诉他：今日官家举行告庙大礼，现朝仪已散，銮驾快要行经这里。说话间，眼前果然来了一支仪仗队，有二万多人，前驱是六头大象；跟着的是一队队步兵、铁骑大队……



75 赵隆真的喝醉了。他忿忿地说：“俺这副老骨头，早就卖给官家了。再把这个闺女嫁出去了，还有什么牵挂？可这场战争，真叫俺放心不下，死了也不瞑目！”



76 这时弦乐大作，銮驾来了。伴着官家走来的有太师蔡京、新领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童贯，接着是王黼、蔡攸等显贵大臣。但赵隆却什么也没看见。他已经醉得睡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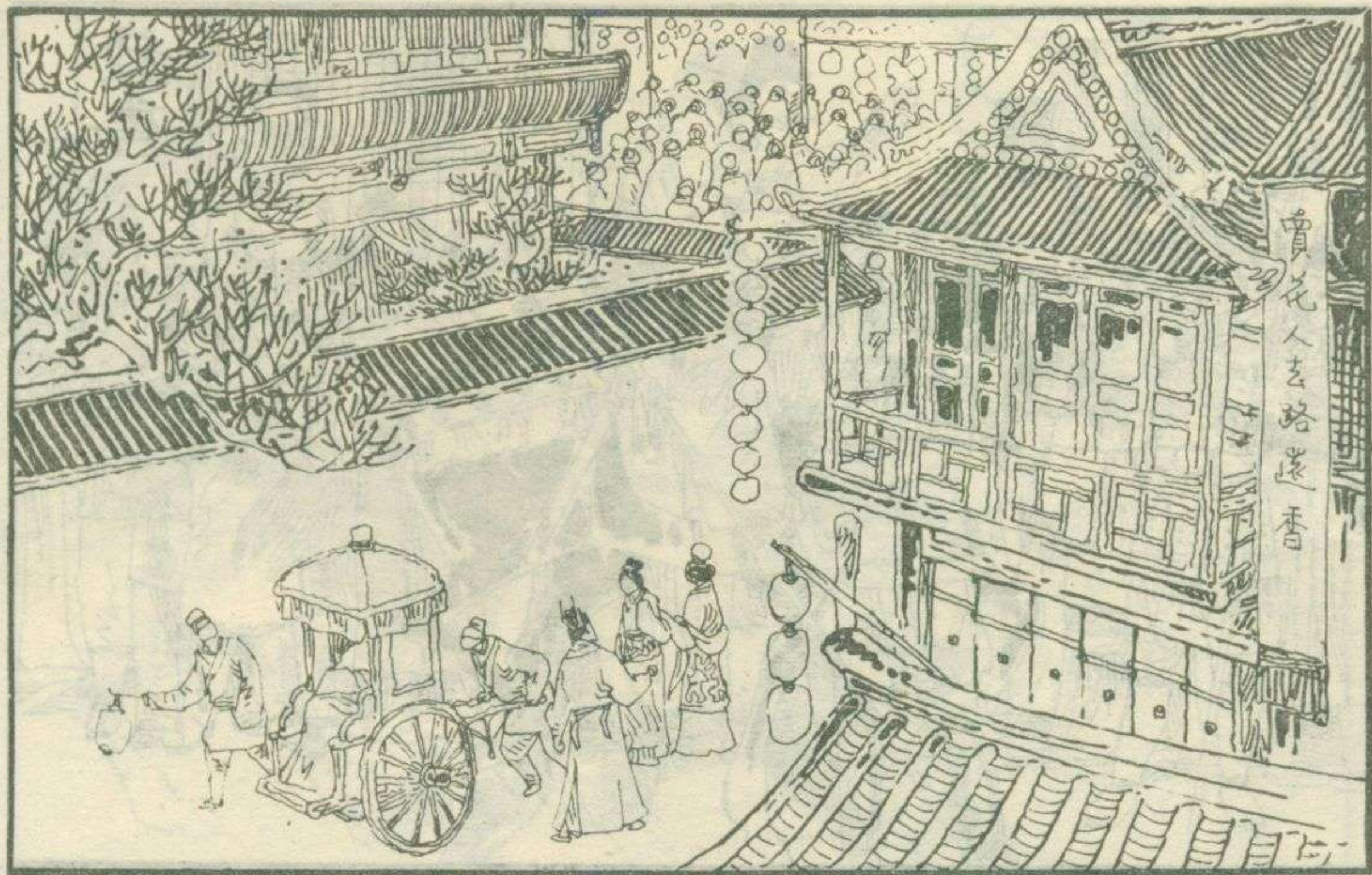
77 刘锜眼力最好，见到行列中一个穿绿袍的官员，忽地叫道：“这莫不是俺那兄弟！”刘锜娘子也看清了，指着骑白马的那人对驸娘道：“真是俺马扩兄弟！贤妹，俺看错了人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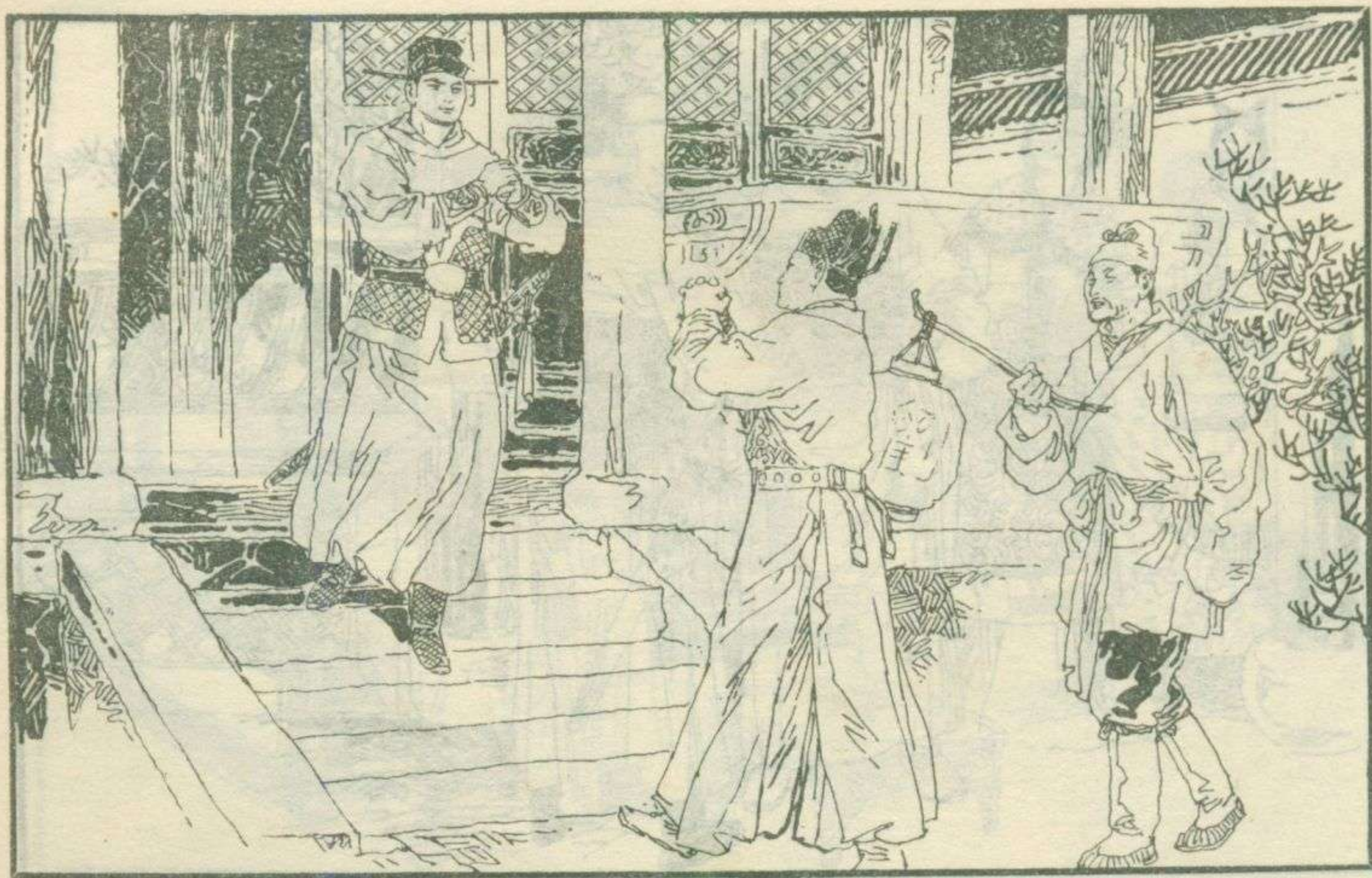
78 弹娘一听此话，羞得这耳根都红了。她确实也看清了：果然是他，这个十年来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马扩！



79 马扩也见到了丰乐楼上的刘锜夫妇。他跃马驰出行列，和银枪班班直低低说了几句，要他给刘锜传话，说今夜他要去刘府叙话，叫他们休要外出。



80 刘锜得讯，顾不得再在丰乐楼赏灯了。他把赵隆扶上乘车，自己和夫人、婢娘一起步行，越过几座人山，跨过几座人海，转回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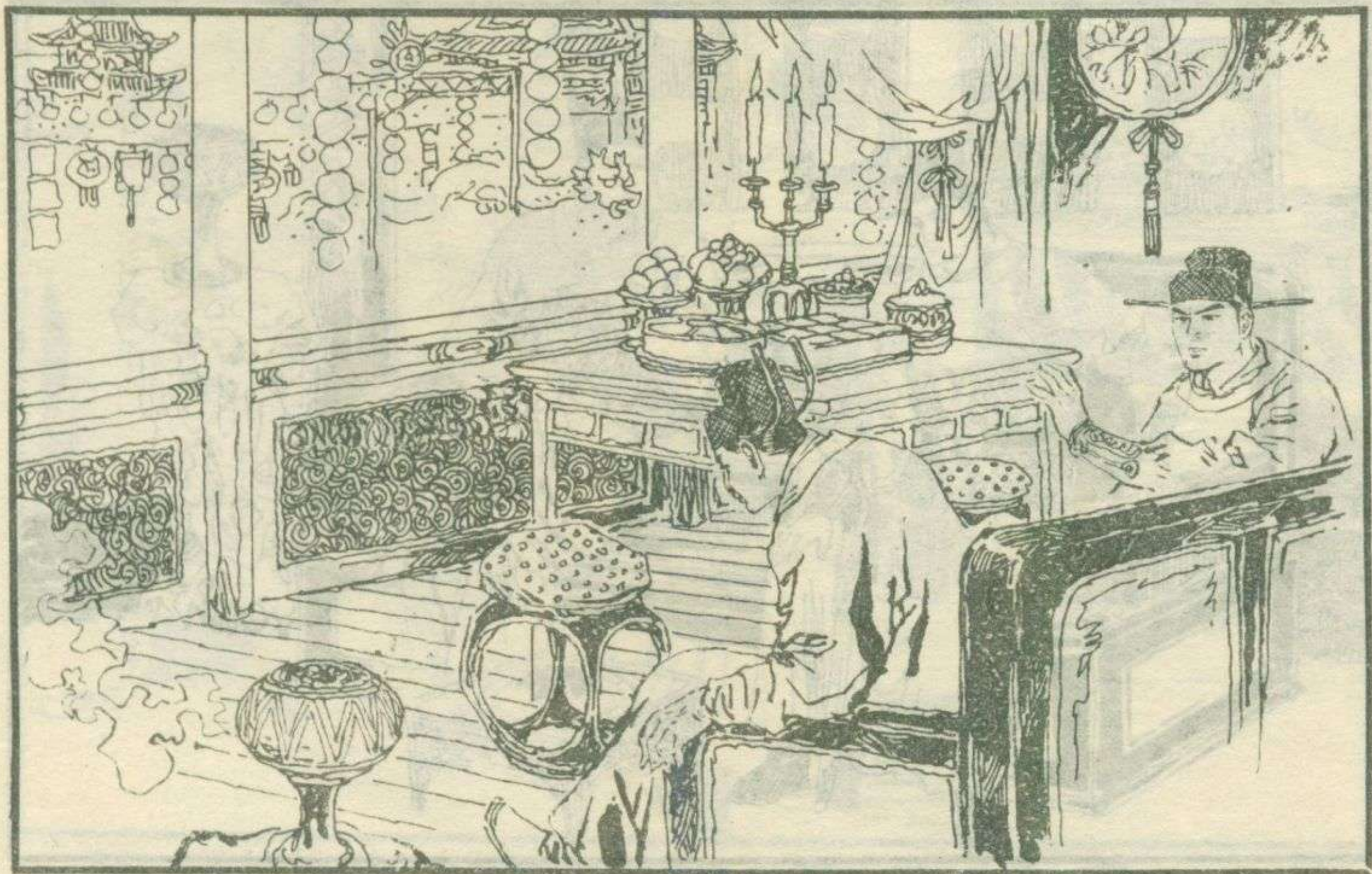
81 一进家门,马扩已到了。刘锜高兴地和他携手叙话,互道思念之情,而后告诉他:他的岳丈及弹娘也在这里。



82 马扩惊道：“泰山几时进京的？怎么兄弟一向不知？”刘锜正要回话，刘锜娘子把他阻住了。她叫他俩先谈点别的，稍待一会，她自来和他们商量此事。



83 刘锜娘子走后，马扩便和刘锜叙话。马扩说了使金经过，而后叹口气说，朝廷一心想坐收夹击之利，不奋发图强，将来仓猝出师，难免受制于人。



84 马扩深信金灭辽以后，不出数年，必将谋取中原。所谓和约，仅是一纸空文而已。他说，金人尽占形胜之地后，就会挥兵南下，那时候，黄河南北就要遭受蹂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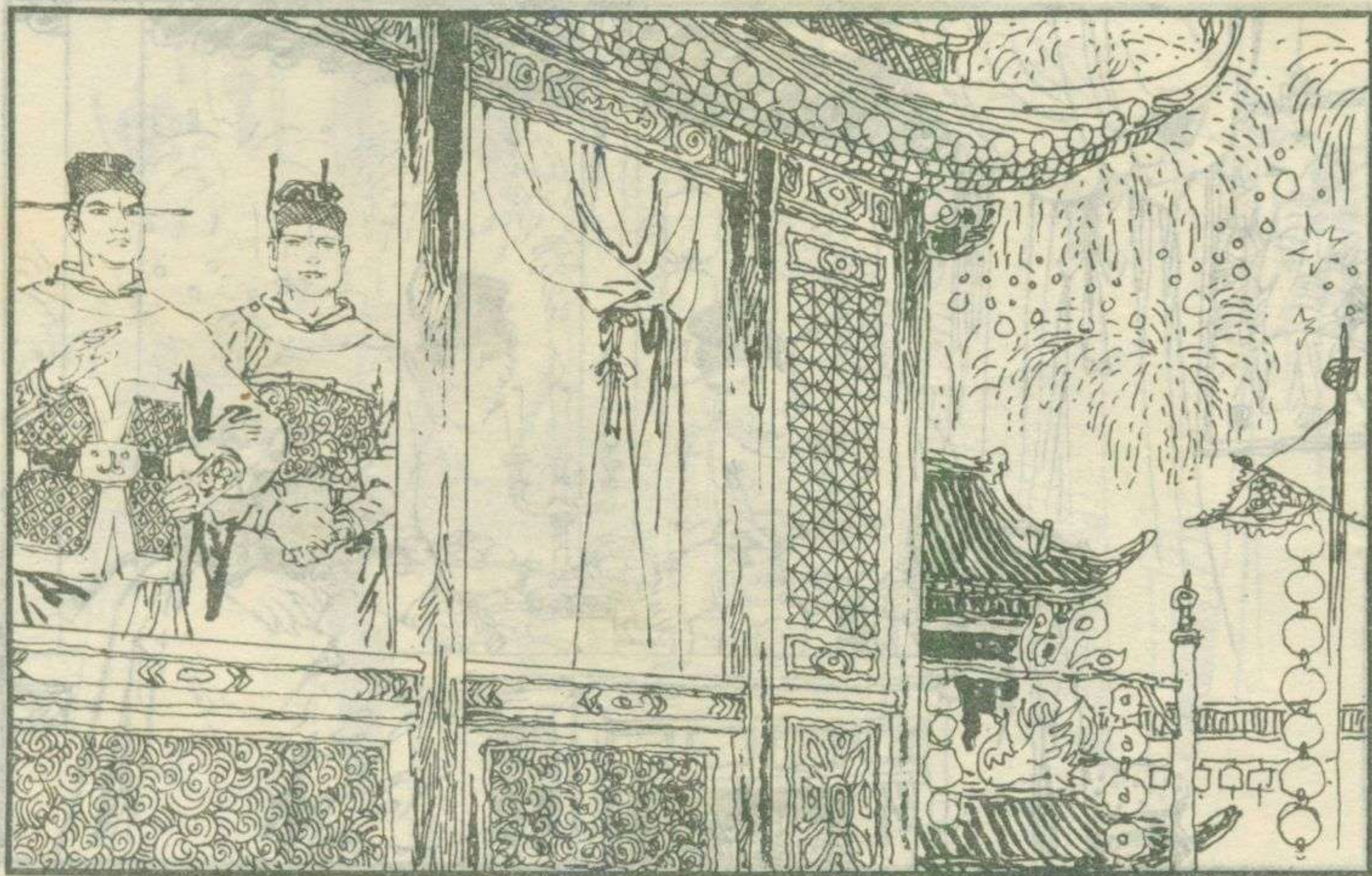
85 刘锜听马扩一说，忧心忡忡地说：“朝廷诸公，全不以此为念。今日轻言伐辽，一旦事有蹉跎，又畏缩不前。到那时，倒弄成势如骑虎了。”



86 刘锜接着又说：“看来伐辽前途，隐患不少。马扩说：“金人与我虽终将用兵，但目前谁先占了燕云，谁就占了先着。”



87 于是两人把话题转入战略上的探讨。马扩设想，对辽进行一次战略决战，直袭燕京。他认为，只要在伐辽取胜以后处处加以防备，金人是不足惧的。



88 马、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彼此共勉：但愿并肩作战，夺得燕京，成就这段大功归来。



89 刘锜娘子匀好妆下楼来了。她嗔怪丈夫谈个没完，也不招呼兄弟吃些点心。刘锜笑道：“俺两个正待娘子来商量婚事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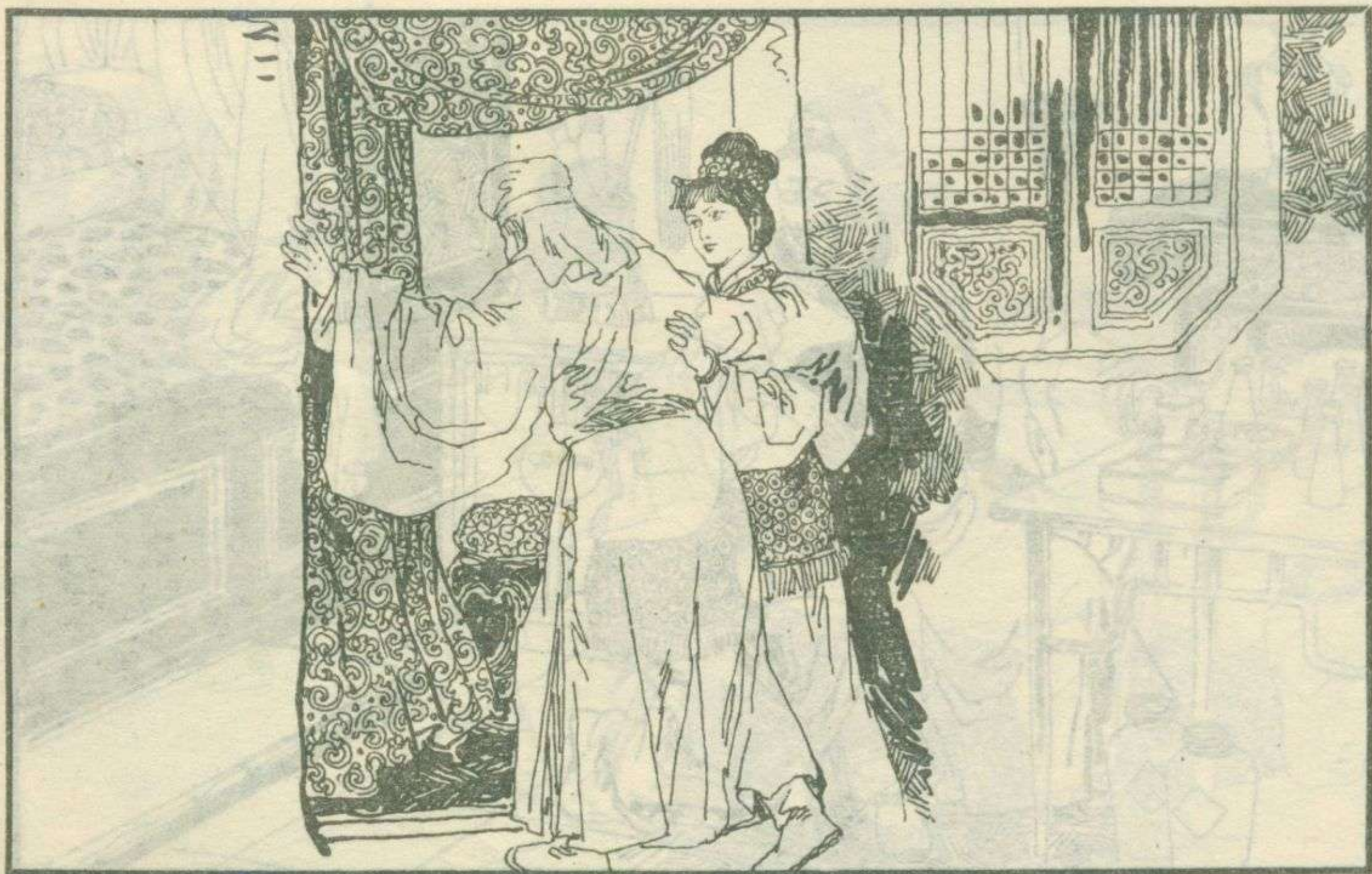
90 于是刘锜说了西行经过，并把马政委他代办婚事的书信奉上。马扩自很高兴，谢道：“兄弟自来人地生疏，这婚事就全仗兄长和嫂子玉成了。”当下三人商定三月一日为成婚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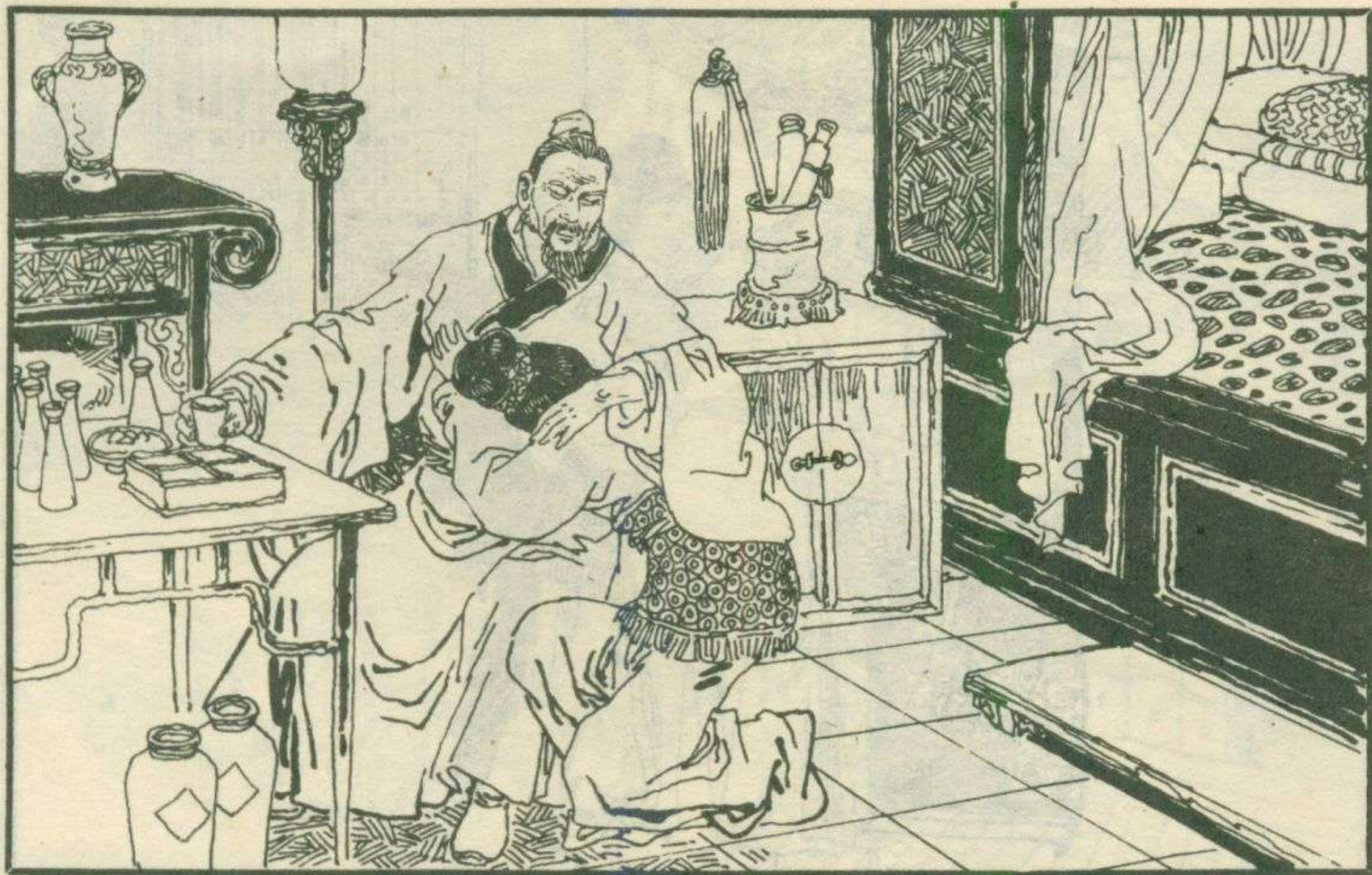
91 银蟾初落，东方已现微明。马扩拜会了酒醒过来的岳丈，禀告他们商量的结果，而后告辞岳丈和兄嫂，径往宾馆，接伴金使去了。



92 二月初，马扩伴送金朝使节到登州坐上海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保州，把母亲接到东京，在刘锜寓所间壁，租了一处屋舍住下，便着手筹办起婚事来。



93 婚事越是临近，弹娘的心却越发不安了。父亲几次到经抚房去找王黼、童贯面议伐辽之事，都未受到接见。他的脾气越来越坏，天天喝得沉沉大醉。



94 出嫁前的一天夜晚，弹娘走进爹的房里，俯伏在爹身上。爹醒过来抚着弹娘的鬓发说：“去吧！那是一个好人家，他们会象爹一样看待你，爱护你的。”



95 弹娘想到明天就要和爹别离，不由抽泣起来。爹制止了她，拍拍她的肩膀说：“刚强一点！俺赵隆的女儿决不象别人家的女儿那样儿女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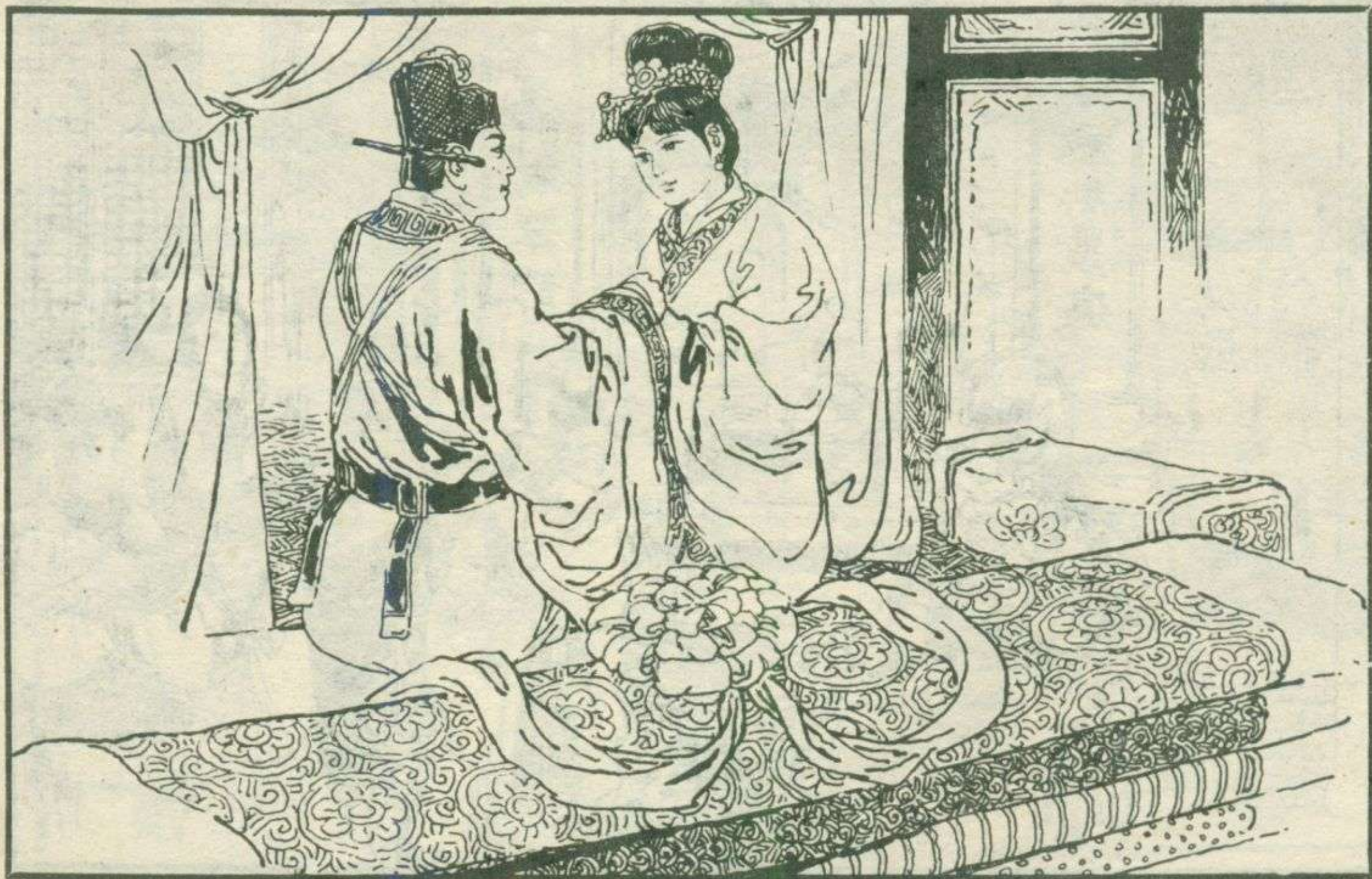
96 他叮嘱女儿道：“要你三哥做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他们马家门有的是好榜样。”他连续把话说了两遍。说过了这些，就催着女儿回房去休息。



97 吉日到了。虽则马扩的新居与刘锜家仅一房之隔，迎亲仍用了花轿。



98 新房里红烛高照。弹娘和马扩喝了交杯酒。她偷眼看他，他长高了，结实了，黑了，可又是何等生气勃勃、精光难掩！



99 分别了十年，此刻两人都想不出任何想说的话。他只向她微笑。她也希望自己说两句。她蓦地想起昨夜爹嘱咐的“要使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这句话来。但该怎么说呢？



100 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新娘“双回门”，到刘锜家拜见赵隆。可赵隆一早就到经抚房去拜会童贯了。两人从上午等到晚晌，不见赵隆回转。



101 刘锜他正要和马扩出门去寻找赵隆，忽听门外一阵喧呼，几个军汉架着赵隆，踉踉跄跄地走进厅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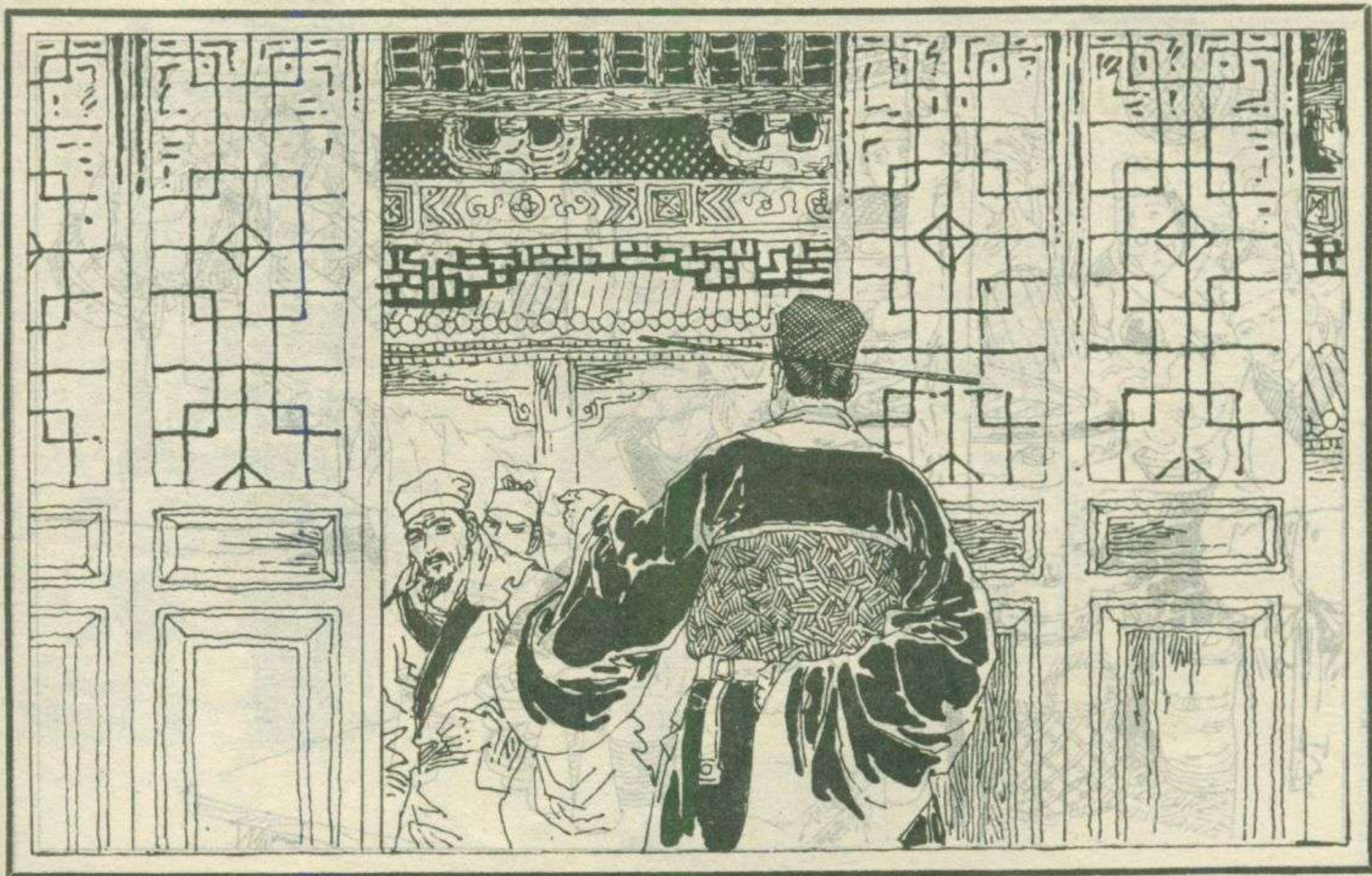
102 赵隆脸色煞白，一进得门，就口吐鲜血。众人上前搀扶，只听他大声嚷嚷“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只怕将来后悔莫及……”，接着又是大口大口地吐血。



103 马扩、刘锜急忙把他移进内室，抬上床铺。刘锜娘子为他煎来三七参汤，刘锜则走马把邢太医请来察脉。



104 邢太医看了说，赵隆犯的是心口痛，吐了胃血，需得安静休息；以后不能再喝酒，要是再大吐血一次，就没救了。他留下方子和药，摇摇头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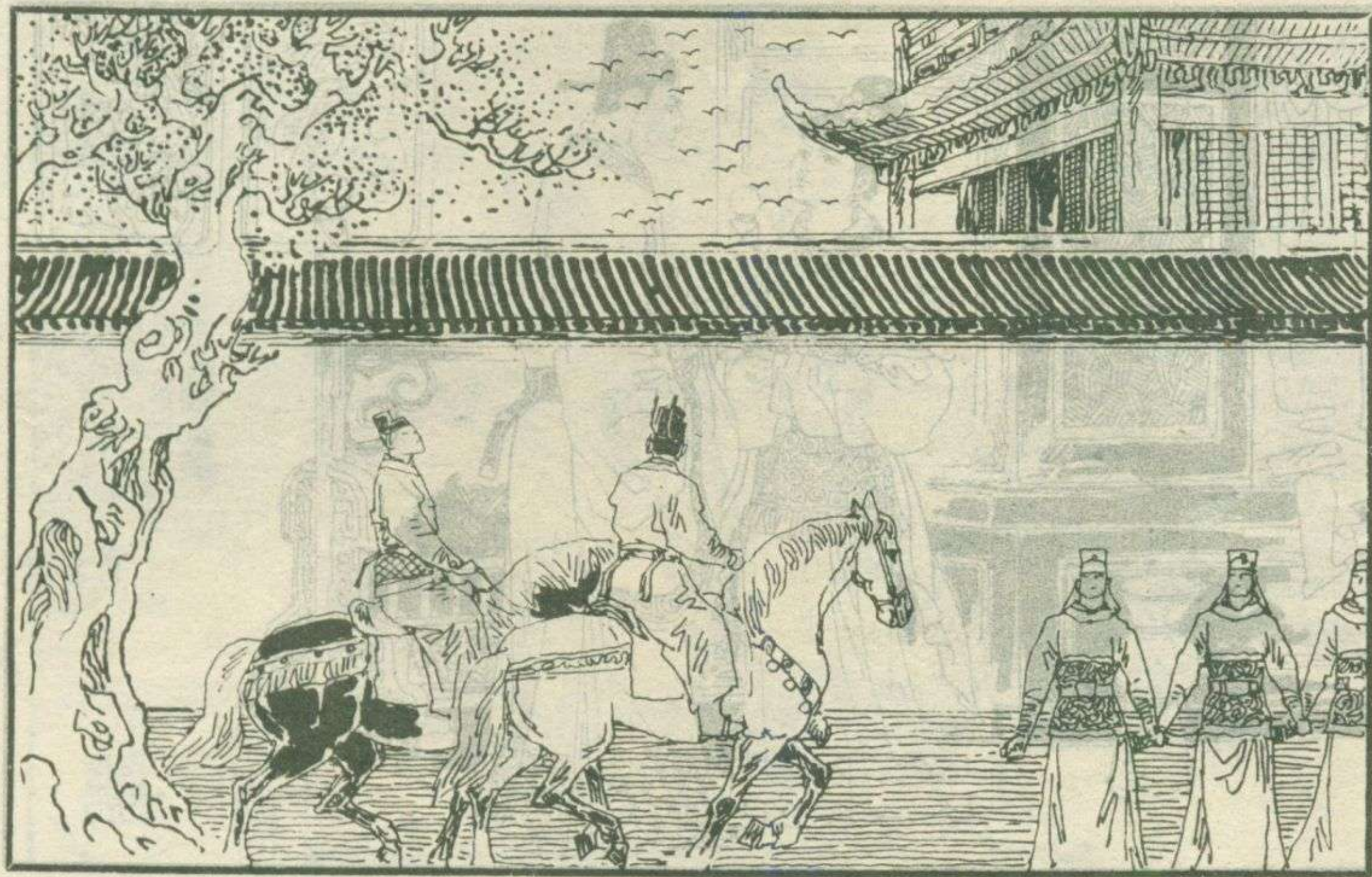
105. 太医走后，刘锜问了随从，才知经过。原来赵隆去见童贯时，和童辩论伐辽之得失，童贯顿时翻脸，说他“阻挠出师”，把他推出经抚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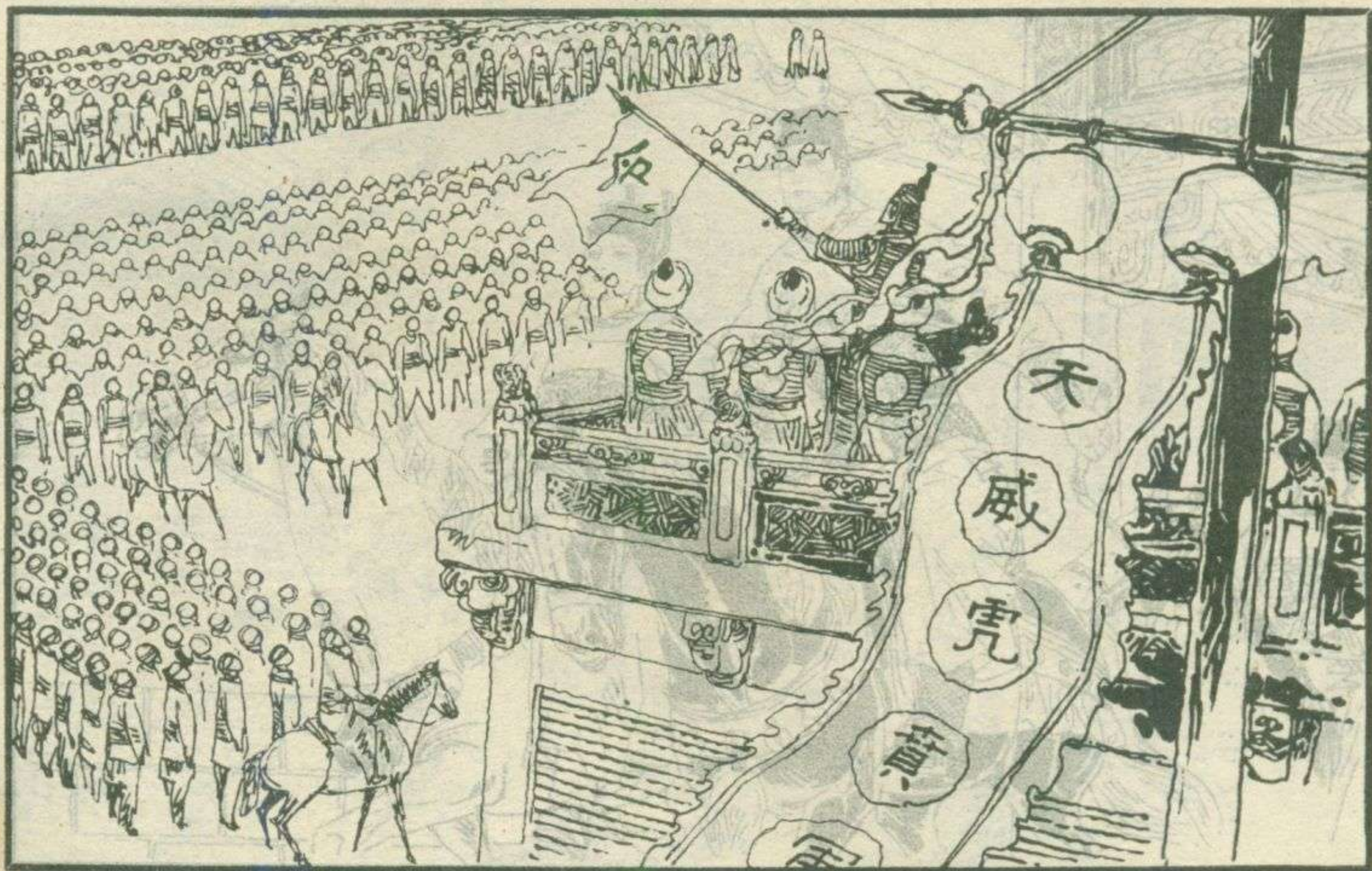
106 赵隆一气之下，走到一家小酒店，一边喝酒，一边拍桌摔碗，大骂童贯。直到天晚，他醉倒在地，家人把他送回，不想半途大口咯起血来。



107 婵娘听后，责备自己大意，未注意到父亲近月来情绪的变化。她对丈夫说，要守在榻前好好侍候，直到父亲康复。马扩赞同地道：“当得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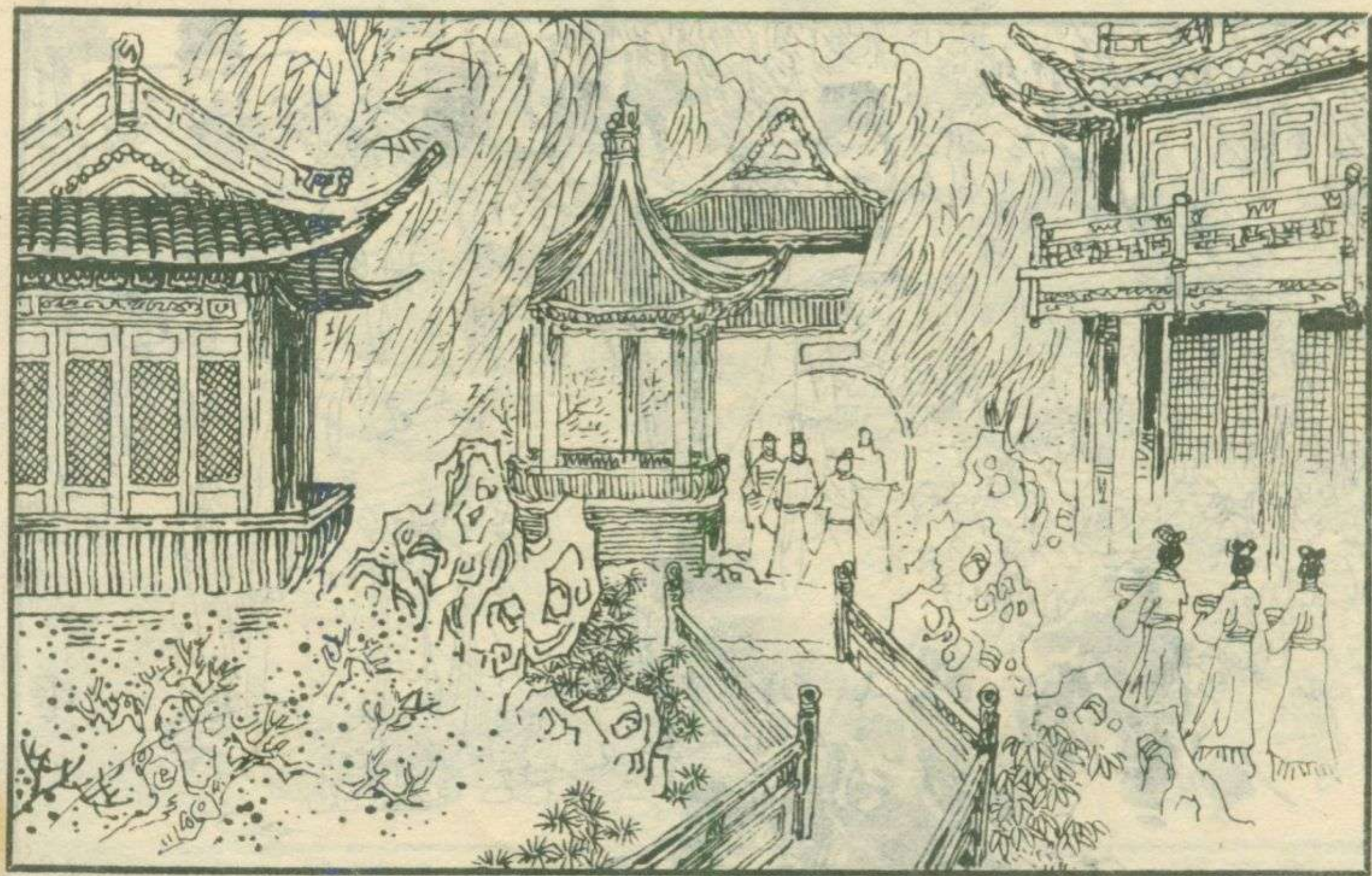
108 这以后，韩娘成天给爹调药治理。马扩和刘锜则天天到经抚房或宫廷去，议论军国大事，等候出征。



109 官家连发七道金牌，把种师道的西军调往前线。宣抚使司也在雄州成立。童贯在京师禁军中调来二万人马，又招得二万游民，准备带往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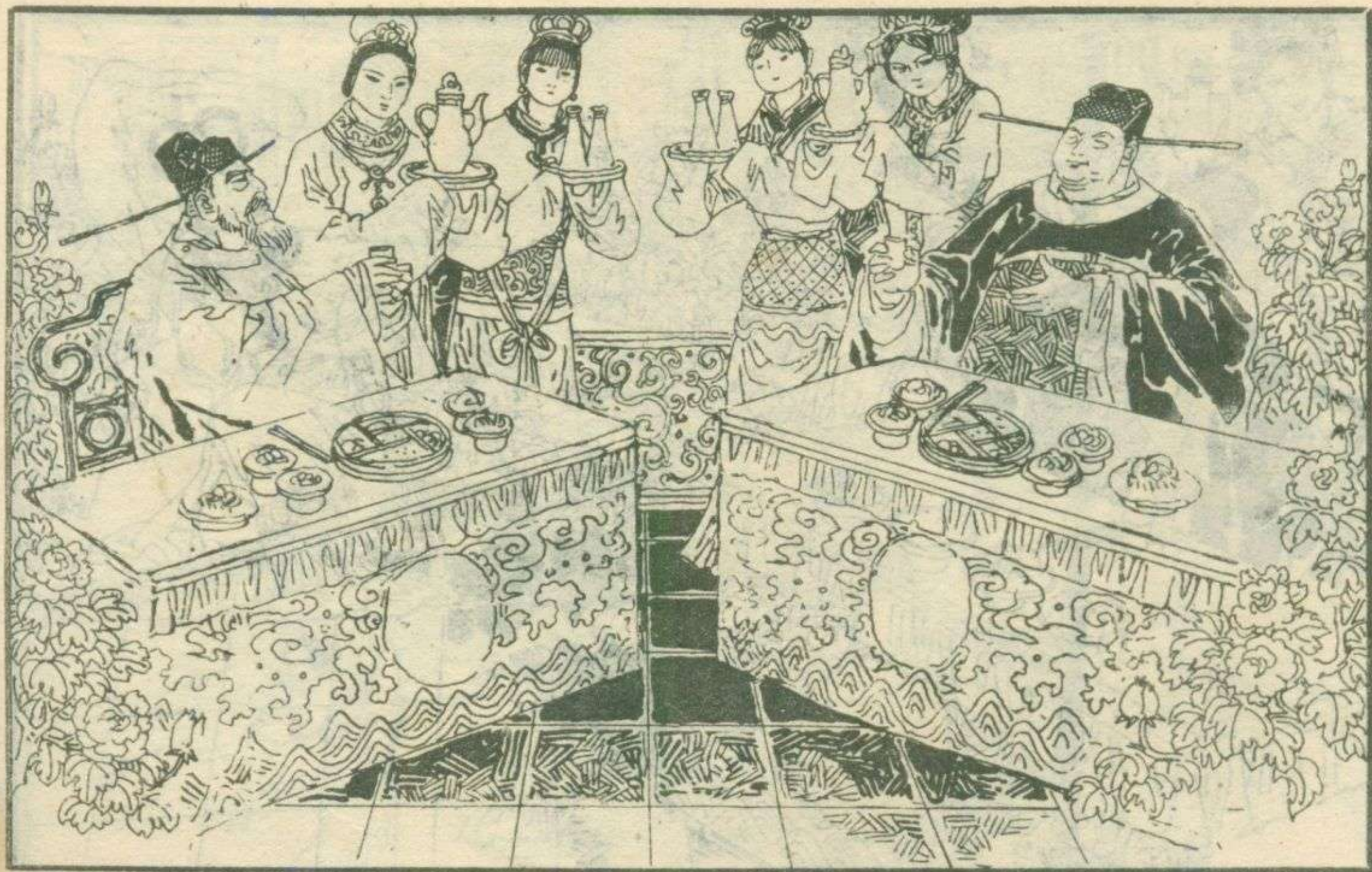
110 官家择定四月初十为出师之期。太师鲁国公蔡京，特在府邸举行盛大宴会——牡丹宴，为童贯饯行，刘锜、马扩也应邀赴宴。



111 两人并骑来到相府，只见里外装饰一新。入夜，相府花园彩灯齐明，使得这座园林更添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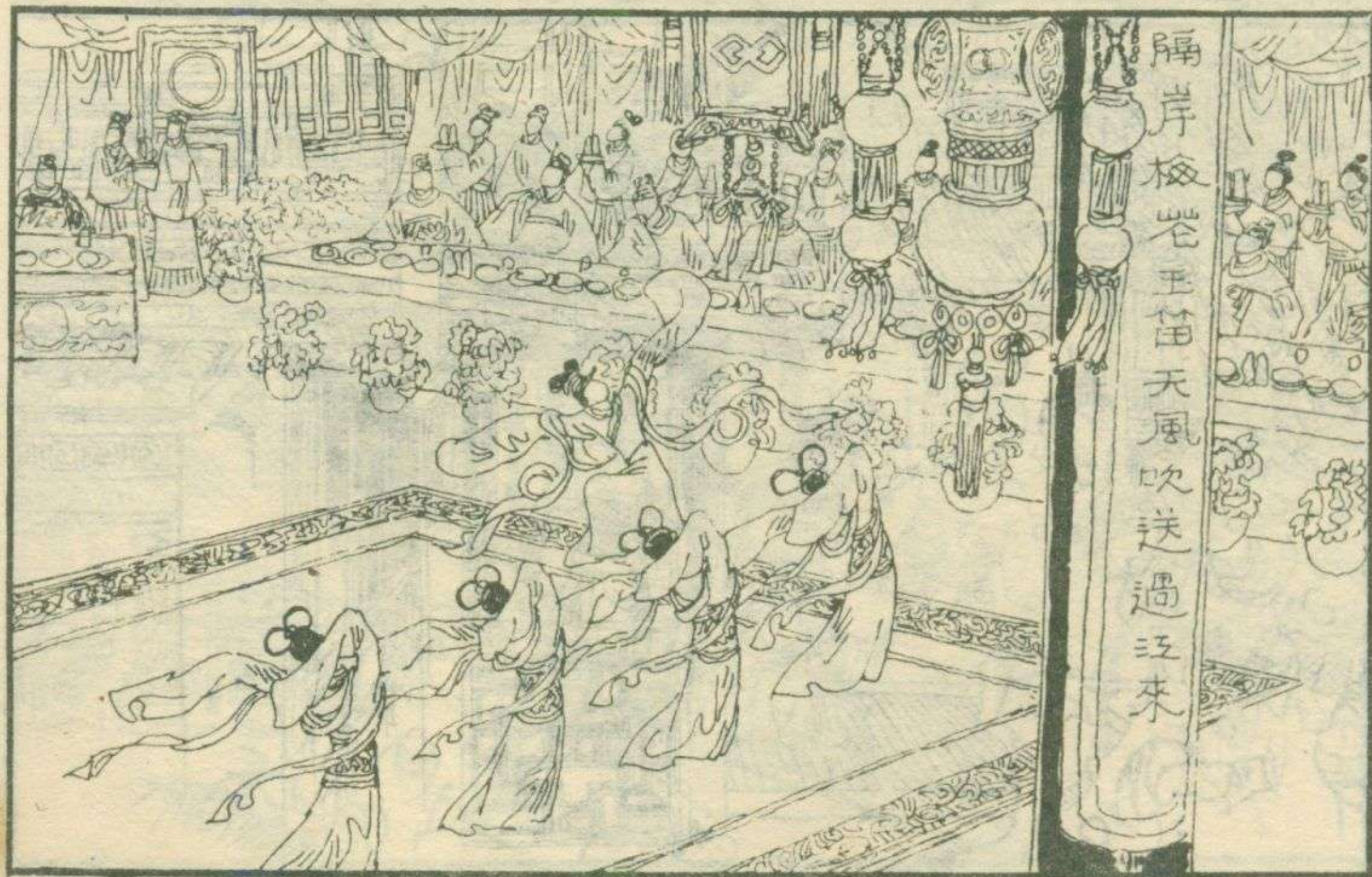
112 来到六鹤堂前，他们和许多宾客一起欣赏相府的几百株名种大牡丹。公相蔡京亲自为之解说，风雅之士竞相赋诗，赞说它是“阆苑仙葩”、“人间绝品”。



113 童贯到后，蔡京降阶相迎。宾主入座后，蔡京高举玉盅，向童贯敬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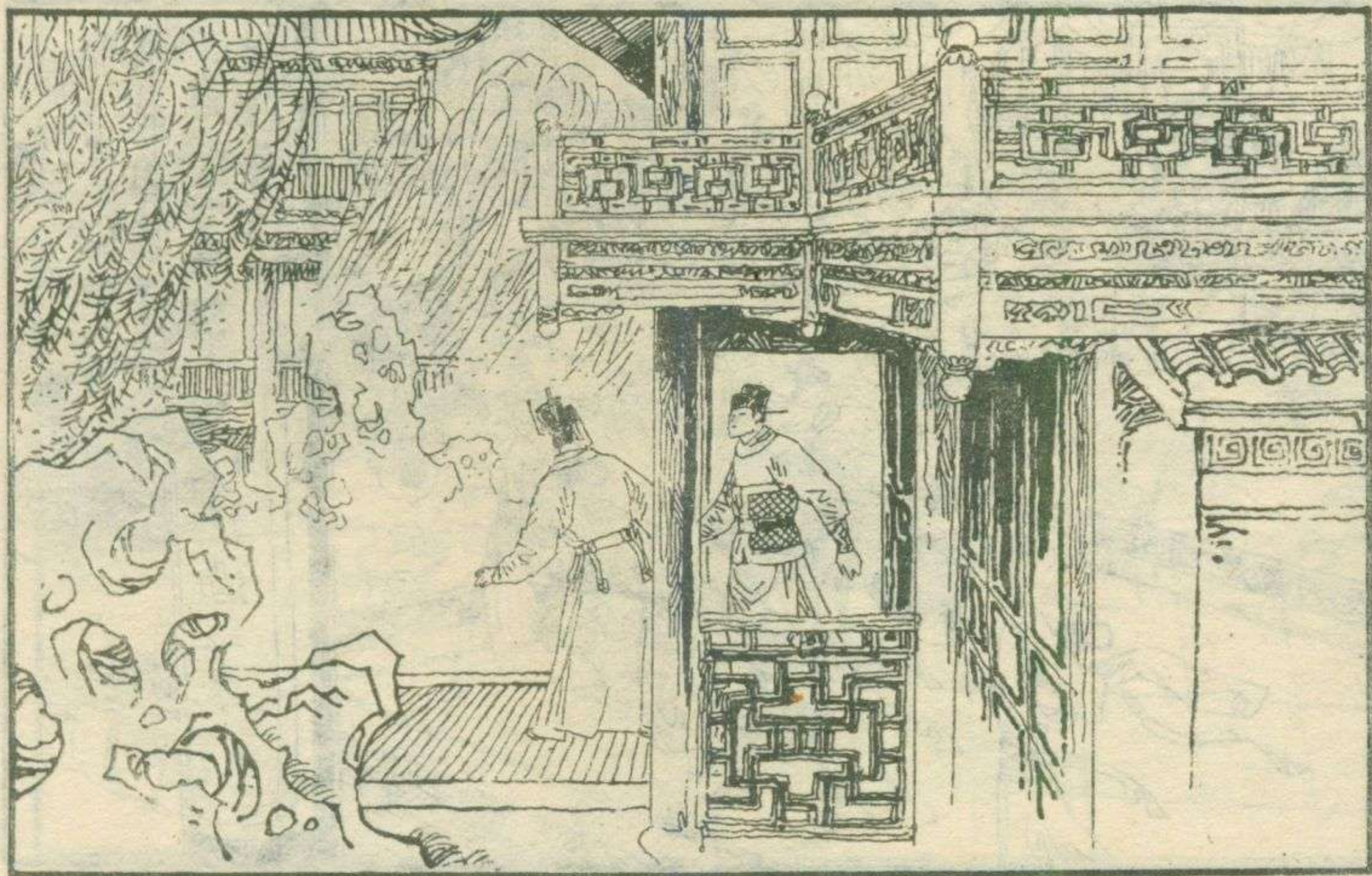


114 宴饮之间，一队队歌姬舞鬟翩翩上场。蔡京的宠姬色艺双绝的慕容夫人主演了《国香舞》。舞毕，她摘下鬓边的绢花，轻轻地把它簪到童贯的幞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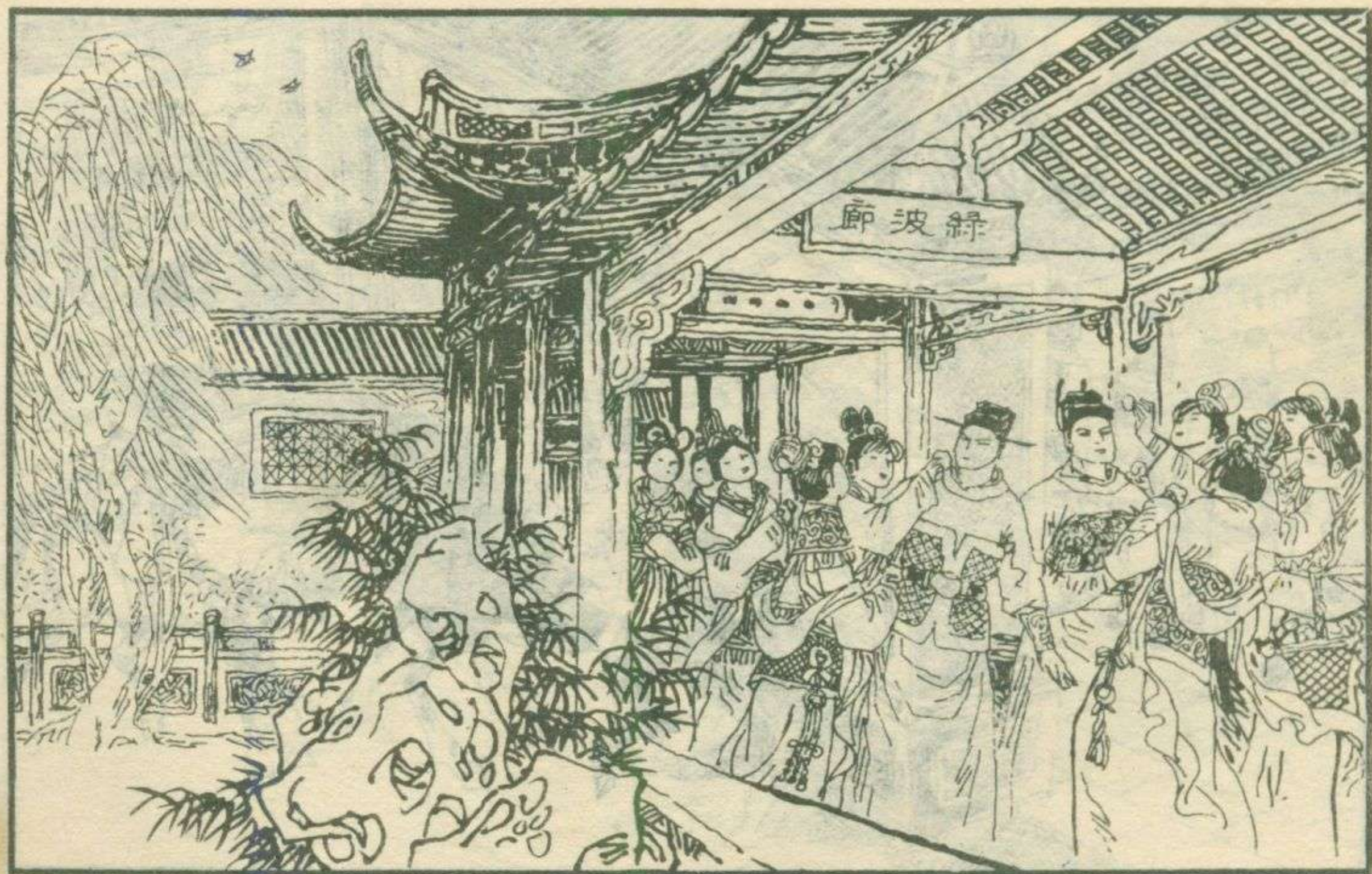


隔岸梅峯玉笛天風吹送過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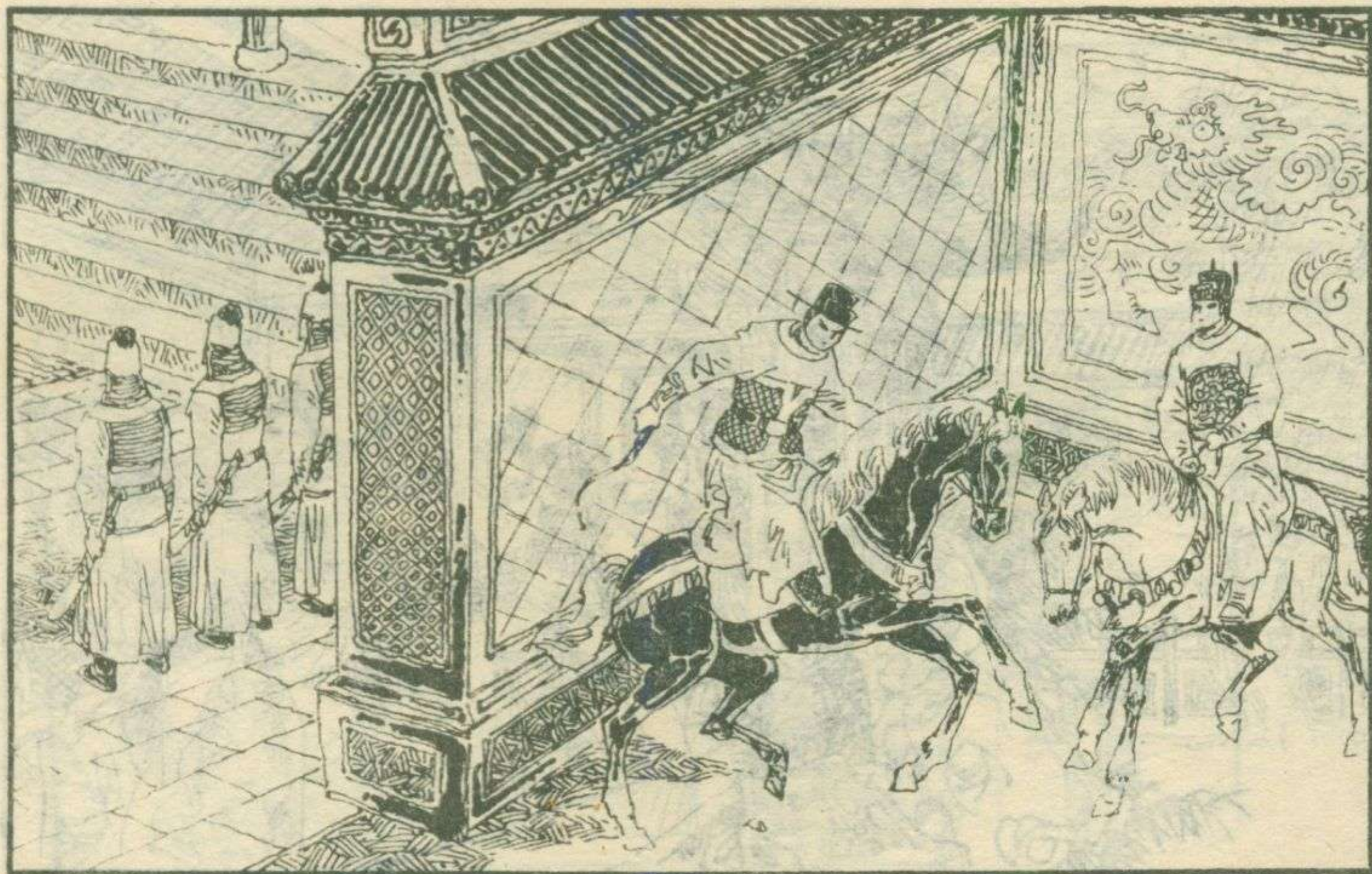
115 继而又出来一轮舞蹈队。领舞的是公相特别偏爱的武夫人。她穿着缕空舞衫，装扮公相喜爱的牡丹“照殿红”。她的舞艺同样获得众人的喝采。



116 没等盛宴结束，童贯说有公干先行告退，蔡京也回内室休息。刘锜拉了一下马扩，两人悄悄离席。



117 两人经过穿堂，就被一群舞孃所包围。他们是东京人人瞩目的曙星。舞孃们竞相把折枝牡丹插在他们的幞头、衣襟上。两人使出当年在熙河战场作战的勇气，才突围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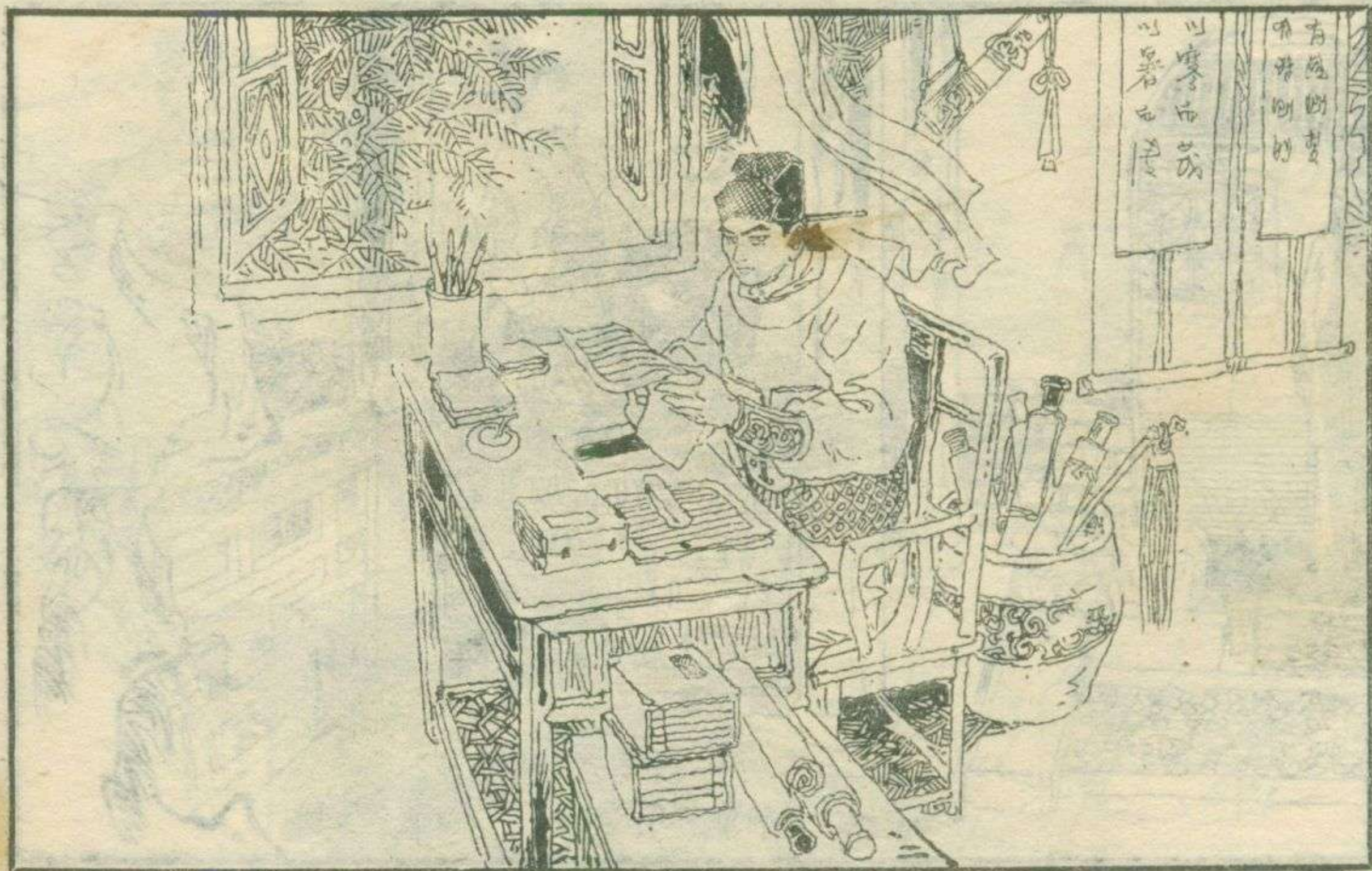
118 马扩离开相府，把一朵簪在幞头的花儿摘下来，用力摔在地上，让马蹄把它蹄踏成尘泥。刘锜轻声说：“兄弟，你糟蹋了一支‘照殿红’它可是踏遍九门也买不到手的名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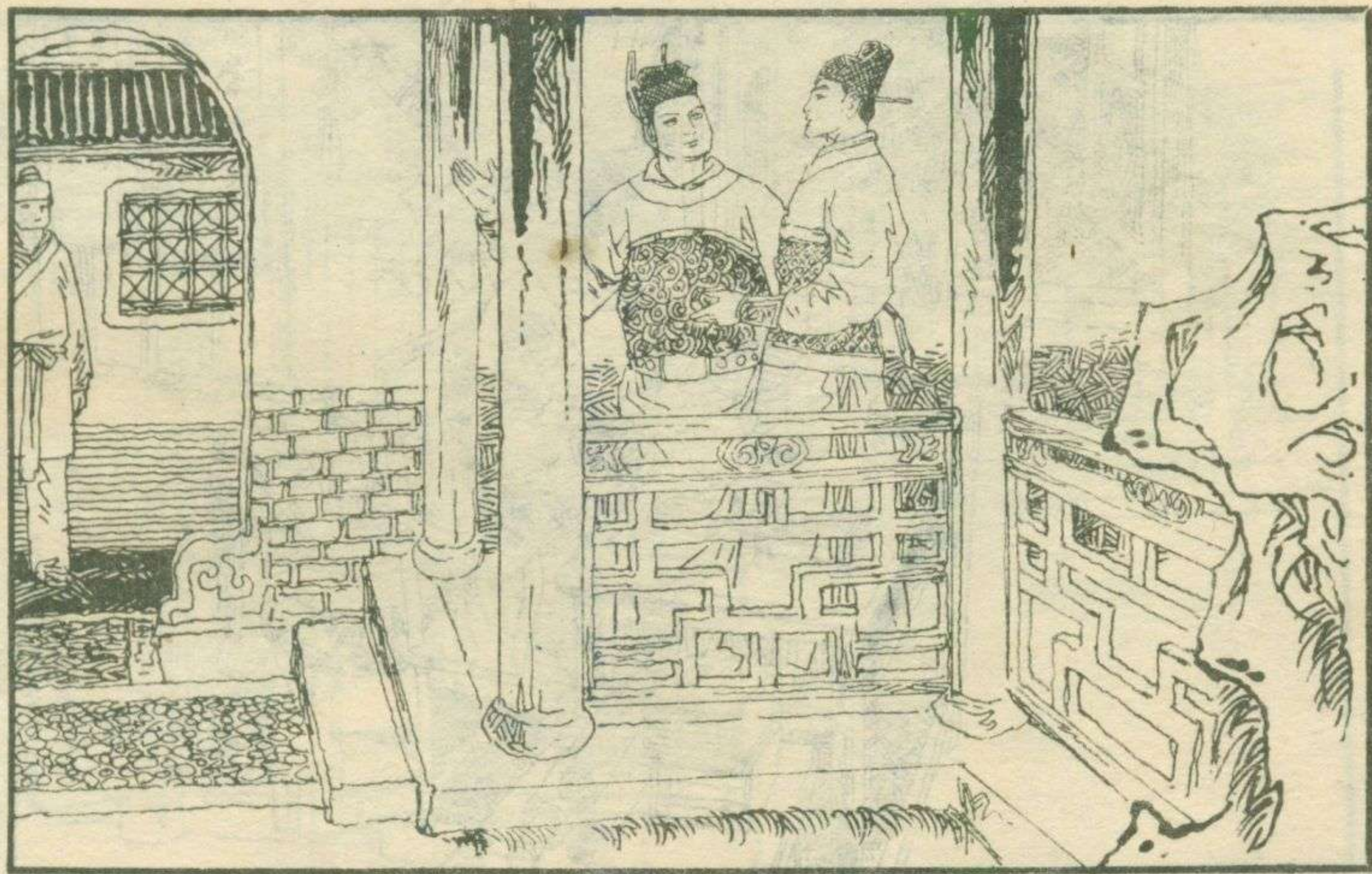
119 马扩大声回答：“活该！谁叫它落到相府这个泥坑中去。”他对权贵之家的穷奢极侈充满激愤之情，拍马疾驰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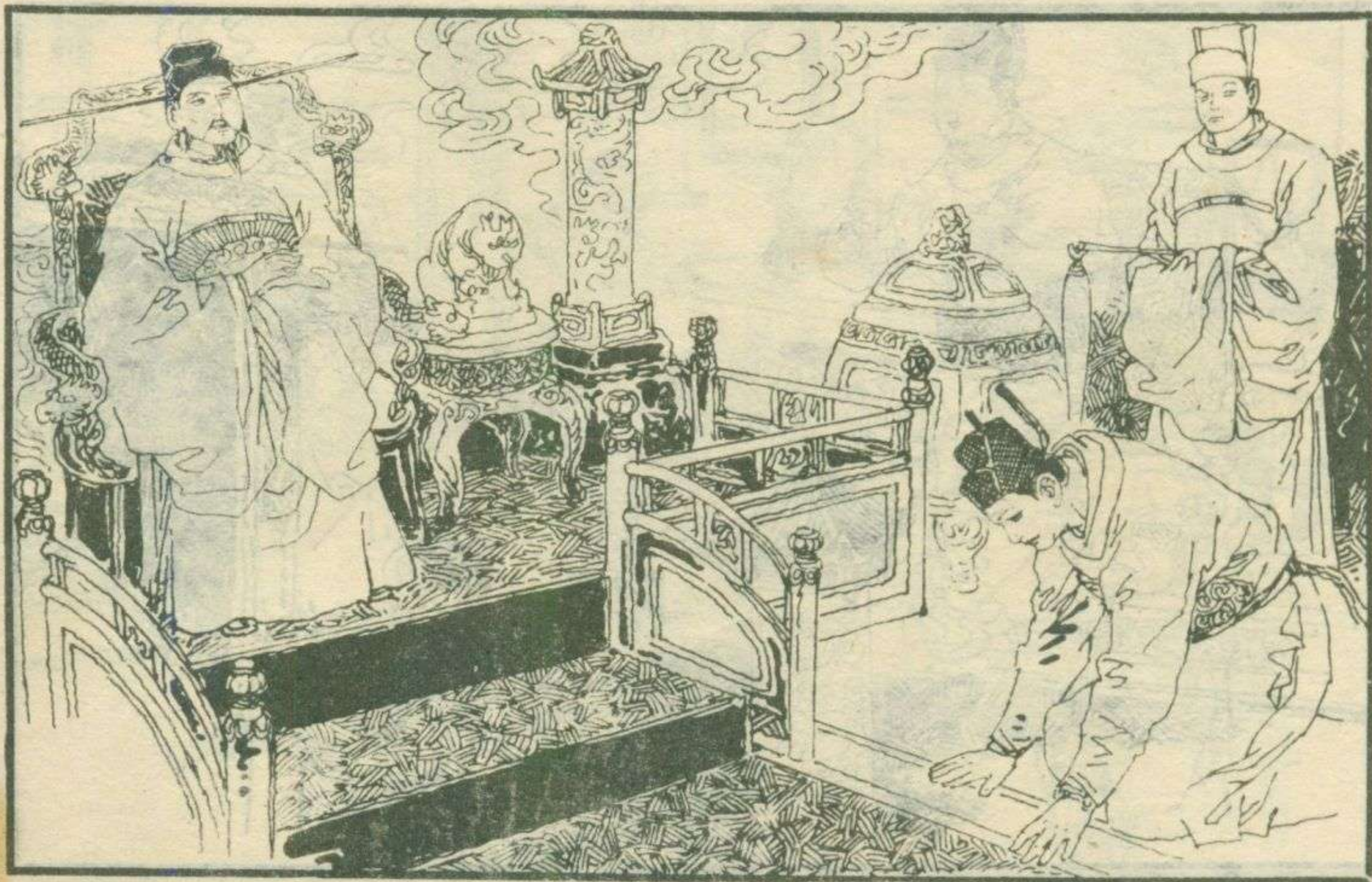
120 马扩回到家里，收到父亲的来信。马政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已随军来到雄州前线。他们在白沟河与隔河的辽军相望。辽军严阵以待，看来一场大厮杀是不可避免的了。



121 马政还告诉他，辽帝南逃后，燕京的残辽拥立燕王耶律淳为帝，准备全力对付宋军进攻。他嘱咐儿子务必把这情况告知刘锜，让刘锜奏明官家：在此时刻，宣抚司千万不要在旁掣肘时，坏了军事。



122 马扩把父亲来信所谈情况告诉了刘锜。刘锜说：“我今日进宫就向官家奏明。官家前些时允我去前线，若能如愿，我就可与弟一起出征了！”



123 刘锜进宫奏禀徽宗。但是，陶醉在胜利迷梦中的徽宗却对刘锜说：“前线的事，朕都知道。朕知童贯昏庸，已加派蔡攸为宣抚副使，加以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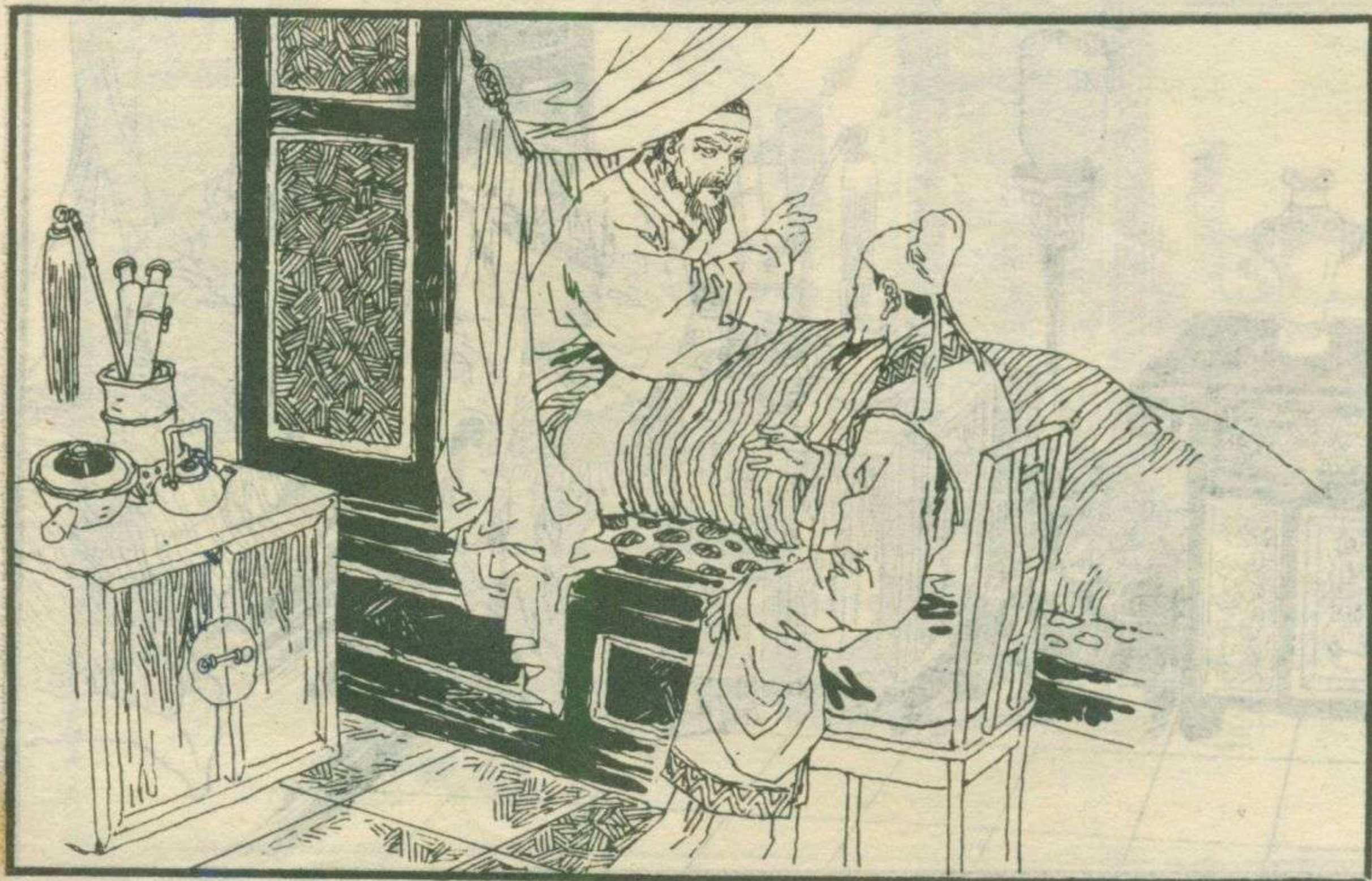
124 刘锜表示想去前线效劳。徽宗又说，战端开启之际，朝中需他顾问谘询，还是暂留京师，帮助筹划军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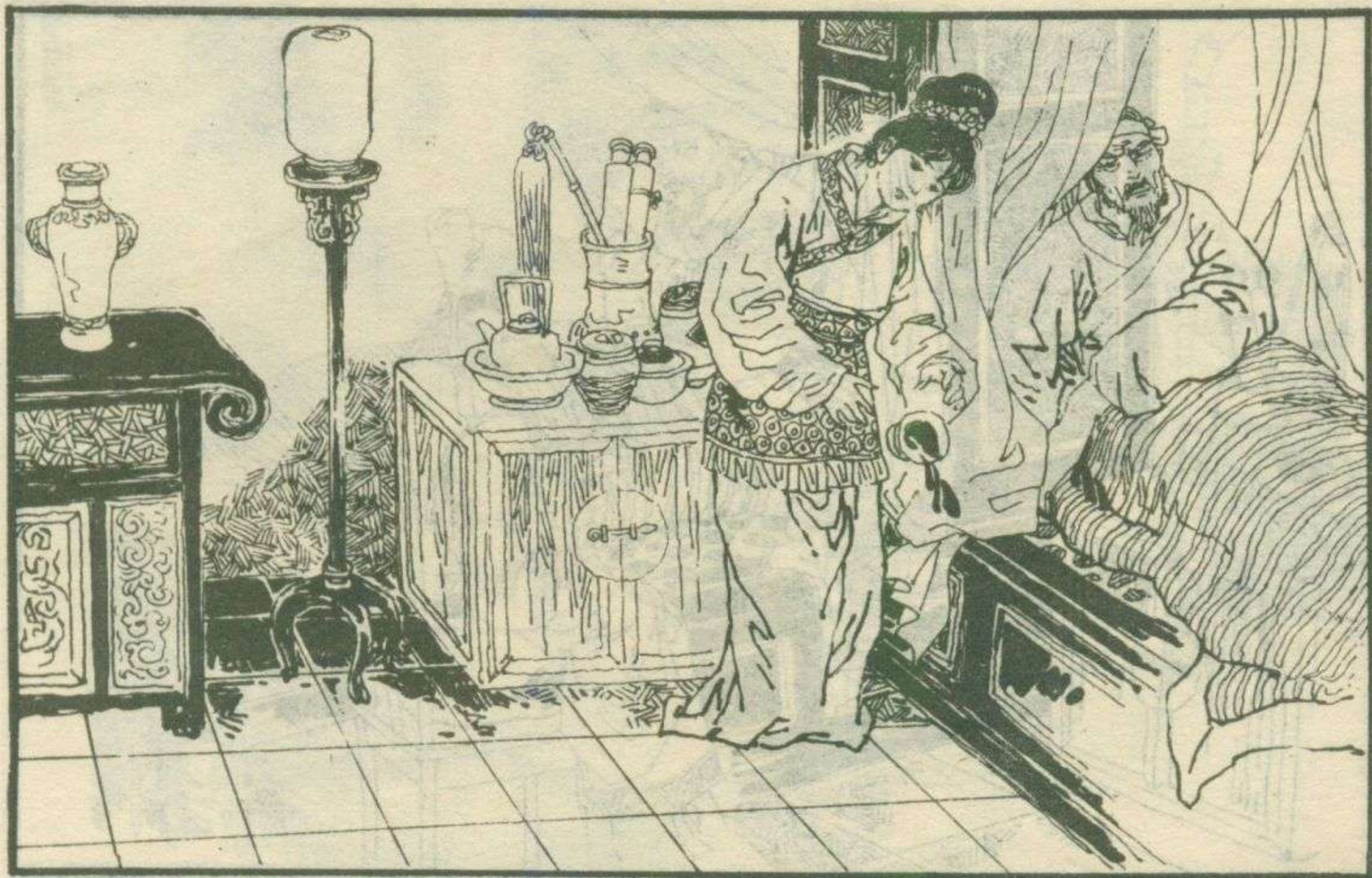
125 刘锜回家，把他和官家的谈话一一告诉了赵隆和马扩。他们都为刘锜不能上前线而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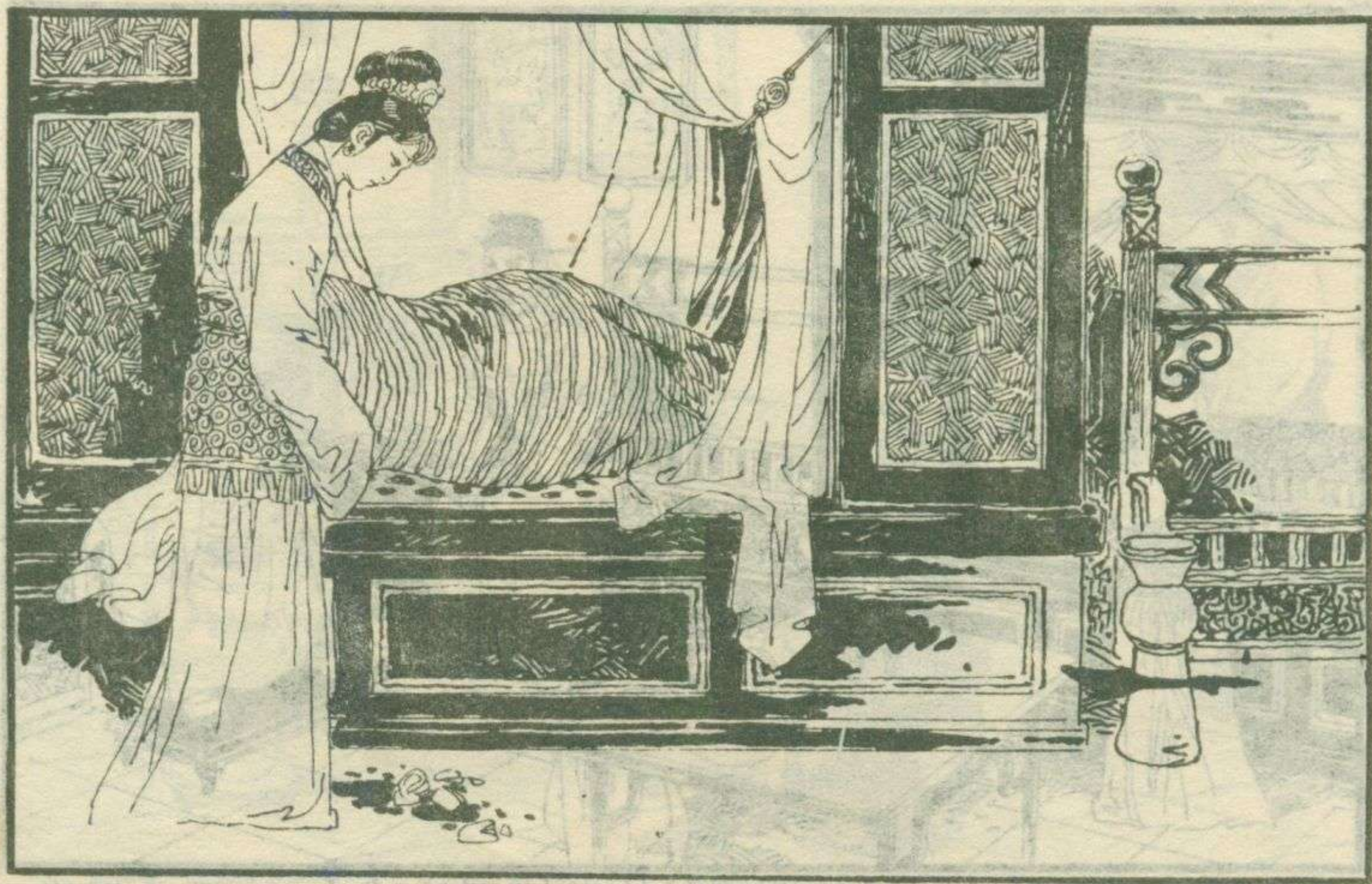
126 赵隆听说加派蔡攸为副使，担心地说：“蔡攸此人浮滑无能，多行不义，怎能‘督察’得了童贯？他怕童、蔡两人狼狈为奸，联合对付种帅，于事更不妙了！”



127 赵隆病体渐趋转好，但留下不少后遗症。邢太医要他静养数月。赵隆哪憋得住。他说：“就算妇道人家养孩子，也只坐一个月子，俺已睡了这许多天，还没睡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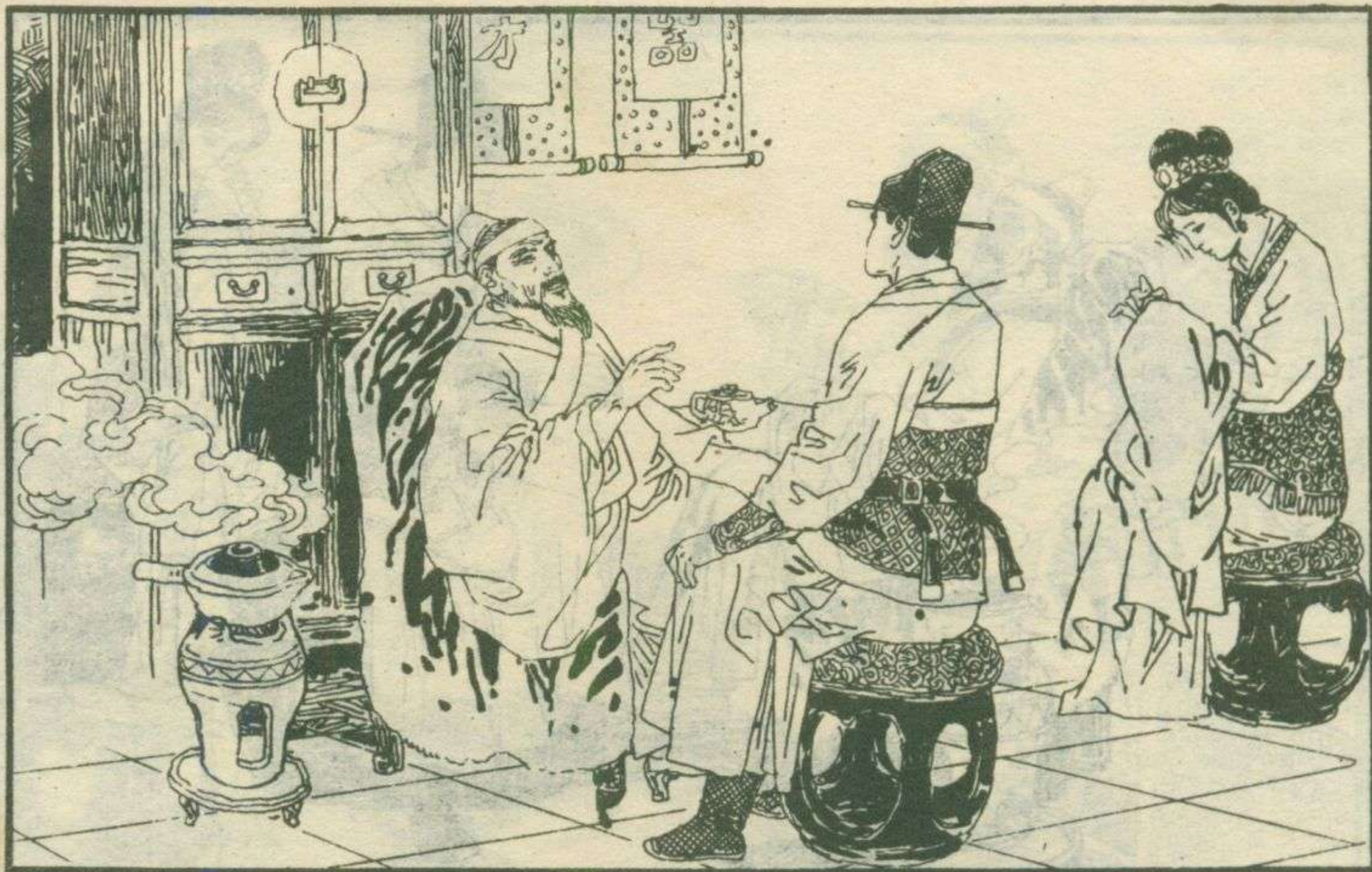
128 他焦急、愤懑，稍不称心就大骂山门、对女儿大发脾气。弹娘忍受着。有一天，她给爹喂药，爹又骂开了。弹娘控制不住颤抖，把药碗泼翻了。



129 她以为爹又会抓住把柄大发脾气，静待他的斥责。可是爹只看了她一眼，眼神中露出羞愧之色，转身睡去了。



130 打这以后，骅娘发现爹的激愤固然减少了，可是沉思却加多了。大军出发前夕，爹把马扩留在自己房里，和他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



131 赵隆说：“贤婿明天就要出征去了。俺这名老兵未能随你而去，好不丧气！不过，近来俺也想得透了，童贯害了俺，也只是小事一节，只是想到令这等人到前线主持军事，怎不叫人忧心！”



132 马扩安慰他说：“童贯作恶，待他恶贯满盈之日，自有人会收拾他。泰山只须安心养病，等到身体痊愈了，种帅自然要派人来接。”



133 赵隆说：“我看童贯自带一军北上，就是想以此压制种帅。我军内部将领不睦，正好给他以可乘之机。贤婿到了军中，这调停弥缝之事，全仗你从中斡旋了。”



134 赵隆又反复叮咛道：“贤婿啊，你此去千万不可辜负你爹和俺多年的期望。你可记得在宗哥川一战中，你大哥、二哥是怎样慷慨捐躯的？可不能辱没他们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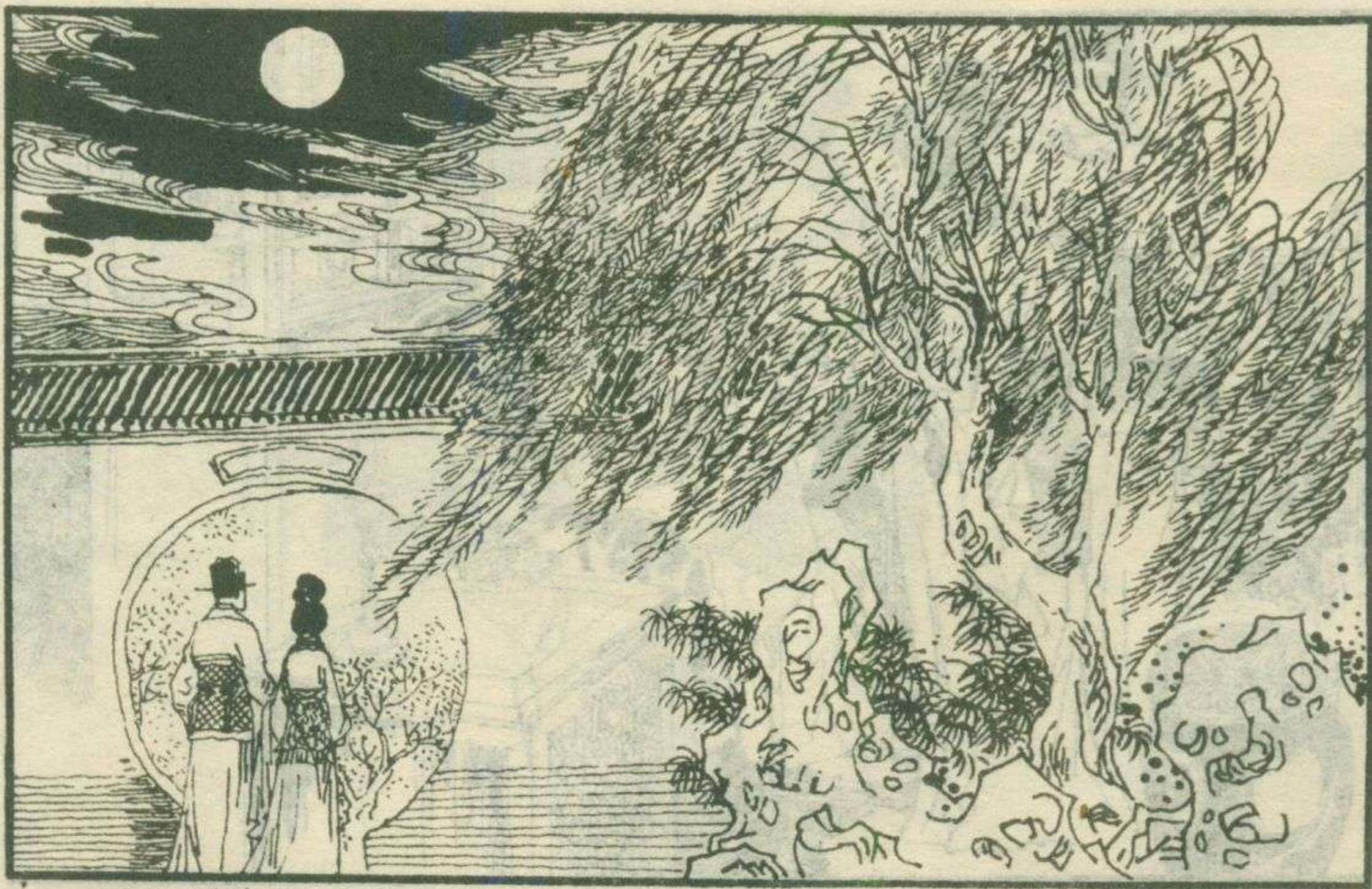
135 一股热血涌上马扩心头。他拿起杯子，把剩茶泼于地下，朗声应道：“临到危难之际，愚婿如有不听泰山嘱咐，苟且偷生、侥幸图免的，有如此水！”



136 赵隆听了才放下心来，勉励道：“将来天下多事，你这副肩膀要挑得起重担呵！”他指着弹娘又说：“俺早跟女儿说过，要她帮你成为一个俯仰无忤的好男儿，你可是俺一向器重的后辈啊！”



137 翁婿谈话的时刻，弹娘坐在一边缝着丈夫的絮袍，她那么专注，象要把自己的心都缝了进去。此刻，爹与她说话了：“弹儿，今夜爹心里烦，要图个清静，你这就跟随三哥回家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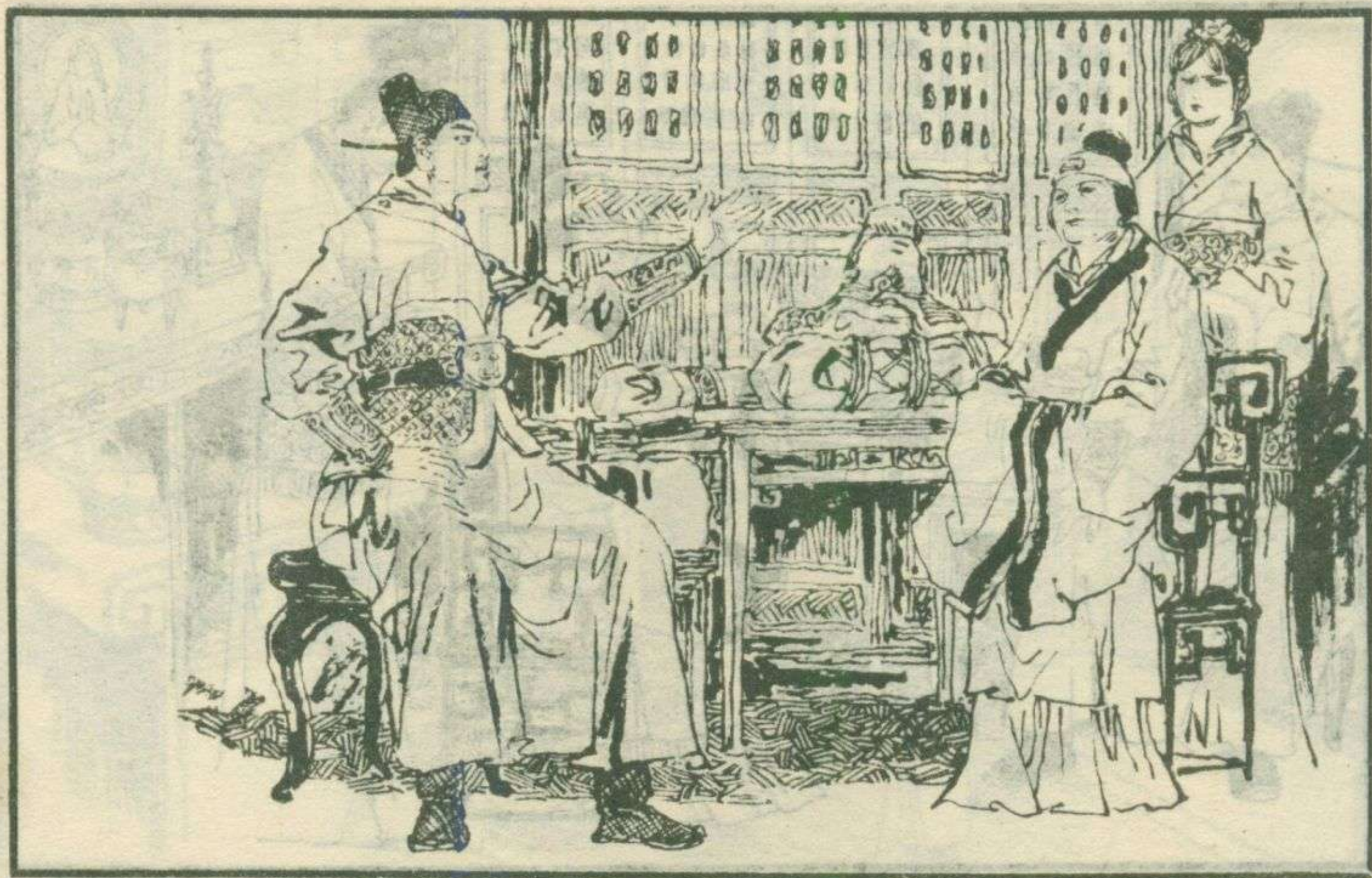
138 弹娘知道爹的心意。他们夫妇即将离别，爹要让他们好好叙话。她把缝好的絮袍带上，辞别了爹，随同丈夫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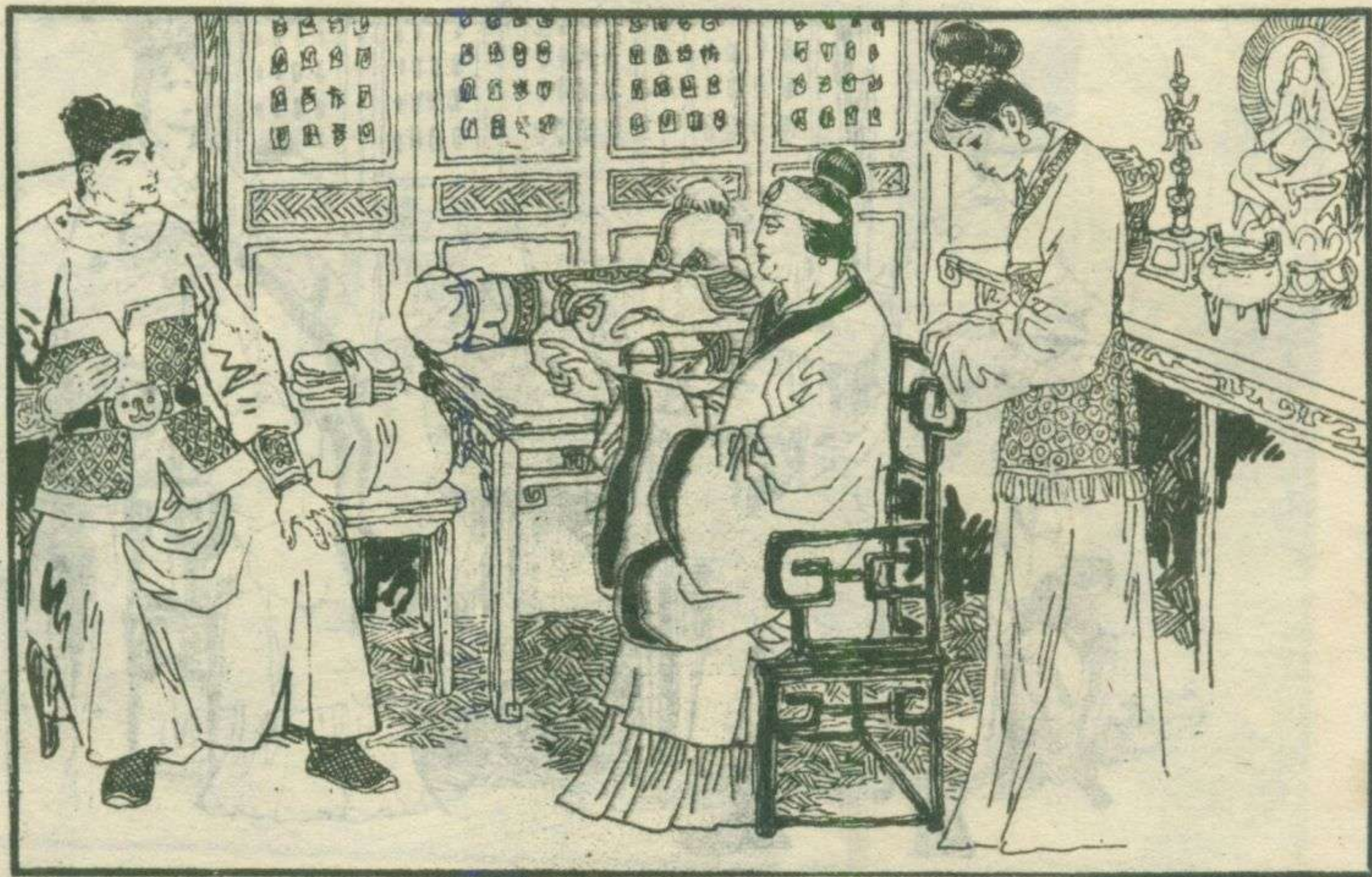
139 到家时，婆母正在打点行装。蟬娘把缝好的絮袍塞进包袱，又给牲口添了料。那牲口是刘锜送给马扩的“玉骏貌”，明天将伴同他出征。



140 马扩和母亲、弹娘共商家计。他对娘说：“孩儿这番出去，家里这副担子又要搁到你老人家身上了！”娘说：“儿子，放心去吧。弹儿贤慧，我们会把家管得好好的。”



141 马扩说：孩子此番一去，怕要一年半载才得回家。好笑童贯那厮，只想功在俄顷，口气之间，连冬衣也不必带，打算北道去三两月就功成归来，天下哪有这等容易事！”



142 他告诉娘，上前线后，就要去找寻爹，问娘有什么捎带。娘黯然说：“可怜他这几年东奔西走，何尝在家歇上半月十天。你见到他，就把娘做的两双麻鞋留与他吧。”



143 夜已经深了。马扩和聿娘进房休息。聿娘眼里早已满贮一泓情泪，进得房里，再也憋不住，伏在桌上失声哭了起来。



144 马扩亲切地叫着弹娘的小名说：“小驹儿啊，你怎么啦？我第一遭出门的那天，你也是这个情景儿，哭着说我一去就不再回来。三个月后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145 他见她还没停止哭泣，又道：“那天你没听刘锜哥哥说，官家说过迎送金使之事，还要委我。说不定两个多月，我又伴着金使回京师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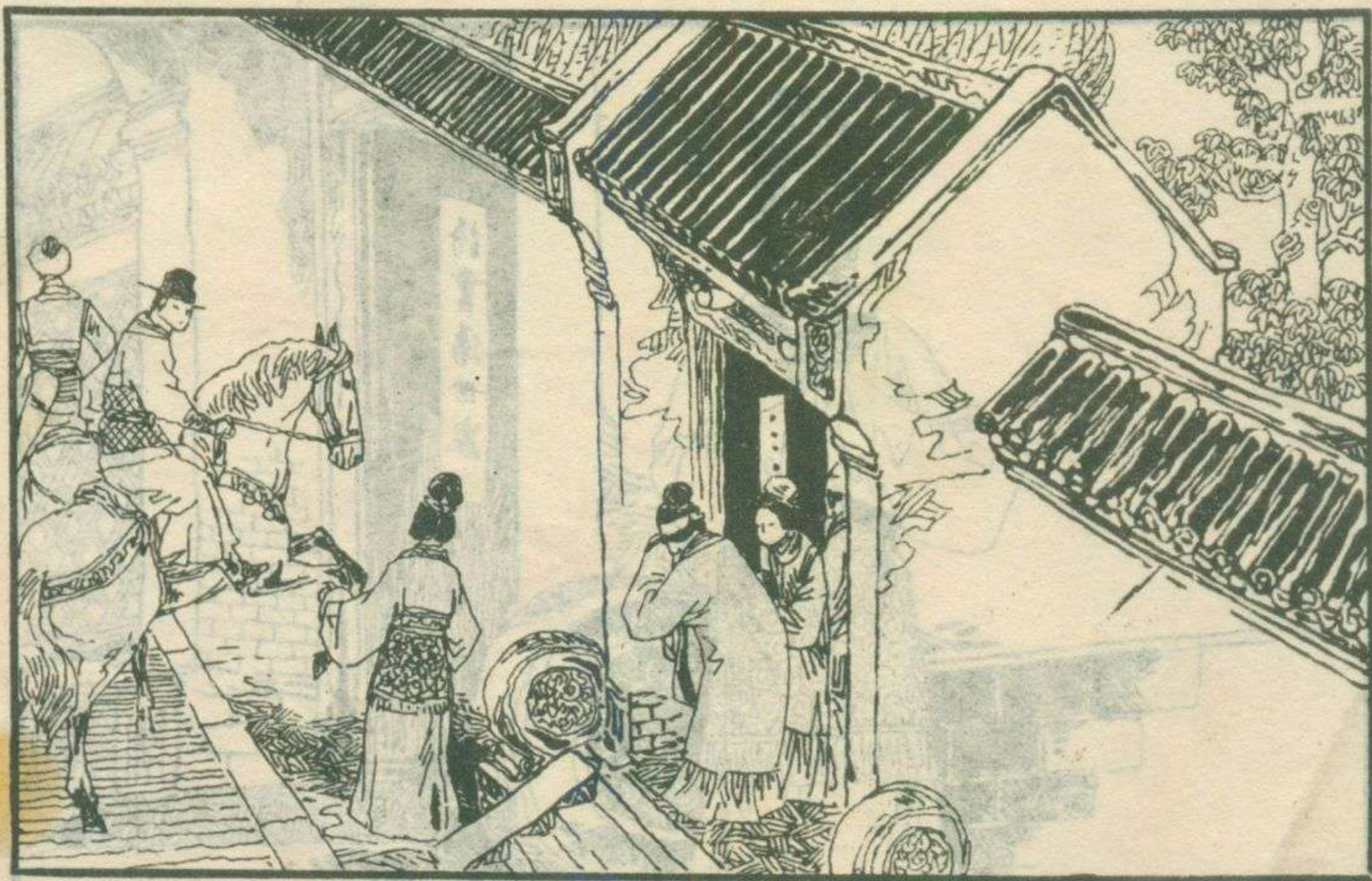
146 结婚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用小名唤她，连同把十年前的往事一齐召唤回来。可它刚刚从心底挖出来，他又要把它带走了！想到这，她又是一阵呜咽。



147 马扩却不许她再哭，说道：“小驹儿啊，你爹怎么跟你说的？他要你成为一个刚强的女儿。不许你哭，你笑啊，就象我这样笑着！”



148. 驊娘这才抬起頭，應了聲“嗯”，坦露出真誠的微笑。這微笑鑲嵌着一朵朵閃耀的淚花，似乎代替了熄滅的燭光，照亮着整個房間……



149 号角声起，黎明来了！马扩与伴当们一起，拎上行李，牵出玉狻猊来跨上。他回转身，向母亲、妻子挥挥手，道声“珍重”，扬鞭拍马而去。



150 蕲娘的心早随他去了。她想和他说一句话，可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哭泣。她觉得，这个世界随着他的消失而一起消失了。

书 题 字： 刘旦宅

封面设计： 施大畏



弹 娘 进 京

(金瓯缺之一)

徐 兴 业 原著

庄 宏 安 改编

罗 希 贤 罗 忠 贤 绘画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龙岩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2·1375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98,800

书号： 8173·887 定价： 0.27元